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十二

本朝臣工書畫二

張照書

御製三無私賦一冊

本幅絹本。三十對幅。每幅縱一尺。橫六寸五分。行楷書。

居寢中以俯仰兮。窺造物之元深。唯二氣之流

衍兮。宏生成於古今。伊妙理之廣大兮、儔駕言其探尋。恒在宥而不知兮、羌孰識夫天心。清寧者無私以覆載、光明者無私以照臨。故王者奉三以建極。而聖人主一以居欽。蒼蒼太清、是曰昊天。其氣曰陽。其象曰乾。運四時而不忒、協八風以相宣。怙冐何分於遠邇。亭毒曷論其姝姸。是盖無私之大者。而萬彙普被、夫陶甄翕受、載物。乃地之德。利牝馬之貞。本黃中之色、振河海

以安流負華嶽而有力。土壤細流[illegible]
不棄。政行喙息兮並百昌而生植。[illegible]
乎坤職。日月之道。是曰貞明。馳羲御而八方並
朗。懸玉鏡而四海同晶。無寒則萬物不成。無暑
則萬物不生。耀九有兮。道闡分乎黃赤。麗中天
兮。光豈礙乎陰晴。無私之照。孰與之京。至若聖
主當陽。建極萬方。法天行之至健。順地德之無
疆。同升恒之至冒。秉不息而日強。奉此三道守

之以常。則就聽者擊壤以歌紀爛。而襄贊者彈冠以賡明良。豈非與天地共其幬載與日月並其光昌者哉

御製三無私賦。臣張照敬書。鈐印二。臣照。瀛海仙班。

張照書

御製燕京雜詠四首 一冊

本幅絹本。二十對幅。每幅縱九寸二分。橫五寸六分。行楷書。

九點煙中古冀州。萬年天府壯宏猷。喬皇禮樂三千載。襟帶山河百二稠。天上樓臺懸日月。人間車馬富王侯。太平有象光遐壤。況是神都處上游。 高標象魏五雲端。帝座重重瑞靄攢。自古

幾朝稱景運。如今此地是長安。文章二馬應慚盛。吏治三王未足觀。總是太和薰郅理。天街十月不知寒。　輻輳千家日月傍。九衢風送玉塵香。歡騰優義行仁里。春暖瞻雲就日坊。駝背伊歌翻續續。象奴蠻曲喜洋洋。六龍幸處陽和豫。夾岸平鋪輭土黃。　玉蝀橋頭望禁林。重重樓閣聳千尋。兩行烟柳春光媚。幾頃澄波綠意深。池水皆成灃潤澤。宮牆常透市朝音。大家真

是同民樂。不異薰風解阜心。

御製燕京雜詠四首。臣張照敬書。鈐印二。臣照。瀛海仙班。朱文對幅。

御製詩。

法書老翰正兼奇。舊集頻翻運筆為。所作自慙弗稱字。今差稱矣彼亡之。乾隆丙申。

御製題張照書舊作口號一首。丙午孟冬。臣董誥奉

勅救書。鈐印二。臣詰敬書

鑒藏寶璽八璽全

張照書博學鴻詞十六冊

（本幅）絹本。十六冊。縱一尺。橫一尺四寸。第一冊十幅。楷書。

御製。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為韻 臣黎鴻漾

萬物其繁盛。羌孰體乎天心兮。伊誰契乎地柄。

之坱圠兮。肇兩儀而互應。昭法象之崇卑兮。紛

揭造化之元樞兮。示羣生以金鏡。粵若宓犧畫

卦而知一元之廣運。亦越周文繫彖而明三才之有正。於焉定歲序乎星辰。總以握綱維於祇敬。爾其渾淪初分。經緯斯究。奇全偶半。地天恰配乎朔南。兼兩函三。剛柔各居其左右。積五位以相乘。合六爻而互就。置閏則道在歸奇。積策則法惟用九。載在周禮。屬太卜之攸司。稽乃虞書。實羲和之所授。孰云一三二四之當前。與夫七九八十之應後。此蓋陰陽定位。其運乃神。至

聖觀象。用以前民。來復而知履端於子。交泰而識建統於寅。覘氣候於十有二月。騐歲差於三百六旬。彼夫土圭銅渾之是製。保章馮相之所陳。或北陸而成歲。或東嵎以紀春。豈能外大衍之名數。總萬有之紛綸。若乃衍母衍子。各殊其用。大餘小餘。不紊其時。雖月窟天根。眇忽難窮其象罔。而乾維坤絡。翕闢自著其端倪。天五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五孳陽樞。五五二十五

數而不忒。六維陰紐。六六三十六宮而咸宜。於以協大中之運。於以定保合之規。乃其變化相尋。權輿斯定。天數六為用而五為體。倍其五兮天干盈。地數五為君而六為臣。重其六兮地支竟。氣降為味兮。聿觀大化之所由。教民受以生兮。乃識萬彙之所從孕。圖呈龍馬兮。妙用洩造物之奇。象著龜書兮。至瑞應憲天之聖。辯方辨卦定至定兮。六甲為日。五子維辰十一而道畢

六十而數均。極其數兮。遂定天下之象。通其變兮。遂成天地之文。陽奇陰偶兮。合而言之曰易。天圓地方兮。中而處者惟人。茲五六之迭乘兮實行生之稟籥。惟中合之妙搆兮。顯天地之絪縕。於是順布五行。修和六府。言乎理兮。健順統會乎苞符。言乎器兮。權度不差。夫業稟用布令於提陬。遂紀元於章蔀。占鳥火虛昴而定歲功。乘震兌坎離以致時序。豈其事事而為之則。物

物而為之所哉重曰居寰中以御極兮道在節
宣察璣衡以齊政兮聖人我先愧參賛之靡易
兮凜若氷淵頋民事之綦重兮時罔或愆敷五
典與六職兮取法自然期無逸以勤恤兮欽若
昊天

賦得山雞舞鏡七言排律十二韻得山字

名禽聞
說來荆國舞向菱花意轉嫻寶匣乍開看皎潔
雕欄初對訝斕斒婆娑應節疑張錦嫋娜含姿
半嚲鬟小折胥時文綬亂大垂手處絳綃殷光

懸桂窟虛臺畔。絲絢霓裳夕照閒。領步多應憐藻耀。呼朋好試語間關。詎同鷗鳥羣驚客。却比佳人自惜頹。雲翼罷梳還獨立。星眸迴盼許雙攀。一奩水月平分影。幾隊鵷鷺共接班。只為空明矜矯翅。便教飲啄忘棲山。颭翻翠帶簷枝亞。春暖重茵砌蘚斑。欲擬當前誇綽約。可知箇裏本舒閒。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

萬事根本焉。蔡沈書傳又曰。黃鍾爲萬事根本。夫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莫善於律。然雄鳴有六。雌鳴有六。三分損益而次第相生者。其數並起於黃鍾。黃律正。則十二律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漢志所以有律本之說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班固曰。黃。中色也。色尚黃。五色莫盛焉。鍾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

象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其長得九寸。其圍得九分。其積數得八百一十分。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豈非太極元氣。函三統為一。而立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者哉。且夫萬事之大端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而要莫不本於黃鐘。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黃鐘之律。九寸為宮。緣此以定商角徵羽。起十二律

之周徑、而五聲和矣。黃鍾之長、以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積而為尺、為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黃鍾之龠。容秬黍千有二百。十龠為合。積而為升、為斗、為斛。而五量嘉矣、黃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為兩。積而為斤、為鈞。為石。而五權謹矣。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其以此也夫。蓋天下數必從其、朔理必原其始。乾之初九。一陽始生天地之心而理數之權輿、也。黃鍾者

於時為子其卦為復。在人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則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得乎此以盡錯綜之數。定變化之宗。直一以貫之耳。宜其為純粹中之純粹。所由與天地同和者歟。若夫定黃鍾之管者。京房以準。荀勗以笛。蔡邕則以銅龠。和峴則以景表。以至或求之於度。或求之於尺。或求之於黍與鐸。甚至執指節以尋黃鍾。紛紜靡准。究莫得其指歸。惟蔡季通所云多截管

而吹之。以候律元者。其庶幾乎。夫憑器考聲者。形迹之論也。審聲知音者。神聖之藴也。善乎馬氏之言曰。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惟人心自得其中和。聲為律。身為度。然後究極理數。博考典章。以合天地之元聲。此則窮萬事於一心。而探本窮源。有存於律象之先者矣。

經解題。　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

者。爲多士詢焉。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燄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

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家。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始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刪。馬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

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於戴記。其别為詮說而列於四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抉其與義而銖桑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即或就所

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志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史論題。儒者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抑廿一史之名。遂定而不可移易歟。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

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爲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闡之者誰。補之者誰。注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孰稱其是。孰稱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即三史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

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爾歟。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而考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爲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宜刪。專者既行。則合者可廢。而八書二史。皆得並行。詞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

長。自新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藏十七史中。其故何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修修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

綱倣春秋。目倣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攷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剿說。毋雷同。毋茍且以干名。毋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乾隆丙辰。

御試博學宏詞

聖製賦詩論各一首。策問二道。丁巳四月。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臣張照奉

勑敬書。第二冊以下俱十幅。行楷書。中式人賦。詩

論經解史論各一首。第二冊編修劉綸。第三

冊編修潘安禮。第四冊編修于振。第五冊編

修諸錦。第六冊編修杭世駿。第七冊庶吉士

楊度汪。第八冊檢討陳兆崙。第九冊檢討劉

王麟。第十冊。庶吉士沈廷芳。第十一冊。檢討
夏之蓉。第十二冊。庶吉士汪士鍠。第十三冊。
庶吉士陳士璠。第十四冊。庶吉士齊召南。第
十五冊。檢討周長發。第十六冊。檢討程恂。每
冊款。右某官某人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科
中式試帖。丁巳四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臣張照奉
勅敬書。鈐印二。臣照心正筆正。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皇帝馭極之元年。闓澤謝濡。庥徵洊洽。珠囊既啓。玉燭方調。披東序之圖。不數元包洞極。布南臺之紀。何知宣夜周髀。猗歟其所謂上參天。下貳地。登五位。御六乘。顥氣所涵。及物物解。太和所歧。被人人怡者已。昔迷指漢志。兼採唐書。知陰陽之數。定自二中。歷象之原。通於一合。是以術同竅莞。遂隨豹尾以抽豪。枝避犂壺。擐進蝸頭而受簡賦曰。繫一元之推擅。維三才之有正。超鴻濛以開天。首狂條而立命。然河拜洛剖萬

象以成歲。迎日合星。攬四時而爲柄。鼻句嘆
之際。範。元王敘之以惟欽。伊旋毛之負文。實
帝受之而式敘。於是胚胎既分。經緯斯究。地
天叶配乎闕南。水火斯合乎左右。行母行子
列其方。大餘小餘。揆其偶奇。彼一三二四之在
前。與七九八十之表。後。圓奇偶之繆轕。亦生
成之輻輳。推茲五六之元樞。是爲中合之妙
構。成著之揲也。屬大十之元。飲司即脈之樞焉
繁保章之所授。爰乃履端於子。得綠於宙北
陸成歲。東隅紀春。辭謝元朱。見朱鳥之戶指
坎交艮代。現元朽之夜陳。以及長至短至之
亂乎四旋。斷天根而採月窟。與夫日中宵中
之轄乎二表。合見臟而驗焉。踐蓋五絜陽樞
陽之純者。因而資物。六維陰紐。陰之老也。逆
以成民。若夫次五眞型。方之軌。次六衰駁世
之宜。勢則或內以成外。形則有正而有欹。雖

位並居中亦中央之神矣六符在北亦北極
之綱紀乃斟之五行而畢孚即隸諸四仲以
殊躔皆在天峰知洛數之不傳於禹越維那
子藏圖象之獨闕於羲麻之未除遂兩綜兩
開以策元會運世於焉發萬禩之時以啟豐
聖惟
天憲
天惟
聖制作契掌銅儀變理符乎金鏡仰觀俯察草厥
心辨乾剛坤根乎性倍其五而天書乘重其
六而地支竟萃萌賢昧闡之首五子按部以
分功徹撥統出甲之藏六甲循環而布令夫
固懸正坐正不足輸其奇抑亦天球天錄無
以體其盛猶復
聖理數
副天人

別三統而書夏卦。四序以繼歲。謂洛下以律呂為衡。不少釐毫之式。即守靜以晷影為度。難言分刻之均。獨一行之所定。惟大衍之是遵。二始開而剛柔旋判。二紀而閏位可備。日會於天。氣盈以五日而紀。月會於日。朔虛以六日而俾。是其乎即化工。非假乎隸首。更區之揣測。心維太極。奚煩夫歸奇掛扐之紛綸。用能使以政修九功敘。周乾規。折坤矩。轉一氣之洪鈞。釐百工而時序。我皇上是闢天府以羅觀象之儀。鑒靈臺而集稽天之侶。敘土景於東圭。肄鍾管於絫黍。數蓋法天五之得。綜貫五極其建之時。規地六之成方。洵六位時乘之所也。斯時也。神龍扶桂。羲御鳴鞭。莫以迎和抽矢。蔑因送暖吹烟。以準律元。則鳳儀獸舞。以通律本。則璧合珠聯。五

六分而天地之中見。十一合而天地之道全。夫豈非

聖天子之

明時以筆。行健惟乾。陶甄百族。鎔鑄億年。乃以發機緘於無形之始。而宗法家於先天之先者哉。

賦得山雞舞鏡

山禽自是鏡珠致。舞向銀華意更閒。乍啟雕籠驚的爍。旋開寶匣訝璘[illegible]。嫣頭月入初呈態。雌尾雲來並寫顏。顧影未須憐刷羽。窺奩何計遠棲山。空明彷彿寒潭上。翔集依稀夕照閒。似從技林舞戲戲。可能對語便關關。風翻錦翼疑飄轉。日擁花冠欲卸鬟。赴節婆娑矜獨立。回身綽約喜雙攀。空花蹴處層枝亞。壓翠文時細蘚斑。如許撲揮依

鳳閣、定教接翅起鵷班、山梁繖汽樓遊好。畫檻
穿鮮飲啄惺、
水鑑倘容長耀豹。微鋼雖係豈知遷。黃鐘為
萬事根本論　古聖人權衡創制之才、彰
物曲人官之用。其所以經緯萬端者。雖事極
乎至纖且悉、莫不與以牢籠之大原、豈事事
而為之所哉。亦以理必宗其元。數必宗其朔。
即天壤之大。古今之遠。皆將範圍不過而曲
成不遺也。請得詳黃鐘萬事根本之論。今夫
黃鐘者。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其得乎理
者全也。均其長得九寸。徑其圓得九分。積其
實得八百一十分。其賅乎數者備也。故史記
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而
六律之中。物不得過宮、民不得過臣。自有黃
鐘以為之君、而接序遞生。即十二而六十調。
不過錯綜以寫其蘊。太和所以鼓蕩於兩間

也。氣化所以節宣於萬物也。天時人事。所以調維綱紀於終古也。由是以之適用。而現攸有消長焉。以之旋黃。而參差有虧盈焉。以之準度。而圭撮有羸縮焉。以之平衡。而銖兩有空積焉。君神至遠微也。一吹息以格之矣。烏戲乃發惡也。一聽鏘以名之矣。豈非其旁皇周浹。庶用四達而不悖者歟。然竊意前之聖人聲律身度。正黃鍾以推萬事。則一本啟為萬殊。後之若子。思器考聲。統萬事以求黃鐘則大用參乎全。講從嶰谷之竹。亦天籟自發焉。發風之鳴。亦物性自適耳。而元音所有以然之。何者。其神融。故其述洽也。至於漢京房之用準。晉荀勗之用笛。梁武帝之用通。北齊信都芳之用輪扇。皆不惜覃思沉慮。庶幾脗合夫黃鍾。而沿襲既差。於用殊繞。不求外者。著夫元聲。律呂新書之言曰。欲求聲氣之中。

莫若就黃帝而多說之宇每多通成史述以
吹律元可得叅同根本之論也若大聖作明
述宿悟神解得遂在事發之始而理無不精
數法不覺條明故吹然僕而禮遠之伴天下
皆食治焉所謂為東為化實才此其文當求
之根本之先也已　經解　且刪述經於漢
以上者以俟聖之表章為鄙贅經於漢以下
者以考學之訂正為陸林經之名經不見於
經大約秦燹之餘為諸儒紀列各家所系或
云莊周天運篇已有治經之目要亦可為確
傳之昔者孔子刪定贊修六經始有其偶五
經者以周未樂亡故至今二禮於戴記為七
經則漢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者先儒孝經
論語為九經則後唐鏤九經本於國子監者
先然如五然石說兩十經六經六緯成十二
經兩十一經之說於儒載有未詳焉其分為

十三經者。蓋亦自唐始。此歷代相傳之大畧也。藏經之家。則有孔氏顏氏諸人。上經之家。則有共王獻王諸人。注經之家。則有安國康成諸人。疏經之家。則有穎達公彥諸人。此又諸經顯晦之大凡也。易以卜筮不廢於秦火。而神農連山。以肖艮得名。夏用之。黃帝歸藏。以首坤得名。殷用之。若周人之易。雖主究儀小成而太卜所掌。三易蓋并列焉。漢世施孟梁邱京之學。始焉或分或合。繼焉或盛或微。要以論易於四家之前。則文王卦詞。周公爻詞。至孔子而大備。論易於四家之後。則周子太極。邵子皇極。至朱子而兼賅也。伏生授尚書三十三篇。晁錯寫以漢隸。是為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傳之。安國得孔壁古文。多伏氏二十五篇。皆科斗字。傳之者梁柳臧曹。而梅賾上之。今天寶定本。則衛衛所合定。而朱子命

蔡沈為傳者也。轅固齊詩。亡於魏矣。申培魯詩。亡於晉矣。韓嬰韓詩。僅存外傳矣。就三家而論。雖魯詩較優。合毛傳而言。惟鄭箋為當。朱子駁序。後世亦有疑之者。然其考衷固不可易也。春秋三傳。漢儒好尚不一。惟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說。至為無弊。若鄒氏則無師。夾氏則未有書。鐸氏虞氏則離合互異。其得麟經遺意者。非朱子綱目弗善也。后蒼說禮於曲臺殿。凡一百八十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刪為四十六。先儒謂大戴言疏短淺。不及小戴。此說良然。至漢末馬融則補以明堂月令樂記。而為四十九篇矣。考工一記。陳氏以為不足補冬官之缺。而俞廷椿王次點。則又割取地官數職以補之。豈不悖哉。若夫古禮經五十六篇。獻王得之魯淹中矣。而二戴黜之。遂至亡逸。今獨存高堂生士禮

十七篇。亦復未獨完善。朱子所以有請修通解之奏也。傳齊論者曰王陽。傳魯論者曰張禹。自孔氏為傳。鄭氏為注。而齊論亡。自何晏集之。邢昺疏之。而魯論顯。然非朱子則無與集其成也。大學古本。通體本自融貫。自朱子章分節解之。而今本一變。孝經上於顏貞。凡十八章。名曰今本。隋王邵於京市得古本。則又多閨門一章。而庶人分為二。曾子敢問分為三。共二十二章。至元人採輯舊注。仍以十八章為定。從司馬正議也。張揖以爾雅為周公作矣。今案本文有瑟僩美衛武猗嗟刺魯莊之句。先後失從。似非周公之制。楊子雲曰。孔門子夏之徒。所記以訓詁六藝者。不為無見也。馮休刪孟。溫公疑孟。固近不經。而陸筠翼之。余允文尊之。其說亦未甚衛也。至學庸二篇。禮記中獨為精粹。其列諸四子。則又自

程子詮釋經傳始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經學以廣教化。服古之士。蒸蒸喁喁。蓋
百年於斯矣。而
皇上復申命開館。纂輯羣書。折衷萬世。所以闡尼
山之奥窔。揚厳國之清芬者。曷以加茲。臣恭讀
聖訓。孜孜下詢。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謹據管蠡之
見以對。

史論

讀諸史而不以正史為考信。則見必歧。讀正史而不以諸史為參稽。則識必固。司馬遷續父談為史記。褚少孫補以景武紀等書。裴駰解之。而蘇子由作古史以糾之。班固續父彪為前漢。章帝令曹大家補八表天文等書。顏師古注之。而劉知幾作史通以糾之。蔚宗沿晉人輕俊之風。似遜孟堅一格。而思精體大。與班並驅。或曰。前漢失

之間。後漢失之誣。則荀袁二紀。可並採已。陳壽三國志。帝魏而退蜀。雖文中子司馬公諸人俱疑之。而大統實秦。習鑿齒所以有漢晉春秋之作。而蕭常亦正以續後漢書也。夫古人史出一手。至晉書乃共參著述。其始創於何法盛等十八家。其後修於房元齡等十三人。房喬者。即元齡也。文多駢麗。無亦無採。世說語林之過與。李延壽之為南北史也。綜八代於二書。以成父志。而沈約魏收。子顯思廉百藥。德棻之史。瞠乎後焉。然其複也可芟。其遺也可檢。彙而修之。見固有待。且南北史不作本志。則如魏徵隋書所編。顏孔諸人之志。尤屬賅貫可佳。而論史者專及五代何哉。稽唐書權輿於韋述。斟酌於劉昫。仁宗時加刪改。新唐書則梅堯臣為方鎮百官表。劉羲叟為律歷五行志。宋子京為列傳。而歐公綜紀

志之成。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當矣。乃劉元城正以此為新書之病。又豈無說耶。至於歐公新五代史。蓋重修薛氏舊本者。自朝廷以付史監。而居正之史不行。良由煩猥失實耳。宋遼金之史。不及前代。如揭奚斯歐陽元所修。尤屬不如正閏。其庶幾者。陳桱之通鑑續編。他若李燾長編。陳仲微二王本紀。亦不足多矣。元史作於胡粹中。洪武間命宋濂纂修。尤多舛譌。欲其追蹤前史之流風餘韻。蓋亦難之。豈古今人本不相及歟。抑雖有史才而未盡協其用歟。夫以司馬班范陳壽諸人。其才與學與識。固超出於諸史萬萬也。以子由知幾鑿鑿。蕭曾諸人。其才與學與識。未必不大遜於正史也。然而正史之闕失。亦有時不能不藉諸史以補之。何者。正史僅為網羅。有其醇。必有其疵。諸史列於

各家。有偏見。亦有特見。今誠以正史為一成之業。而以諸史為互證之佐。亦讀史者之又一見也。切二十一史。皆法尚書為紀傳體。至編年之例。諸家不同。而莫善於司馬涑水之通鑑。胡文定作舉要補遺。所以正其失也。劉恕復作通鑑外紀。所以備其闕也。紫陽綱目。規仿春秋。至嚴且明。不在永祥五代史下。金履祥通鑑前編。得其意焉。珥筆者宜於何取法已。方今

聖天子盛德休烈。光於青簡。遴記言記動之司。分繫月繫年之曲。而又纂修

實錄。以揚扢我

祖宗累世之丕緒。一時冊府芸香。鸞蛟鳳振。蓋皆有左黼右黻。蔚為

國華。用能垂萬年之憲。勒千古之書者矣。再其敢不拜手稽首以為

名第二冊 劉綸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晉王統之未形。契兩儀之定命。超最詮與聲聞。持化樞與時轉。落天璣。渾渾之鏡。亂渾滄而分上下。庶品德色。紛錯雜而雜糅。剛柔生遭并。合與精。大造同以陶鈞。受其中。柔委賦性。聲龍負於義圖。協鳳司於瓦立。功歸不宰。識斥於章節。祀元。神運無方。播真機於茲域。蕭殺。以天經地緯。化醇紛緒。虛靡學開。瑤於澤淼。茂氣以二數呈。數沿理揲。一三五七九。奇以陽之數為尊。狀田六八十。偶以陰數是副。兩五六之居中。絪縕以交構。既小往而大來。乃四游而處右。八際森標。七衡循緒。十四百四十四之節氣。變蕃於十支。木火土金之道。根斯其壽於匹宙。用五乘六。材素斂而作其收藏。合數中璣。粒[illegible]鳥而氣盈。殺元穹棄象。星羅分保

斗之光紫府北參珠貫定圜儀之守重疊芒
衛以為職羲和欽若以為樞迷深秘峻繼又
潜春土圭銅渾之製儀章遍相之隙天理步
生中沈含而無外恒沙萬象合愉周以無垠
渾分闢分天數六為用而五為體玦分丸分
地數五為君而六為民故語其判闢則五陽
六陰職資而職藏觀其會通則六甲五子司
日而司長東顯微鋒眇忽難窮象周乾經坤
絡奇偶自得依周中合和而孚毓合當位而
推移爻易變易旋其錯以清以寧會其規定
至定分進退歲資與之秘辨方辨卦錯綜參
六甲之章五為行母六為文成丑人所以要
中兩乐象十一兩道畢六十而數備化工所
以合徵而參儀為互六律五音變調異用五
味治氣剸化殊宜奧非順微紫以結軌圖消
長以成暗銅史金德浮古湖剸璇宮機室暖

該數吹三五事總幽為肆盡處功由是而總持。繫後天而奉若。乃繼人之無競。溯太乙之含元。抑我

皇之

體一聖。神武往以知來。審窮幽而測遠。轉地軸而斟平衡。布天樞而數和令。當開七十二候。莞處躬之推與。參同三千六宮。攬神乾之究是。兩暘燠寒風協應。功敘凡數。論人哲謀之聖成宜。統尊庶政。尊直互義真定。發義不已其純。議道自己。置法以人。撰寄者四十九筮。綜天地之中而研究畢。曰叶黃鍾八十四調。妙五六之合而度立均。演律師樸。蔚犀鈴之工彝。奏寒心印。懸日月以常新。然且不顧示聰。撰逆作所得一主常。登三建緒紫寶緝於台垣。驗器棲於禾黍。數羽物藏物毛物鱗物介物。象物之應。蹤松棘以升中。漁乘眾溯騰乘乘乘狀乘坤乘艮之司。指冀階而達阻。是

如五大權乎表墟。中合罕乎方剛貢卿身明。三才辨正。河本何化。萬象闡粲。圖非平乎浮風。龍闡與災。亦豈一行守啟可測中邊。驗樂御而形使車。光被圓嶠方趾。凝貞行而蘘氣母。化行燠地水天。時元屋之秘文。蔚兵三名九紀。睇翠嶠之赤籙。休哉工瑞中璨。乃賡載歌曰。

聖人

有道兮。宅海承乾。建中表正兮。鮮台璣旋。適寧慈赤子。沖和氣全。上壽九垓兮。下沂八埏。馭風餘露兮。億萬斯年。

賦得山雉舞鏡

雉果畫禽光熠熠。覽揮桃徑嫩闌闌。獨將搖柳風前致。來向菱花霧裏逕。對影自看神欲驟。聯飛誰復韻相班。薦開寶薜縷國蕊。蒙表金槐曼曲環。晴紋日高增婀娜。粉衆香暖更編襴。文章迴合蟠宮淨。縣藻招邀廣闕開。掩映環姿森四照。翩翩逸態暑千山。星曜的爍

雙璉錦。然游依稀剪剪斑。翅合靄雲旋碧落
翹低降雪出塵寰。斜紫扉畔瓔瑜靚。迴景臺
邊蓮藹般。瑶晶麟遊
三殿下。梧岡鳳翹五雲間。雖啻矢放春阿詠。長向
聖顏。嵩呼拜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理必本於天地。而數每兆於幾微。昔黃帝命泠淪取嶰谷之竹吹之以應鳳鳴。截十二筩以寫元聲。於是律呂制焉。陽律六。陰呂六。分應乎十二辰。而必以黃鐘為本。何也。蓋天地之神兆於氣。自然之數寓於聲。以器存神。則元神受治。依數立事。則萬事畢程。一氣二體三類四物進退損益。交相成也。五聲六律七音八風。迭迷本末。環轉生也。黃鐘為十一月之律。冬至陽氣始萌。由是三分損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

總此一氣之絪緼而無已也。是故考其外分徑三圍九。凡八十一分。此太陽之象也。仿此以為寸尺丈引。而度立矣。管之內實凡千二百黍。此太陰之數也。仿此以為合升斗斛。而量設矣。管之所容凡十二銖。此乎柄之則也。而仿此以為斤兩鈞石。而權衡制矣。因衡生規。因規生矩。因矩生準。而百物以興矣。蓋日月星辰。法象皆紀於天。而度量權衡。制數曆起於律。故曰黃鍾為萬事根本也。要之律以黃鍾為本。而黃鍾之數。始於一陽之兆。聖人以之制律。即以之法天。復其見天地之心。所謂天根者也。天道神化。而聖人慎獨。莫謹於始。莫美於復。見故有以極聲氣之元。而際地蟠天。有以合律呂之度。而體信達順。蓋神樞化宗。莫非性命之理。豈徒若劉杜錢蔡諸家。考求於尺度之間已哉。

經解　經者常也。貫

天人。綜道法。萬世而不易者也。孔子嘗語老聃。治六經以為文。小戴記亦載經解。論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而經名昉此矣。因樂經亡。故稱五經。漢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則以五經兼周禮儀禮也。加孝經論語為九經。復以春秋分三傳為十一經。再加孟子爾雅為十三經。迨秦滅學。漢興除挾書之律。武帝特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經籍往往間出。嗣此代有表章。至唐太宗而大備矣。原夫易以卜筮之書不廢。詩諷誦在人口。故二書獨無殘缺。尚書孝經並出孔壁。儀禮傳自高堂生。周禮獻於河間王。禮記傳於二戴。論語傳於蕭奮。春秋口說尚存。有左公穀鄒夾鐸虞七家。孟子初不入經。漢末趙岐表而出之。爾雅因終軍劉歆之辨。遂顯於世。此皆經秦燬而仍留者也。注傳紛繁。各有得失。而自明初布在學

官者。易有王弼。詩有毛鄭。書有孔安國。三禮有鄭氏。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論孟有何晏。趙岐。孝經有唐元宗。爾雅有郭璞。疏之者易書詩戴禮左氏則孔穎達也。周禮儀禮則賈公彥也。公穀則楊士勛也。孟子則孫奭。而論語孝經爾雅則皆邢昺也。古有三易。烈山氏之易首艮。取兼山之義曰連山。而夏用之。軒轅氏之易首坤。取坤藏之義曰歸藏。而殷用之。太昊氏之易首乾。取交易變易之義。而周用之。漢初傳周易者四家。曰施氏。曰孟氏。曰梁邱氏。曰京氏。皆承田何之傳。並立於學。又有東萊費直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爻。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書有古今文之別者。以孔鮒之文本科斗。而伏生所口授。用漢隸寫之也。齊詩有轅固。魯詩有申培。韓詩有韓嬰。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傳。河

間王最好之。毛傳出而齊魯韓漸失其傳矣。春秋惟三傳大顯。范武子謂左失也誣。高失也俗。穀失也短。則三傳而外。若陸淳啖助輩。詎無可採者歟。禮始於高堂生。生傳蕭奮。奮傳孟卿。卿傳后倉。倉傳二戴。初劉向考校經籍。得記禮者三百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馬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今所傳四十九篇是也。周禮獨缺冬官。河間王以考工記補之。俞廷椿王與之則謂冬官之職。散見於五官之中。初未嘗缺也。儀禮十七篇之外。有古淹中五十六篇。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散佚。惜哉。魯論二十篇。定於張禹。其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則僞本也。程子亟稱大學中庸。朱子既作章句。又爲或問以附其後。而四子之書如日星明而江漢流矣。大學古本。雖參今列於

戴記中。其精粗得失。可考而知也。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者經晉放失。至隋王邵得於京師。劉炫序而傳之。或云劉炫偽作。故唐元宗作注。率以今文十八章為定。爾雅十九篇。陸氏謂釋詁一篇周公作。其十八篇。或云仲尼所增。或云子夏所益。或云叔孫通所補。疑莫能明也。要之求經之理於心。則脩齊治平。可放焉而皆準。求經之文於外。則典章該洽。適足以資博雅而已。恭逢

皇上天縱聰明。學術淵懋。始終念典。夙夜單心。舉列聖之真傳。志涵濡於

宸衷。而敷施於政事。蓋存之則退藏於密。措之則光被於四方。所謂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豈若漢唐以下。區區講求於訓詁之間而已哉。

史論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其史之可傳者。則事詞之中。道法寓焉。稱正史者

皆曰廿一史。其正史之外。若荀悅漢志。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吳兢貞觀政要。文簡義優。皆卓卓可傳者也。夫春秋實史。編年紀事。變編年為紀傳。始於司馬遷。而班固繼之。故言史學者。以班馬為稱首。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詳贍而整密。顧其書亦自有本。遷之父曰談。固之父曰彪。實創其業。而遷固纂成之。補史記者褚先生。補漢書者班昭。註史漢則裴駰顏師古也。范史與遷固並稱三史。而袁宏之作。實所以救范史之失。微特范也。即遷之失。固亦譏之。固之失。范又譏之矣。陳壽三國志。王通極稱其義。惜帝魏退蜀。孫劉皆稱其名。賢如司馬光。猶存其說。習鑿齒漢晉春秋。書帝蜀矣。而其書散佚。自非考亭綱目。孰正其是非哉。晉隋二書。皆唐太宗令諸臣共撰。而自加裁定。太宗又自作晉書四贊。

故題曰御製。其所以可觀者。由各任所長。若李淳風所為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實過於史記天官書遠甚。其房喬則元齡也。當時顏師古孔穎達魏徵褚遂良諸人。皆淵通博雅之彥。至語多駢麗則韓柳未變文體之前風氣固如是也。南北各有專史。然如沈約蕭子顯姚思廉之於南朝。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之於北朝。其書蕪穢已甚。故自李延壽合作。然後簡勁有餘。舊唐書撰於劉昫。新唐書本紀志表成於歐陽修。而列傳作於宋祁。或云新舊互有短長。然新書行而舊書不列於十七史。則優劣已可概見。蓋新書文省事增。且以散行易駢體。固非舊書所能及也。歐陽修又獨為五代史。意法麟經。文師蘊實。故雖有薛居正奉刱所修之史。廢而不行。宋遼金三史皆脫脫監修。而歐陽元揭傒斯之力居多。至

元史。則宋濂王禕以七閱月告成。從古修史未有如是之倉猝者。宜其蕪雜而不治也。司馬光通鑑。從紀傳為編年。彙一千二百六十二年之事。首尾貫穿。朱子因之作綱目。二書實相表裏。續編則李燾陳桱薛應旂也。要而論之。有史學。有史識。有史才。學必能通貫古今。識必能斟酌體要。才必能抒寫情事。而又必本於大公至正之心。是是非非。略無枉撓。然後足以信今而傳後。自馬班而下。各有得失。而尤雜稍者莫如宋遼金元四史。他如南北史既有合作。則專者可刪。金履祥前編直以尚書春秋經文刪改為史。大夫朱子綱目不敢直接春秋之意。三皇五帝之紀。更多荒唐。悠謬之說。彙而修之。釐而定之。端有賴於聖明之世矣。我皇上學闢為峙。文抒頌蒙。皇王帝伯之略。洞悉源

流。家鉞勸懲之權。要歸忠孝。小目極陋至愚誠不足以仰承
清問。謹陳芻蕘之一得。以備
睿鑒採擇焉。右第三冊。清要標。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道原於天。性本於命理足而數不能遺。道存而器莫能違。是以義旻能焉。榮光起而上浮。紈界龜書休徵粲而四映。一為奇而二為偶。蓋由於理數之自然。五為生而六為成。總歸於性情之各正。此皆造化之色符。有待於
聖人之主數。原夫數之所始也。太極之先。自無而有。成動靜之攸分。候陰陽之漸判。圖行而左。書轉而右。數極於十。章終於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非巧歷之所指。儀生象。象生卦。卦統羣爻。豈恒情之可究。惟
聖人道洽於清寧。故妙悟無煩於指授。於是理窮

真秘。蘊析其真。捫天心而探月窟。闡乾符而握坤珍。五為天之中而地承北之。惟其兩也故能化。六為地之中而天亦應之。惟其一也故能神。陽之發微而不可見者。所以藏諸用。陰之光耀而不可窮者。於以顯諸仁。蓋不徒以綠字朱文。演疇而濯象。殆將以龍官為正。利用而前民。爾其往來相錯。經緯互旋。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若琴瑟為兩無實專壹。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積奧味也。而河歆羞池。蓋分而言之。則天以參。地以兩。天地之撰。圖昭然其不紊。而合而言之。則奇之積。偶之術。天地之中。乃居然其可知。以數而言。則參伍錯綜。遵符于道之則。以理而言。則剛柔健順。更協於

聖之時。是以玉燭長調。金繩永正。為大產兄四序聰協於尚蒿。賦苦酸辛。五味不愆於月令。用

之者衆。則道濟三才。窺以璿璣。則功存七政。自羣言之日淆。執師說而五轍。或以讖緯而乖先哲之經。或以清談而釀浮華之病。精理學之昌明。必折衷於

至聖。

聖人在上。撫於五辰。太和保合。萬物皆春。天生之。地成之。

賢人與之相參。皆一中之運用。天至易。地至簡。

聖人與之相似。顯大化之彌綸。所以鼓腹之民。就日希光。泰松雲於楢棟。垂裳之世。編珠既述景猶於仲人。若乃螢室豎儒。粗知章句。實喜安天之論。未涉其藩。鄒莊經世之書。解窮日觀寒夜之態。察北衆星之向。所究之性率乎命。命本於天。植綱維而永奠。法亭毒而不悖。合羲文周孔為

一人。道何分於上下。滙河洛龜龍為一理。圖何判

於後先。先癸戌元素錫。麟符啓炳吾道於億
萬斯年。賦得小雞歸饒 明眸翠羽出荆
山。影入蒼花情好顫。从邀鷺鴻來復去却疑
翔燕往仍深。婷婷娉坦雪試多燕。綽約凌雲本
風姍。群月正懸搖曳潔錦衣乍展更翩躚光
分漢殿如春。照比春庭欲擁叢。黃鳥隅林
徒明皖。肯翁拂樹自歸巢。能言鸚鵡容為侍
息冀御鸛未許攀。倘為酬
恩應化印。若緣報
德頒銜環。微軀敢剛竊鳳隊。陋質着隨鸞鳳班。不
愛搗渠謀既樹。止依枳棘分寧慳。心懷款倡
思空切。擬沐新容意亦閑
聖世露泉沾原翩来依猶得覲
天朝。黃鶯為萬事根本論 天地之化必待於
物為之區事為之制則不勝其繁而化育之
理。將有時而窮聖人之制必待於事為之處。

物為之給。則不勝其費。而制作之始。將有時而然。然而天下之事。固非聖人不能區畫盡善也。則聖人之處萬事。必有其本矣。今夫律吾知其高高者高而下者下也。清者清而濁者濁也。今夫度。吾知其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也。今夫量。吾知其斗大於龠也。庾之異於釜鍾也。今夫衡。吾知其千鈞之重。不以銖兩而移也。是數者。萬事之所待理。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也。然使聖人必斤斤焉今日制律明日制度。又遑遑焉既為之量。又為之衡。在聖人者。前民利用。固有所不辭。然而聖人有所不必者何也。聖人固知本者也。昔者黃帝使泠倫截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雄聲六。雌聲六。律呂之生。蓋始於此。順六律六呂。播為五音。而益一以上生焉。損一以下生焉。四時和。八風平。功德以是

而昭。符既以是而集。然乎盛哉。何由而致此。蓋有本焉。則黃鍾者是。黃鍾者。子月之律。非人之所損為也。然律之法。為室三重。閉戶塗釁。密布緹縵。以河內之葭灰。抑律兩端。冬至日一陽初復。其灰自然飛動。而黃鍾應焉。此因天地之氣。剥而必復。聖人制器以迎之。遂物無心也。而聖人亦無心也。由是而律呂正焉。宮商協焉。而百樂舞。鳳凰儀。無怪矣。由是而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各自其十以登於弘。則度之長短。視此矣。由是取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一龠焉。又十其龠而為合焉。而十斗斛以上類然矣。由是而一龠之重。則十有一銖焉。又倍其銖而為而兩。而鈞石以往莫能外矣。推而至於謀衣食。與學校。禮以節性。樂以防淫。凡所調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導民從和者。皆不外是。故

日本也。夫巨木之初生。萌芽焉已耳。土膏之所滋息。雨露之所浸潤。以達其枝。以茂其葉。高或百尺。廣蔭千畝者。無他。其根之所蟠者大。而因之者有其本也。黃鍾之為萬事根本也。亦若是則已矣。蓋嘗論之。後世之人。物物而為之所。事事而為之制。宜其施之無不當矣。而上下之間。鮮粹焉。察察焉。日不暇給養。古之聖人。執其簡而馭其繁。握其中而圖其要。萬事無能遁焉。此黃帝堯舜所以秉衣裳而治。成周之世。所以致宇宙太和之盛也。職

經解　自書契肇興。而文明日啓。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楚之良史。猶能傳之。記者曰。墳大也。三皇之書也。典。常也。五帝之書也。八索。求其義也。九邱九州之志也。此載稽之家古者。然聖人則鑿斷。自唐虞。豈非以其荒遠而不可稽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不

相襲也。乃古三墳一書。所云山墳氣墳形墳。亦有八卦之說。蓋張商英偽作。而夬深信之。陋矣。當秦之燔籍也。易以卜筮獨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本嘗亡也。春秋閒有缺文。然三家傳錄。已多互踳。非秦之咎。惟書百篇。殆失其半。至禮記成於曲臺。多後儒所為。秦焰之所未及也。然則聖人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雖經焚燬。而其光抑媚懷。千古不磨。至醫藥卜筮諸書。惟秦所特留。而傳於後代者。曾有幾耶。經也者。常也。聖人之典也。五經分而樂經亡。或加以周禮儀禮。或益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或析一經而為三。或合兩經而為一。自漢至唐。代有增損。要期於昌明經學。非有所軒輊也。漢興。懸金以購圖籍。而河閒獻王所得。獨多善本。以獻諸朝。魯恭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之音。得古文焉。兩京

四百年間。醇儒輩出。如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興。鄭衆。馬融。鄭元之屬。及唐之賈公彥。孔穎達等。皆有傳道解惑之任。訓注箋疏之功。至宣帝。令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增置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以爲榮。然梁邱乃讖緯之學。以符應得幸。圖形麒麟閣。則漢之失也。易始於商瞿子木。傳橋庇子庸。再傳馯臂子弓。三傳周醜子家。四傳孫虞子乘。以至田何子裝。是謂田何之易。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以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焦贛長於災變。各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而京房習之。非聖人之指。費直之易。取文言大小象。分入諸卦中。王肅王弼等注之。由是大行。費氏行而諸家遂熄。然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輔嗣等崇尚清言。詳名理而遺象數。則偏而不全。非程朱後

出。何以正其失乎。書之今文。傳自伏生。古文得自孔壁。然伏生口授女子。而其書反多艱澁。孔安國隸古定。本之科斗。而其文反多平易。殆不可曉。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梅賾姚興等傳古文。至朱子屬之九峰蔡氏。而古今合轍矣。齊詩始於轅固。而翼奉匡衡等傳之。魯詩始於申培。而韋賢韋子元成習之。韓嬰之詩。則王食長孫承其流。毛萇之詩。則馬融鄭元大其緒。然毛詩出而三家並微。以其傳自子夏。故源遠而流長歟。夫公穀春秋。亦傳之子夏者也。左氏最晚出。而有三長無不得立。賈逵言無左氏無足證國讖明劉氏為竟後者。乃平立。厲立左氏是也。所以立者非其道矣。公有嚴顏。穀有范甯。而杜預為左氏功臣。康成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猶未免書生之習。鄒夾瑣瑣。又何足云。周禮亦晚出。

五家之儒。皆不得見。至劉歆而始顯。冬官殘闕。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雖不類。然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程子以為有關雎麟趾之意。朱子謂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雖其間不無可疑。何至如何休蘇轍所詆。俞庭椿乃取五官之屬近於冬官者。析為一卷。截鶴續鳧。削足適屨。是向之周禮雖闕而五官尚存。俞之冬官雖具。而五官並闕矣。鄭氏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賈公彥又曰。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之二說者。宜焉從也。朱子以儀禮為本經。禮記為義疏。乃作經傳通解。儀禮為綱。而附禮記於後。其說最當。至於后倉所授。慶普所傳。小戴所刪。則大戴之書耳。若夫齊論魯論。本非逕庭。而傳之者張禹為優。大學卽戴記之篇。時有錯簡。朱子正之。孝經古文。

出於孔壁。今文傳自顏芝。爾雅創於周公。成於子夏。昔人以為九流之典首。孟子之聖。亞於顏子。又豈馮休之所能刪。而亦何待於虞允文之尊之也哉。漢唐以來雖尚經學。而其取士。時有醇漓。我

朝以四子書試士。而又昌明經籍。洪惟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以為千秋鴻寶。至

世宗憲皇帝繼志述事。時賜近臣。我

皇上道叶羲圖。心涵奎璧。紹闡衣德。稽古右文。分頒各直省學宮。俾得敬謹摹刻。以使編於四庠。又纂修三禮。以納天下斯民於軌物。於此四海九州。家絃戶誦。以澡其身。以浴其德。以一道而同風。莫不由此。是我

國家經學之盛。千古未有也。臣等係

日月而近

龍光。敢不勉。陳固陋。以副對越之

盛與乎。

史論　晉哉

聖祖仁皇帝以朱子綱目一書。有裨於治道。有益於人心。特於勅幾清暇。丹黃甲乙。著為成書刊刻頒賜。俾天下溯流窮源。以知春秋筆削之精義。又以明史未竟。特命開館。簡選儒臣。蒐羅舊聞。以彰美備。世宗憲皇帝監於光典。復加考定。伏遇我皇上乾德龍飛。生知天縱。懋學日新。羣臣之擬述。一秉於聖明之裁定。於是乎有明之史。炳乎足以表有二十一代之簡編矣。臣竊惟史之難有三。非具淵通之學。則無本也。非有著作之才。則非體也。非嫻於掌故。則古今不相貫。前後不相蒙。古人云。文章如面。史才家難。職此故也。廿

一史之名。亦以代言之耳。至正史之外。如漢之袁宏。荀悅。晉之孫盛。習鑿齒。及王隱。臧榮緒。逮後劉知幾輩。皆有述作。蔚然可觀。亦蜀可少焉。雖然。千古之史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宏達。善叙事。有牢籠萬有之槩。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通。然笑之。謂其崇黃老。進奸雄耳。夷考固之為書。自高至武。盡竊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為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為也。蓋無幾耳。然其文華贍古樸茂。則非後之所及。范蔚宗倜儻小才。人無足取。獨其書體大思精。所以與班馬並稱三史也。三國之統。自當以蜀為正。陳壽無足責。乃涑水亦復仍之。至紫陽作綱目。而正統始定。其為功於名教大矣。晉書始於何法盛等十八家。貞觀中以法盛等所撰未允。詔房喬與褚遂良許敬

宗等。再加撰次。序裔者。元齡也。裔以宣武諸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言。而稱御撰焉。古者修書多出一家之言。其成於衆手而歸之御撰。蓋始於此。前此則有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之數子者。非不各竭其心思才力。欲與班馬爭席。之顧有紀傳而無志書。識者憾焉。非有隋書以補其缺略。何以信今而傳後耶。隋書者。以修於貞觀。與晉書並稱良史者也。蓋由太宗因才器使。以顏師古孔穎達博通古今。故授以紀傳。于志寧李淳風明於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授以志書。終核詳明。自沈約以來所未有也。其時李延壽預修晉隋二書。究悉故事。因效馬遷體總序八代為南北史。學者稱之。而沈約魏收諸家益微矣。唐書始於吳兢。劉昫因

之。繁畧不均。是非失實。宋祁歐陽修被命爲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元成以爲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歐以宋爲前輩。並著姓名。宋感其退遜。或謂子京用筆奇澁。歐公蓋不滿之。故爲此以表異耳。今觀五代史之作。條例嚴而體裁正。史遷之後。此爲嗣響。視新唐書如出兩手。固非子京所及也。何况薛居正。盧多遜。李昉。李穆等。等之繁猥無稽者乎。宋有三朝兩朝四朝等國史。元初立國史院。命史臣通修遼金宋三史。爲都總裁者脫脫也。爲總裁者鐵木兒塔識。及揭傒斯。諸人也。明洪武中。命宋濂等修元史。未期而成。自遼以下。史筆蕪穢無足觀者。古今人才力之不相及。信不誣也。要之作史之體。雖有編年紀事之分。後代以來。亦有起居時政之錄。然編年者當以春秋爲法。

紀傳者當以司馬為宗。至於涑水創通鑑於前。不過春秋紀事之成法。朱子成綱目於後。乃得聖人筆削之微權。而遂昌尹氏永新劉氏。武為發明。或表其書法。皆所以尊史於經。煌煌焉甚鉅典也。臣素筆無能。贊毫有愧。惟有勵劉向然藜之志。懷子雲紿札之思。引領形廷。庶幾藉文章以報

國云爾。

右第四冊。于振。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維

聖人之首出。天亶聰明。膺金鏡以乘時。地昭貢若。得河洛之交會。道合環中。協戊巳之眞時。阜成百物。不偏不倚。播五行於四時。至聖至神兼三才而參兩。

位育得天地之心。

裁成應地天之泰。

體乾坤之中正。德合无疆。

聖

㫖健順於太和。咸中有慶。研

心之窈妙。廸羲文而契象之先。極易數之精微

含萬有而握中之樞。臣欽爲賦曰。原大衍之

神奇。本心源於四聖。披河洛以昭宣。示人文

之金鏡。順水火之生成。體金木之性命。極左

右之變化。秉上下之動靜。獨五六而各中。定

民時而致敬。蓋對待則五六各居其數之一。

而成位則並職載而職覆。配十干而周流。惟

中央之在宥。前不見其虧盈。後莫知所終究。

陰抱陽以順成。圓配方而迭換。一二三四則

緣起於始。六八九十則四挾於後。一三七九

而五位其中。二四八十而六當其勝。原圓書

則天五地六以成偶。則氣味則天六地五以

盡神。譬之作器。方之在民。規矩合而有度。手

足備而成身。是故風雨明晦。必期於中節。斯

辛甘燥濕。乃叶乎調均。測兩儀於太極。推四

位於乾坤。列中邊黑白之界畫。兑雷風水大之綱紀。天以統地。故自復自臨而成之自泰時以作事。故建子建丑而仍主建寅。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三統為原。六甲為日。五子為辰。惟其取配陰陽。順合序宜。故西成東作。昧谷嵎夷。孳氄因隩。再閏定之時。推之山應洛鐘。弦應蠶絲。芥見拾於琥珀。鐵得引於石磁。銅雖壹宿。乾鵲傳枝。鷓鴣日向。鴻雁陽隨。要惟至感生於至寂。而大常徵為大奇。成象成形。希賢希聖。消沴氣於太虛。得中和之順性和。故百物皆化。中故性命各正。豚魚以無知而信。鳴鶴以在陰而應。牝馬以行地无疆。飛龍以在天。時乘。莫非一奇一偶。至變至神。參天兩地。風人兩人。昔之聖王。土中作邑。六服是均。陰陽之所和會。日月之所饒實。作樂以崇殷薦。興禮而撫五辰。五味六氣。節不

失鈞。五音六律。諧不奪倫。五色六章。皆不滅
文。是惟
皇上不已為心。無逸作所。洪範之建用錫福。化其
黨偏。至誠之聽明睿知。合於神武。不言易而
舉天地為照。不待莫而周萬物之數。故虎嘯
而風烈於谷。龍不興而雲上於天。諸福畢至。無
為自然。彼夫階生朱草。地出醴泉。瑞東銀甕。
山龍火圖。
大順之世。有開必先。方將合羲文周孔心源為一
律。又何能測五行五位所由然也哉。　賦得
山雞舞鏡　彷彿幽棲伏遠山。春風吹起異
斑斕。四時不昧長知曙。五德猶存自矯翽。空
谷聲聞同匯石。平林集處叶間幽。青鶯雲表
霞呈彩。朱鷺河邊色帶殷。敢向繪裳爭豔藻。
每憐翠翎照清斑。羽毛未足當雉節。耿介於
嗣出草菅。共道傳神形對影。莫言射的戲然

軒。翻飛定憶山梁沼。鼓翼偏逢玉匣環。仁壽虛涵無鍛翮。通明半展愛舞顏。稻粱宜莫隨鴻雁。修潔還思傍白鷳。咸鳳已來三島集。澄冰高佇九霄攀。

皇都春好花如繡。試聽蕭韶舞一般。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黃鍾為萬事之根本。凡一十百千萬之數。宮商角徵羽之聲。分寸尺丈引之度。龠合升斗斛之量。準繩規矩之權衡。靡不由之。而極其微妙而感通之。尤莫如樂律。夫樂有大本焉。和而已矣。而其所以為和者。原於心。倚於琴。本於自然之聲音。而後比而節之謂之樂。則樂尚於黃鍾。夫樂有六律。即有六同。陽屬律。律者立也。陰屬呂。呂即為同。同者同乎律也。萬事莫不有聲。即不能無聲。而為抗為慢。為粗為細者。皆非正聲也。協之以律。庶幾其平焉。然而清濁高下長短之數。求

端於象泰之間。而極于風俗之依聲。此伶州鳩論景王之無射。及於上宮下宮之適均。而必本于黃鍾者也。未一事之失。可以一事正之者。各有其本也。百事之得。俱以一事正之者。統有其本也。而統有其本。非黃鍾不能。蓋鍾者種也。亦謂之宮也。黃者中央之色也。于五行屬土。于人屬信。土以載萬物。信以成四端。惟黃鍾為萬事之權與。故虞書始於同律度量衡。迄於擊石拊石。庶尹允諧者以此。至漢儒撰彔樂記。有樂本樂象樂言樂施樂情樂化樂禮樂論。極于魏文侯賓牟賈師乙十一篇。反復論辨。而惟樂樂其所自生。則深得其致。而兒寬亦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斯得其意者也。要之黃鍾之數。乃天地之中數。元酒味淡。大音聲希。而悠然見所為元

音焉。此則無聲之樂也。昔孔子嘗驅車於齊郭門之外。見童子取酒者。視專而行端。反顧門弟子曰。趣行。韶樂作矣。已而果然。其識妙如此。由此而尋其原委。求其指歸。六變而致天神。八變而致地示。九變而幽明群動皆格。斯則黃鍾極底於和。聲滿天地。神人胥悅矣。雖然。以黃鍾起數。羲和掌之。以黃鍾審度。廷尉能之。以黃鍾嘉量。大司徒職之。以黃鍾權衡。鴻臚司之。黃鍾非獨太常之掌也。而專言樂者。舉其感應之神耳。而究所以為黃鍾之根本。則必由我心之中和。以類萬物之情。以體天地之撰。是在重熙累洽。治定功成。

聖君賢相。參贊位育之能。舉而措之裕如已。經解

且對經。常道也。先聖之精微萃焉。如日月之經天。亘萬古而不晦者也。恭承

皇上臨軒策士。稽古右文。

大典纂行。培植漸摩。涵育陶鑄。自應有博聞强記深藏遠覽之士應選者。臣識才小學。不足發明經術。敬奉

皇言。臣備伏濡翰。條次謹陳。竊稽易尚書詩禮樂。見於白虎通。易書禮詩春秋見於法言。詩書禮樂春秋。見於藝文志。此五經之所由起也。詩書樂易禮春秋。見於戴記。亦見於莊子。此六經之所由名也。董逌以為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又為劉敞撰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又為七經小傳三卷。此七經也。考崇文總目。唐開成中。沿唐元度立石壁九經。以補大歷張參之闕。益易詩書三禮春秋三經。傳兼以孝經論語爾雅。其實十三經。而名之以九經者也。又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而以孟子論語孝經為三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以十一經問對。見於何異孫。又趙汴所

成都紀云。僞蜀孟昶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公穀於宋皇祐初方畢。至紹興十六年。又御書孟子。刊石並立於太學。合之前十二經。而十三經之名定矣。此其經數之可考者也。漢自孝武帝以來。除秦挾書之律。崇儒求書之詔屢下。于是河間獻王。楚元王。晁家令。伏生。申培孔安國之徒。或從女子口授。或出恭王舊宅。或出于淹中。或出於民間。且列之虎觀。立於學官。其不肯置對者。太常移書讓之。自漢以來。匡衡江翁桓榮輩。通經有稽古之榮。此其人其地其朝其世。經之授受。可溯而知也。最著。蔡邕。則有月令論語章句。鄭康成。王弼。始有三禮注。周易注。鄭又有毛詩箋。孔安國有書傳。毛萇有詩傳。何晏有論語解。穀梁有范寗解。又詮釋名物謂之詁。鄭興鄭衆。賈逵等

並有周官解詁。脩注而疏通之則通名曰注疏。此章句注疏傳解箋詁。異同所起之大畧也。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蓋兼夏商周而用之。自僞三墳書。以連山宓犧歸藏神農周易黃帝杜子春又以連山為伏義。歸藏為黃帝。疏引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而鄭樵通志遂過信之者也。易有施讐孟喜梁邱賀三家之學。自費直再傳王弼而三家廢。易上下經合十翼為十二篇。自彖象傳條附於經。而經傳外則自鄭康成王弼始。朱子熹本義從呂祖謙古本。今復仍王弼之舊。則自明永樂間刊大全取程傳而汩亂之。並非朱子原本之舊矣。程傳本王弼者也。書出於伏生口授二十九篇者為今文。而大傳已亡。出於梅賾指稱孔壁增多二十五篇者為古文。而孔安國所藏之

真古文亦逸。其真古文僅存者。則史記殷本紀湯誥一篇。周本紀泰誓一篇耳。詩則齊轅固。魯申培。燕韓嬰三家。暨春秋則公羊穀梁並立於學官。惟毛氏萇左氏邱明傳最後出。不得立。而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其外雖存鐸氏微虞氏微之名。要皆佚不可考矣。總之得左氏而公穀可廢。得杜預之註春秋。而劉歆賈逵服虔三家注又可廢也。禮始於高堂隆。隆傳蕭奮。奮傳孟卿。卿傳后蒼。后蒼傳大戴德小戴聖。大戴禮八十五篇。而前半盡失。不應小戴所刪者盡後。而所取者盡前也。且大戴禮重出襍湊者居多。而戰國事亦錯出。宜乎宋有十四經之目。隨而廢之有由也。小戴記中王制。漢儒所作。月令秦書。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三年服荀卿作。是二戴所記。均掇拾之書爾。

周禮設官三百六十。核其自三百四十有奇。冬官雖闕。而司徒一官。爲職七十有八。比之他官獨多。論者疑遂人以下三十官。皆司空之佚。故胡宏、俞廷椿、邱葵、吳澂、王與之。取五官中之近於冬官者。不遑相補。逸不知其鈎連維制。間有外戾大端者。謬也。春秋傳載叔孫豹如京師。王錫之以路。反命于官。時叔孫爲司徒書名。季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又鄭子美之入陳。而數俘也。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遂此其明例與。考工記爲六國時人所作。文體古雅質奧。不可謂非善之善者矣。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就經爲注。融始之。猶之易翼傳分附於上下經。書序詩序分系於各篇之首。而不知其非古也。儀禮經禮也。五十六篇。今存者十七篇。然既夕即士喪禮

禮之下篇有司徹即少牢饋食之下篇實則十五篇也吳澂取逸禮中公冠投壺奔喪諸侯釁廟諸侯遷廟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八篇零星補綴又取小戴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鄉射大射析為二義七篇又取近禮者劉敞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大戴朝事一以附覲禮共十八篇學者服其精當至於朱子經傳通解則授意于門人黃幹楊直卿成之其失也煩若敖繼公集說汪克寬補逸皆簡要有體論語魯人記之則為魯論齊人記之則為齊論特篇數多寡分合少不同耳取中庸於小戴記中發明者始於二程子取大學於記而專行者則自司馬光始其先後次序則中庸大學後為四書科目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而大學中庸遂相沿不改矣孝經者魯國三老所獻劉向所

錄。衛宏所校。為古文。魏文侯所授。齊之所藏唐石經所勒。為今文。爾雅多採經語。箋釋詩傳為多。斷非周公所作。鄭樵後序云。爾雅在離騷後。不在離騷前。其謂華為荂。謂草木初生為萌。謂蘆筍為虇。謂鷄紹緒為荽。皆江南人語。而子夏則魏人也。以是知作爾雅者江南人。蓋子七篇。王充李覯。鄭厚叔之徒。頗多害理傷教之言。然而不足辨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自馮休司馬光。余允文而外。陸筠之翼。其好學深思者乎。惜乎趙岐之注。真本遂矣。若學庸之合於四書。雖見於宋吳成四書圖。林起宗四書圖解。而章分句易。成於朱子一人之手。則固非濂洛以來之舊矣。其授受源流因革。大約如此。篤而論之。史者經之緯而圖譜者又經之證佐也。學者習其書而昧其制。不可為窮經。則夫杜預春秋公子譜。鄭

康成毛詩國風譜、趙孟頫邠風七月圖、洪紀圖、王柏禹貢圖、夏屏世九疇圖、宋環無逸圖、賀安世周禮邱乘圖、鄭景炎周禮開方圖、崇義三禮圖、朱子六經圖、甸卓有禮闕、係蕭何前之營未央。而武元衡之修世系者賴有此也。是又學者所當記。有記無左圖古書而不可忽焉者也。史論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達四方之志。鄭康成注云、邦國之志如周志鄭書之類。四方之志以達書名、注如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之類。此史之由也。左氏準經述事。論者稱其文采若雲日、高深若山海、固不可端倪。其後變為傳、則自司馬遷始。而班固以下仍之。遷之史博詁於上大夫壺遂董生周生及殿中老郎吏、闕於其文、褚少孫補之者為褚少孫、注之者為司馬貞、世所稱小司馬索隱者也。固之史闕于其文、彪補之者

為其女弟昭。注之者為顏師古。范史之前則有袁宏。袁山松。張璠。謝沈。薛瑩。華嶠。謝承。劉義慶。而補志者為劉昭。范志采之以成書。今所傳三史是也。至三國時則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魏畧。孫盛魏春秋。張勃吳錄。虞溥江表傳。韋昭吳書。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悦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等書。刪述出陳壽一手。不支不艷。就其帝魏退蜀。似亂不經。然晉承統於魏矣。壽身為晉臣。不倍之義固應爾也。其蜀志則首二牧以隱示其驅除于丞相亮。則言用心平而勸戒明。仁義之師忠節感人之處。于廖立李嚴張裔列傳中。曾見疊出。反覆見意。庶乎良史才矣。晉書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而房喬同虞世南等修之。喬。元齡字也。以字行。以其四論為太宗御製。臣下遂不敢專美焉。若

大湖廟著作，務在端莊，制作駢麗，體不溺采
善矣。南北八朝舊史。則有徐爰、孫嚴、王智深
顧野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各種。今所傳者，
隨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
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
隋書。而李延壽父子輯之，以為南北二史者，
則又有和苞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
王景暉南燕書。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
秦紀、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等書，延壽於
南史。列朝禪讓之詔，本紀一例悉書，可為鑒
戒。然識辭璨筆。馬令陸游之先聲，世說外史
之濫觴也。自三史以後。爭能列傳。而表志遜
謝不遑，隋書經國大手，固其卓卓者也，唐書
新舊二編。繁簡異宜。短長互見，然新唐書意
在事多文減，遂致敘次不明。且有乖舛其實
者矣。劉昫之書。亦未可非也。五代史。薛居正

奉勅撰而不傳歐陽修以私書垂後。則史筆之闕係重也。宋遼金三史。並脫脫所修。金史藁亦多劉祁元好問之筆。爾未知其孰賢。較之元史。一事複出。兩傳雙行。鮮輕重詳畧之外。滋筆墨張皆之患。不亦遠乎。良由人不一手。成不逾時。校勘未施。即行鉛槧。雖妙選儒林。每見嗤於有識矣。逈鑒體大。編成之後。惟王勝之僅能一讀。尚有不能無憾者。此劉恕往復其書。而司馬光范祖禹。甚悔其未經追改者也。左氏之所稱引者。於傳則史佚遲任周任。魯史克。衛史嚚史魚。管史籀史孫史趙史墨史蔡。齊南史。楚倚相。並皆良史。而包羅於左氏傳中。隱世家列傳於編年。而內政之爰曰執秩刑書。皆隨文見例。至於胥臣敬德之聚。劉子天地之中。晏嬰之述禮。吳札之論樂。郯子之紀官。魏絳之虞箴。展禽之祀典。國僑

之博物禮樂制度該舉其中純孝純臣發凡起例真可上翼六經下開綱目足為正史惟司馬遷知之變編年為列傳而事則分班按部立為八書十志可謂包前軼後度越千古者矣臣伏處下學見聞固陋稽之前哲出以管窺謹疏條次恭呈

天鑑臣不勝懍恐隕越之至臣謹對

右第五冊

諸錦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原夫子建天元丑為地柄試推策於二篇實肇基於三正帝出震而乘艮一元之運皆本中德以流形星伏戌而見辰四序之行必於合神而布令析星之昊名九星純之乃云七政數得主而有常道無為而不競撫辰惟勤授時在敬奇全偶半積五位以相乘兼兩參三合六爻而互應爾其積寸該分課虛責有生成備而變化行神鬼

爻而焱剛剖五則一三七九相從先六則二四八十居左右探天根者必以為圓蓋之心遡地極者必以為方輿之紐馬拳毛而圖淺廸圻文而書授大行置閏以歸奇皇極居尊而用九求天廛則音以出清聲唱而濁聲嘶求地廛則管以成陽律總而陰律奏驗空積於忽微窮歲差於章蔀是故自禹逢以至上逮邇乾道而錯行由星紀以訖元枵叶坤維而比壽三才鼓盪一氣陶鈞天樞之行五五二十五數而俱合地軸之奠六六三十六宮而皆春元功不宰大化轉漭天之五合於地而六氣為之勞磷地之六合於天而五味為之氣氤氳含於焉發散流暢於焉列陳海縕為錯山峙為琭彼夫陰陽風雨晦明之珠狀者循環逆變無非杪清之元化酸鹹辛甘苦之妙精奇迭生互尅壹皆富爍之元神丕成

大運綏茲烝民。氣結爲味。六情所以無拂。味稟於氣。五性所以克馴。用以歎會通之妙。極交錯之文。特是財成有道。輔相有宜。五德之當王者尊。則利濟而節宣者有序。六物之成功者退。則和齊而斟酌者有機。功先載竹。令戒愆期。繩方應矩。任員象規。卦剖分以應候。圭測景以成儀。音有君而有臣。律一雄以一雌。六管各有同。而參以二變。則七始兼夫八十四調。五子厥惟倍而虛。其中央則四維之周夫二十四時。和聲繆發之不忒。大餘小餘之畢齊。於以見聲音之道。真與天徹而歷象之志。罔與律違。暨夫玉燭調。璇璣定之。懸對之功以成愆伏之虞。畢發惟交泰者大同。亦有感者必應。天運則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罔乖夫九紀之宜。民生則水潤火炎木滋金克。滿兼夫羣產之勝。百神是以有明德。而賓擾不聞。

兆民是以有孚誠而協洽俱增夫律居陰而治陽原準夫五部之盈虛曆居陽而治陰實闕夫六府之欵盛天五下降則生數即以開成數之瑞地六上行則成數即以為生數之竟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善言天者所以驗於人泠倫作律大撓作甲隸首作算窮其理者所以至於命則夫苞符之運固日者於天褱而參兩之功能不歸諸睿聖洪惟

國朝之錫福實承

三后之作君鴻業超於古昔學統微夫天人辨律而發任一圖三之謨則房氾之爭盡息調曆而通圖田勾股之郵則中西之蔵俱泯羲仲春而和仲秋作訛成易之咸敘南正木而壯正火神祇物類之訛惟寅五方順布六宇同欣物有菀枯以元氣而消其夭札時分消息即方寸而施以陶甄是以百福之祥在宥三皇之

世如春。

皇上秉祇肅之純心。偉神明之接武。以中正者調

鈞。以合同者握矩。六官修而五行之氣無愆。

五福兼而六出之宜。以亭泰階之星流符壯。

辰之杓居所。賓餞寒宰醴。養胥及民。歷象璣衡

敬天篤祜。於是上探五星之秘。遐綜六術之

傳。理參乎大易之大。數演於先天之先。或前

疾。或後留。大中者黜遲。夫陰消陽息。或東盈。

或西縮。有合者潛協於右轉左旋。堙管窺之

未學。探三統之遺編。洞高深之莫贊。敢玩索之

以躬年。 賦得山雞舞鏡 誰將翠羽出花

闕。朗對青銅意轉潤。寶匣舊含輝皎潔。雕籠

新照翅回環。錦衣未必輸文綬。金爪何勞買

王璞。閱苑不棲春晏樹。蒼苔猶印雨餘斑。乍

窕宛轉霓裳拂。作對蹁躚紫燕翩。翹尾影起

宮翁合。舉頭光訝翠來鸞。精舒繡臆空中見。

風制疎綱望裏遂啼處祇憐文頻好看場誰惜折腰艱。劇知意愜闕生動。直愛身輕似轉

圈。飲啄久甘依麥隴。飛翔何幸近蓬山。已歸朗猱初呈技。豈假清溪始照顏。

紫禁若容聆雅奏。九苞隨仗願躋攀。

黄鍾為萬事根本論

太史公曰。六律為萬事根本。蓋律也者。所以備數和聲審度量權衡而歸之於一者也。而六律又本於黄鍾。黄鍾之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而六律皆出焉。六律正而萬物皆原於此矣。自呂覽有三寸九分之說。論者以為黄鍾之管。八寸一分。管圍莫有長於此者也。同位娶妻。隔八生子。遞減而至應鍾。其管四寸二分。管圍莫有短於此者也。而黄鍾之八寸一分。尚餘三寸九分。以為含少之宮。蓋此三寸九分者。即所以為消息增損之根。而大呂以下之所從

生。此其說雖巧合。而非複詁也。夫天體員，故函三而為一。子之數一。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三者。一之積也。九者。三之積也。今以合少之宮求之。則三者其寸。九者其分。適與三統之數相符。而八十一寸之管得矣。且六律之管有空積。即不能無忽微。有忽微則其數奇零而不登。而獨黃鍾為宮。則太蔟之商。姑洗之角。林鍾之徵。南呂之羽。皆以正聲應之。而無有忽微。斯同心一統之義。不復與他律為役也。非黃鍾而他律。則雖當其月自為宮者。其和應之律。必有忽微。斯黃鍾之所以為至尊也。蓋變宮變徵。在禮運不入於旋宮。則黃鍾之宮。無忽微矣。以十二辟卦言之。律呂之配。自大呂以至應鍾。各居其位而已。黃鍾之位居子。天一所生之水也。而其宮屬土。故月令季夏。又中黃鍾之宮。水于五行為

最先土于五行為分王。而黃鍾兼之。斯其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然則度量衡無不原於律、而黃鍾又為律本。故五度以度長短。而由分而寸而尺而丈而引。掌於廷尉者、皆本黃鍾之微而成著也。五量以量多少。而由龠而合而升而斗而斛也。掌于司農者。皆本黃鍾之實而生物也。五權以權輕重。而由銖而兩而斤而鈞而石也。掌於鴻臚者、皆本黃鍾之重而為衡也。夫漢志所云廷尉。即古秋官之屬也。則以之正天下之法而閑慰。漢志所云司農。即古地官之屬也。則以之司天下之養而閑乎。漢志所云鴻臚而古春官之屬也。則以之均平天下之事而閑失。至若太史公作史記、不列兵書。而於律書見之。正以古人行師、吹律聽聲。牧野之師、自鶉首至駟為七列、自子至午為七同。而下宮上宮。於以布恩施舍、迫至

春秋以還。猶能歌南風而知其不競。則包羅者廣矣。蓋在天為十二辰。在地為十二野。在人為十二律。所以包舉萬象而黃鍾出焉。古之帝王。順天地。序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政者。胥此道也夫。

經解 下

爾雅釋經為常。言其陳五常之道也。白虎通義訓經為徑。言其為常道之所必徑也。漢世重經明行修。隋文中子修明六經以陳先王之道。唐昌黎韓子亦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經之為道大矣哉。

皇上聰明天縱。終始典學。經旨精深。粹然一出於正。承學之士。鮮能舉躋。而猶汲汲以經術下詢。臣學識弇陋。無以對揚萬一。謹以所聞前記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自漢以前。有六樂六藝之目。而不立經名。陸龜蒙嘗疑戴記雖列經解。亦出於漢儒

附益。不知管子有澤於四經之語。荀子有始于誦經。終乎讀禮之語。是其名已著於春秋之世矣。漢武帝始立五經博士。班固稱其表章六經。蓋樂經久亡故也。文翁爲蜀郡太守使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受七經。唐初陸德明撰九經釋文。文宗時宰臣鄭覃等。又奏勅刊石。後唐長興板本遂因之。十一經有唐劉孝孫之問對。十三經因蜀毋昭裔之刻碑。此諸經分并之大畧也。秦政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最爲殘缺。孔惠藏古文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始爲之傳。遭巫蠱事未獻。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而上之。齊永明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內李氏所獻泰誓。古今文少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堂陰陽王史氏推士禮以后蒼傳。周官以河間獻王傳。平帝

時。又有款逸禮及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者。而經學稱盛焉。經以章句稱者。詩有杜撫。禮記有馬融。盧植。春秋有服虔。尹更始。論語有包氏。薛氏。孟子有趙岐。以注稱者。易有鄭元。王弼。韓康伯。二禮有鄭元。周官有鄭興。鄭衆。爾雅有劉歆。李巡。樊光。孫炎。犍為文學。郭璞。孝經有唐明皇。以疏稱者。五經有孔穎達。穀梁有楊士勛。公羊有徐彥。周禮有賈公彥。儀禮有黃孟懋。孝經有元行冲。論語有皇侃。孟子有孫奭。爾雅有邢昺。以傳稱者。書有孔安國。詩有毛萇。以解稱者。左氏有杜預。穀梁有范甯。論語有何晏。惟鄭康成解詩稱箋。趙毛亨說詩稱詁。此諸儒章句注疏箋詁異同之大畧也。論其列於學官者。博士始於建武。宣帝時又立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東漢時增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為左氏博

士。魏黃初中。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為穀梁立博士。晉武受命。又增十九人。至江左復減為九。因荀崧之請。增至十一。以穀梁淺俗。不復立。後又增至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唐代取士。尚隆其官。而有大經中經小經之分。至宋而士法益寖矣。三易掌於太卜。連山。言如山之出雲連綿不絕。歸藏。言其歸而藏於中。周是代名。易為書萊。山海經杜子春皆以為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之易。有山墳形墳氣墳之區別。吳姚信士偉仍其說終當以鄭元之說。連山始艮。歸藏始坤。周易始乾。合於三正為長。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王何授淄川楊何。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晉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作

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寬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孟之學。多言陰陽灾變之說。梁邱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十翼於每卦。遂有費氏之學。費氏行而三家乃廢。今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首出於孔壁。以科斗文寫於竹簡故也。詩分四家。儒林傳云。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間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間殊。嬰之一也。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為詩作詁訓傳。毛氏行。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東晉。隋志以為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鄭漁仲以為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氏無師。夾氏無書。鐸椒虞卿之微。見於劉歆七略。蓋為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累傳。權

自后蒼授慶普戴德戴聖戴德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刪為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明堂位樂記月令三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周禮冬官宋王安石黃度皆不之信缺而不辯俞廷椿王與之邱葵陳友仁劉儲秀五家又割五官以補之謂冬官不亡特散見耳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儀禮不獨為士禮其間有諸侯之禮如曾子天圓章所引王居明堂禮即逸禮也故元儒草廬吳氏取二禮為禮經補逸焉論語有魯論自安昌侯張禹有齊論自昌邑中尉朝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二篇大學古本出於戴記程朱更其文孝經古文獻於顏芝朱子刊其誤爾雅有張仲孝友之文故茂林郭威疑之或曰釋詁周公所作或曰釋言以下子夏叔孫通梁文所補邢昺以為解家所說也刪孟者馮休疑孟者司馬光翼孟

者陸筠尊孟者余允文四家之書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蓋王充李覯之外宋儒意見不同如此中庸自漢儒已有爲之說者藝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又作制旨中庸講義故較人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元豐中程子始紬出列於四書爲之章句或問者朱子爲之發明章旨者輔廣饒魯以暨元明諸儒析文約禮何啻百家我

皇上接道統于唐虞闡微言于洙泗由修齊以致治平西山真德秀瓊臺邱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所取夫史論史本於尚書之記言春秋之記事蓋經之支流也而萬世之龜鑑寓焉我

皇上競業承天稽古出治延攬著作之才以備承明之選臣昀無一得才之三長敢以夙所研

習者爲我
皇上陳焉史之有正史也自正閏之統標之也有霸史有僞史有襍史有編年有傳記有實錄有起居注自齊王儉造七志梁阮孝緒造七錄分部其類而隋書經籍志仍之自唐迄宋藝文志莫之能改其以班馬爲稱首何也談遷彪固世領著作馮商柳伉褚少孫拾其遺班昭馬融馬續竟其業解之者徐廣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之外又有司馬彪徐邈之音而史無疑義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張晏孟康項昭韋昭劉寶臣瓚郭璞崔浩之外又有晉灼之集注蔡謨之集解大顏之決疑小顏之集大成而漢無隱滯焉范蔚宗刪六家後漢書自大以爲筆勢雄放體大思精然表志闕如皇后稱紀方術濫及神仙列女表章蔡琰譏者不

許馬。袁宏荀悅。變紀傳為編年。而宏非悅比
悅自言。與有五志。而史稱其事省詞約。論辨
有體。蓋班書悅妙於體裁。而范史宏迷其軌
迹也。唐貞觀中嘗以悅紀賜都督李大亮。而
選舉試士。亦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而宏書
無齒及者。其優劣斷可識矣。陳壽因晉受禪。
魏主稱紀。蜀主稱書。又退居劉二牧之後。習
氏漢晉春秋。始正其誤。劉氏史通。昌明其旨。
朱子作綱目。而義炳日星矣。則溫公通鑑。未
可以為例也。晉史凡十有八家。始於陸機作
三帝紀。束晳為十志。為紀者。干寶。鄧粲。曹嘉
之。王韶之也。為陽秋者。習鑿齒。孫盛。檀道鸞
也。為書者。司馬彪。王隱。謝沈。謝運。何法盛。臧
榮緒。朱鳳也。為後書者。荀綽。為史鈔者。張緬
也。史通以為何氏最詳。而檀王為劣。貞觀中
因臧書奉敕重修。太宗稱制撰宣武紀及王

義之陸機愍懷太子等傳論天文律歷屬李淳風掌故屬于志寧紀傳屬魏徵李延壽屬李義府而房喬褚遂良許敬宗寔領其事又使敬播撰例房喬喬者元齡字也宰輔世系表又以為喬嵩焉南北二史因八書而增損之事較備于昔而予奪不倫任情無例志表不備已失史家之體宋子所云除通鑑所取其餘皆小說也魏徵等上隋十志南補姚思廉梁陳之失北拾李百藥令狐德棻齊周之遺號為該備胡三省注通鑑稱之為五代史志從其實也新舊兩唐書互有得失宋祁改併列傳凡一百五十一歐陽修加志三加表四所謂事增於前也唐子西劉縱之過矣新史立篤論哉修又本薛居正舊史以為五代新史其駁正舊史者又詳于徐無黨本細集解如梁晉改戊為武而舊史以戊為戊是也舊史竟亡

惟通鑑中恒引用焉。宋遼金三史。宋太繁而遼過畧。則以文獻足與不足之故。金史紀一百一十年之事。采劉祁元好問之記載刪削特為簡質。元史其最下乎。雪不台。速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皆一人而兩傳。張九韶嘗為類編。胡粹中嘗為續編。亦不能傑然稱美備焉。大抵編年之體。惟通鑑與綱目為大。金履祥。王宗沐。薛應旂。陳桱。商輅之徒。皆能通知其意。然而記載罣漏。不足以語著作之大也。梁武通史。事備而例疎。王通元經。義嚴而詞短。蘇轍古史。摭腐遷之由科。李燾長編。煩史館之叢竄。事如積薪。理同懸鑒。非明於列史之得失。孰能平愛憎以明是非乎。

右第六冊。杭世駿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聖主膺圖受籙。正位凝命。熙載而亮工。乘時而布

政窺天鑑地神明之秘胥彰明陰洞陽氣數之原悉應厥中允執理精而數不能違係合太和體立而用無弗正協時月正日事則極乎萬端在璿璣玉衡心惟統乎一敬原夫寅會生人羲皇御宙橐籥初開文明始奏惟河有圖自天而授一縱一橫乃左乃右奇偶平分陰陽交搆序五行之生尅以順逆而見盈虛應八卦之交交重以賓主而分先後觀天文以察時變可以默相夫機緘成變化而行畏神不難上通乎聲臭闔八位以無慾撫中宮而不繆信一理之充周統六虛而在宥自依古以迄今故歷萬年而析衷於我

后懿夫周象之始無極之真復一陽之初兆姤釋陰之方新萬民受中而始生兩間之斯合而同春闔闢為天地之門戶進退見畏神之絀伸推人行而得數與神物以前民爾其物生而

後有象。象而後有滋。相生相間。為盈為虧。雖按圖而理斯在。必布算而數可知。太極函三其原遠矣。號物有萬。何法推之。一二為數之始。既虛而不可用。九十為數之盡。以贅而無所施。惟天五位相得。六位乘時。一三在前。七九在後。而天中有其處。二四在上。八十在下而地中有其宜。於是天五地六之不可易者函正其本體。天五地六之各有合者。更見其相資。聚二數之參錯。定萬象之綱維。夫然而觀乎陰陽。識加倍之法。行乎剛柔。見對待之儀。故倍五而生天幹。亦倍六而成地枝。以之審音。而五聲六律。中數應乎元氣。以之造歷而六甲五子。合數眺乎天機。何毫髮之能爽而元會之難期。是以

聖人秉乾而出震。施惠而行慶。運應先天。時維夏令。亨三辰而治五行。和萬邦而章百姓。秉一

中以合天地之中。盍已性以洽生成之性治
既秉於可久。功蓋符乎往聖。若乃蓋天之製。
宜夜之文。度已違乎天數。時將何以授人。義
縣之卦。氣無據。其晦之天。紀難隙。其又奚能
足躡乎月窟。而手探夫天根。良以數非理不
精。理非數莫序。自太極而兩儀四象。必須而
推。由萬分而兩化一神。可逆而數。蓋理得其
至。故數極其精。而數既可通。則理亦可觀。觀
夫一耦而一奇。天下之至精。渾然其孕含則
知變易而交易。天下之至神。何有乎方所性
此五六之數。適符妙理於干支。可見天地之
心。正合希聲於律呂。我

皇上

厚德配地。乾行應天。心通造化之始。識超迹
象之先。絪縕化醇。未足窮其妙用。錯綜參伍
時不廢乎精研。故能探二五之妙奧。得精一
之真傳。先天後天。洞見一陽初動處。合德合

提神遊萬物未生前。乃紀四仲而均調。運一元以節宣。民知東作西成之候。人歌邦風七月之篇。正猶天地之中台。太和翔洽而氣陶於億萬斯年。

賦得山雞舞鏡

萬象無心迴靜照。山雞顧影亦優閒。絕憐翠羽方豐滿時對菱花一往還。嬌煮將翔光熠燿。纖衣卻立已斑斕。規翔矩步翻新豔。而動風旋趁好顏。似應管絃歌未闋。竟同九韶舞初嫺。翩翩長袖矜垂手。皎皎方諸映曉鬟。不是青鸞思窈窕。肯依黃鳥和綿蠻。一函欲貫天機露。對語相看樂意閒。豈有文章誇吐鳳。湧從中筍報啣環。馴心自昔懷巢閣。野性於今始出山。鵲座清明懸藻鑑。庫情忭喜顧蹠舉。來儀幸際同文世。身在蕭韶九奏間。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萬事之所由生者。氣與數而已矣。氣與數之所由生者。理而已矣。而理與氣數。皆不

能離乎形象音聲以致其用。古聖人心通乎造化之故。立於無形象無音聲之地。而製一物焉。以畫類夫理氣數之奧。統會乎理氣數之原。而推而行之。達以範圍曲成乎萬事。而不遺餘經。則未有如黃鐘之奇而法者也。概律歷志。黃帝使泠倫取嶰谷之竹。截以為黃鍾之宮。是為歷本。其長九寸。圓九分。蓋天地之秘。於是寓焉。總明之用。於是起焉。其運圓分寸之法。皆人既論之詳矣。獨其所為萬事根本之故。則有非神督所能盡通。而巧歷所能必得者。千古之內。有大始焉。始於開天之子。周歲之間。有大始焉。始於冬至之子。一日之中。有大始焉。始於夜半之子。凡事之本。本於其始也。惟其為運之大始。是以為理之至中。天地一動一靜。陰陽一消一長。循環無端。無在非大化之流衍。然當其極靜而初動。陰

極而初陽微乎眇乎呼吸於無朕之域而若無呼吸者理與精焉其在人心亦然靜觀未發生機自具生氣未萌息之深深藏之淵淵所謂象帝之先者人心之黃鍾也萬事之根本也故其應也在天之四德為元在人之五性為仁此之謂也然則古之聖人豈規規於銅尺秬黍之末如神瞽巧歷之所為哉語云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繆聖人者夫亦以人心合天地之心而見其所以然者云爾不然六合至大空虛之所鼓盪人物之所蠕動無往非氣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以至於無窮宗往非數也如不欲以人事裁之則已如欲以人事裁之而候氣不得黃鍾之管將陰陽寒暑何由而見乎起數不得黃鍾之管將空積忽微何由而辨乎是故葭灰之所應緹素之所

衡。惟黃鍾有以攝天地之氣也。是萬事之根
本也。自八十一分以至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惟黃鍾有以節天地之數也。是萬事之
根本也。至若審音作樂。而成之韶濩武之奏成
制罷尚象。而度量權衡之則定。又其後高者
矣。故知萬事本一事也。有事本無事也。推其
治而論之。然數并無氣也。黃鍾之宮。一至中
之理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其軒轅氏之謂
乎。經解書契作而人文著興。宣聖出而
典章斯定。是其與日月並耀。與江河並行。將
有以示兩間不易之常。而開千載不傳之秘。
其顯也。非無自而闡其晦也。非無端而晦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蓋
秦燄雖烈。而莫能揜其光。百家代興。而不能
乖其義。千聖心傳。百王道法。有愈久而愈不
容漸滅者。明辟良佐。經師儒宗。或一時蔚起

或問世同孫。迄於今而郁郁彬彬。兼綜條貫，

制述

行其事。學校尊其數，無一不求諸此道者，此亦斯文在茲。道不墜於地之明驗也。三代而上，宗四術。考六藝。由來尚矣。而經之名顧未聞焉。五經七經之名始於漢。九經之名始於唐。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始於宋。尚論之者考其源流同異之說。則三易之稱見於周禮曰連山者，卦首艮也。曰歸藏者，卦首坤也。曰周易者。卦首乾也。以連山為伏羲易。以歸藏為黃帝易者。鄭康成也。以連山為夏易。以歸藏為殷易者。賈公彥也。漢儒言易者四家。曰施讐。曰孟喜。曰梁邱賀。曰京房。京氏以術數言易。儒者不道。施孟梁邱三家。其傳特本於田何。其源並出於子夏。蓋十二篇之本經也。四家之外。費氏晚出。并傳於經。古易遂亂。然費氏之易微。而田氏之易廢。後來居上，理勢然也，尚

書今文之學。傳於濟南伏生。古文之學。傳於
孔安國。伏生之書。出於口授傳寫。故為今文
也。安國之書。出於孔壁竹簡。故為古文也。古
文甚平易。今文反艱澁。先儒之疑所由起也。
漢時說詩者亦有四家。齊詩始於齊人轅固
也。魯詩始於魯人申培也。韓詩始於燕人韓
嬰也。最後毛長作傳。是謂毛詩。三家之說
亡。而毛氏之詩獨傳故也。春秋有事有義。事
之詳核。莫如左氏。義之精嚴。莫如公穀。在漢
之時。公羊先立博士。穀梁次之。左氏其最後
也。三傳而外。鄒氏無師。夾氏無書。他若鐸椒
虞卿之書。皆不傳於後也。禮始於高堂生。高
堂生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慶普。曲
臺記。本后蒼所輯。大戴刪之為八十五篇。小戴
刪為四十五篇。其王制月令明堂位樂記數
篇。則馬融所增也。周官凡三百六十。儀禮本

五十餘篇。因劉歆校理。已闕冬官。海中初出已逸大半。五官十七篇之存。雖皆收拾散亡。要皆為禮之本經也。論語有齊魯之殊。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今所傳則魯論也。孝經有古今之異。古本多閨門一章。世所傳則今本也。古本大學。小戴之原文也。今本大學。朱子之章句也。孟子一書。得孔門道統之傳。馮休刪之。司馬光疑之。陸務觀之。余允文尊之。蓋自朱子以前。尚無定論也。爾雅一書。昔漢儒釋經之言。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子夏作。要於經傳之中。適無的據也。自宋以後。朱子表章六經。又取學庸語孟合為四書。所以繼往聖。教來者。厥功最偉。而兩漢之君。若河間獻王之搜討。劉向劉歆之校理。鄭興鄭衆賈逵馬融之訓詁詮解。以及唐儒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陸德明之徒。莫不好學深思。心知其

意蒋書立說。竊請將來。雖門戶攸分。師傳各異。不係得失參半。彼此牴牾。而其羽翼之功。均有足爲後學津梁而不容泯沒者。如欲使士盡通經。人皆學古。微言大義。昭揭一時。則如漢儒之考制度。宋儒之析義理。與夫朱子分年課士之法。貢舉私議之條。洵學校之宏規。爲選才之良格。均有待於集大成而垂諸百世。欽惟我

皇上崇儒重道。經術湛深。闡發聖教。昌明禮樂。固已士民樂育。庠序振興。猶敷於經傳之源流。注疏之同異。此誠千載之一時也。日不揣愚陋。謹畧述所聞以對。史論經以明道法。史以載事辭。而六經之中。史有二焉。尚書春秋。曾經聖人之手。則尊之爲經。其家自爲說。代自爲書。刪定無人。臧否互興。而亦足以無數千百年治亂興亡之跡者。則直謂之史

而已矣夫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三代而下有刪斷如尚書筆削如春秋者乎學士大夫生千載後擅陽秋之目爭家鈔之權名輒日繁兩書淆亂不獨作史難論史者亦難且如宋時之史止有十七自有明嘉靖刊本以來正史之目已二十有一矣外此撰官野乘之作於下實錄日歷起居注時政記作於上與夫霸史偽史雜史之流不可深記學者多聞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必廿一史之中皆良史也不必廿一史之外竟無史也所謂良史者史記漢書是已史記始於談成於遷褚少孫補之注解則有徐廣裴駰司馬貞漢書始於彪卒於固曹大家補之注解則有服虔應劭顏師古當兩漢時文體醇茂實學鉅儒踵接而出而二人者又或司史職或典蘭臺上下古今考校博討自有著

作以來。蓋未有若斯之盛者。雖班氏譏遷之失。范氏譏班之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義例文章。於斯為首。蔚宗以六朝文述漢家事。文章風格。蓋少駁焉。而其體大思精。信乎兼撕良史。荀悅紀前漢。詞約事詳。論辨多美。來宏紀後漢。補闕美繁。號為精密。以之淛翼班范。又與姚馬。三史以後。陳壽之志。帝魏寇蜀。有乖正統。所以習氏辨之於前。綱目正之於後。要其敘事數文。高簡有法。洵有如王通所云者。且夫作史之體有三焉。一曰文之工。一曰事之核。一曰法之嚴。三者代不同風。人各異見。自三國志以前。史皆出於一家之言。故其文贊。其事核。而舛謬無多。自三國志以後。史多出於衆人之手。故其文裂。其事襍。而牴牾日甚。即如晉書之成於唐也。其原本既有何法盛臧榮緒等十八家之多。其分掌重修

又有房元齡諸遂良等十三人之衆雖隨才而授各盡所長而謬妄既多叢冗尤甚至其文多駢麗不合史裁則唐人之習尚使然又其不足深論者矣六朝之事世故紛紜六朝以後之文氣體柔弱志傳之業無足觀者宋時曾命曾公亮等校定其書蓋亦有其作之不敢廢之之義況其時既有南北史之簡徑隋史之綜覈則一百六十七年紛然淆亂之故固已瞭如指掌而諸家之專史以備存肄不亦可乎唐書有新有舊今二十一史之中取新不取舊者舊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繁畧不均是非失實雖事迹之明達首尾之該贍而體裁之不及新書者多也新書專增於前文省於舊校之劉昫確有別裁所不滿於物議者事本一朝書成兩下歐宋高下迥然不侔故體裁之不及五代史者又多也五代

一史歐公本以薛居正之書繁猥失當故竊取春秋之義上下於五十一年之間褒貶善惡創立名目以成一代之完書蓋上自龍門創為義例以來至是而十七史之名始備其間卓然為一代良史者寥寥不過數家蓋史事日微史才日下兩京之制作降而為魏晉魏晉之制作降而為隋唐歷世愈多去古愈遠固無足怪者至若是非之本乎人心體例之闕乎學問班范而下未嘗無隋書之善隋書而下未嘗無五代史之善安在古今之人不相及哉宋遼金之所以不及前代者脫脫本非良才元史之所以不及前代者宋濂王祥難覽而書成要以六月則從古未有作史若斯之速者也此四史者皆不能無待後人之修輯而具所宜更定者令二十一史之中八書二史既可並行則新舊唐書亦宜並行

唐書既取新而紬舊則前者亦宜取二史而兼八書取舍互異然將無當是蓋數百年來析衷未定之業也生於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本諸史之文正諸史之失又於正史之外旁求他史之遺鑑戒昭然紀綱備著事辭莫核於是道法莫辨於是金履祥之前編薛應旂之續編得非游夏之徒歟贊一詞者乎實竊以為成周之後作者不下數百家志舉之史僕不能上繼古經之傳下開來者之緒祖尚書之體仿春秋之法變編年為紀傳變紀傳為編年二者相須如兩司馬氏之創業垂後為百代之指南其功為倘隆也

方今

朝廷廣開史局

命儒臣網羅纂輯身其任者庶幾研精覃思廣收博採謹嚴一字無縱三長以仰副

聖人稽古右文之至意。而史才既備。史體益精。頭白汗青。配與謨而並美。石渠金馬。超班范以無前。於以潤色什明。黼黻陸藏。有不彪炳宇宙而萬古常昭者乎。

台第七冊。楊庭汪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原夫二儀渾渾。含真凝命。迎之無端。恢之閏章。布五氣以斌四時。耀三辰而建七政。緬理數之開先。燦圖書之輝映。聖觀象以窮神。象乾誠而坤發。於是陳以上下。極為左右。既一三五七九之畢賅。亦二四六八十之并歸。綰月窟與天根。洞陽復以陰始。是則數各有五。而虛與為機。五各有方。而闢以相按也。奇耦既具。歷象斯陳。疇範圓乎天地。偶放法於先民。謂夫五居一三七九之中。而為陽德之陰。六居二四八十之中。而為陰德之純。五其五而五奇之積為廿五。五具六而五耦之積為三句。惟居中以來焉

用綱緼以化醇。於是對待之體可推。流行之用可思。其各以奇耦爲合而自相得也。則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之儷兄先而弟後。夫唱而婦隨。其互以奇耦爲合而兩相生也。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之儷君令而臣恭子孝而父慈總變化有萬十。而交感周乎五位。實權與歸五六而端有委綮於中維。此大衍之策所因以起數而閏餘之策。所因以授時也。然而授法者天制法者聖。五策來十以虛一。即掛扐以可鏡周再閏以歲成閏一章而歷正統乾坤之策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萬物之數明。稟章節紀元之四千四百一十而萬年之期歷緯室則扇輪之二十有四。叶玉管之葭灰。銅渾則經道三百六躔。則璿璣於斗柄存尚宮而執綱所總。權衡規矩其調勻鍾尚商而合少所賦。

角徵羽商其順令。齊以準乎天干。而五五之數有常。律以準乎地支。而六六之功斯盛。故大樂則律本配星辰。而明時則元中貫季孟。若其五味調六氣。均五五色煥。六章新。五禮具備。六樂紛綸。歎以懋以御邦國。析五官以治天人。浩渺兮參天而兩地。彷彿兮居思而率神。況乃極自衍生。範圍晦敍。操中宮以為綱。識皇極之攸處。追後天之方位。紹義軒而述者。究子午於坎離。豈或差乎累黍。宜乎推而徙來。則國語發其端。究厥要歸。則班志為其侶。代有述焉。亦罔其所。洪惟我

皇上之乘乾而御極也。撰造化以為體。本人情以為田。命重黎以司正。飭惟順以祈年。極周情而孔思。惟民事之為先。小臣幸逢景運。雖仰窺

宸衷之敬勤兮。而愧無以獻昌言於

充天

賦得山鷄舞鏡　河來錦翼照妖瀾。正值
軒庭寶鑑開。殘館乍分鬮驚影。毛衣倚帶土
是雞為倩明月知心迹。肯學濃粧媚髩鬟。五
色斕斑齊上下。雙翅踏跋各迴環。龍盤玉匣
一含升勢藻耀銀華併好顏。萬緣消霞依杜蘭
一輪寒影想溪灣。是輝似許應知悅。野性難
除合死頑。侍欲高騫頓却顧。有時引吭一閒
關。林達清賞誰能遇。名叶山經久未刪。軒翥
賞皇猶彤望。輕使斷碣散跡攀。
帝光遐燭金爲鏡。神物來儀舞共班。喜得雲開宮
扇近。幾多抛却舊秋山。

黃鐘爲萬事根本
論　今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器一定而不移。道無徙而不可。器也。而道
寓焉。則道以生器。而器旋生道。如黃鐘爲萬
事根本。斯亦言道之一端也。昔司馬遷言律
呂爲萬事根本。而蔡氏直約其本於黃鐘。試

武深乎其諸淵於氣之元通神明之德而非區區句於範者之言乎何以明其然也謂黃鍾為律呂之本者則曰黃鍾九寸圓九分因是而損益之以遞生至應鍾而聲極焉有正宮有還宮有半律有六十調八十四聲而皆胚胎於子半之琯此固天官家所易明也失其義陳其數則所謂根本者亦盡於律呂而止雖淹洽如孔鄭而曾何遠過於祝史之業我惟然則推而少進焉曰天下之事至不一也度數與量與權與衡其大凡也數之有一十百千萬也起於黃鍾積三之積度之有分寸尺引丈也起於黃鍾積乘之長量之有龠合升斗斛也起於黃鍾積黍之龠權之有銖兩斤鈞石也起於黃鍾積黍之重而衡則附權以行以此推之天下之事無不然矣以此論天下之事之本亦甚明矣豈猶夫泥律呂

以求本而所見僅不出緹室咫尺之地我顧竊以為萬事云者事與理為對則事將極諸萬機之經綸而理必求之一元之通復今夫黃鍾於辰為子於月為仲冬方當坤王乾胎水堅冰涸天地嚴凝之氣將日盛而未有已而味濇聲希微陽遠蟄所謂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成歲功者此其始基矣夫復見天心元為善長以天地好生之大德而黃鍾獨感而遂通爾而立應非獨位尊抑德盛也陽德也陰刑也用陽德而絀陰刑以此始以此終則何物之不格何情之不通何重遠之勿勝而何百年必世之不可以燭照而數計又況黃之為言中也鍾之為言種也於辰為子子之為言孳也其制則銅銅之為言同也中以宰之種以培之孳以育之同以齊之方陽回之始秉孳種之德而用以貞天下於一同海

內之歸宿。我皇我斯其所謂根柢萬事而兼
括不可乎。是故黃鐘亦氣數中之一物。而具
中有理焉。故不曰氣數之根本。而曰萬事
根本。事對理言也。是說也。攻者具有當於道
術。經解　臣聞經作於聖而明者述之上
有古文之君。而下有同文之俗。春秋所以大
一統也。我
皇上體上聖之姿。紹緝熙之學。既以根柢六籍而
推行之。而又當六宇承平。家詩戶禮。天下之
士。喁喁然如土之在鈞。風之靡草。復何敢炷
爝火之明。以益日月之光。樹尺寸之鑿。思
有當成韶之聽乎。乃伏讀
明詔。尋繹以經學大綱所宜共曉。俾得盡言以備
採擇。山就易簡不兼之盛心也。臣雖愚。敢不
一一陳之。臣謹按經之名義。謂常道之所存
也。於禮則有經解。於莊子則稱六經。六經者

易詩書禮樂春秋也。董子所謂六藝之科孔子之術是也。五經者。樂經亡也。漢武置五經博士。其始事矣。七經者。詩書三禮公羊春秋論語也。九經者。書詩三禮春秋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書也。十三經者。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孟子爾雅也。其名世為進退。而迄宋始定焉。若其自秦燔以後。藏於何地。獻於何朝。則自孔壁而外。惟河間獻王劉德所購得為多。顧散出而不行者。亦復不少。論者以為道之顯晦。誠有數存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杜子春注以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先儒莫之從也。皇甫士安曰。神農之書。夏因之為連山。黃帝之書。殷因之為歸藏。伏羲之書。周因之為周易。是矣。宋元豐中有毛漸者。於民間得三墳書。曰山墳氣墳形墳。此可斷其偽也。夫首艮首坤

前說名義已衆著矣何必形與氣與山哉周易之傳四家而分枝別派者不壹自費氏興而諸家廢陳鄭程朱之學出而王鄭亦微京房書存而無傳其他隨施孟梁邱以次滅者不可勝數也書之有古今文以隸書科斗書異也今文難讀古文易曉者或以伏書老不能言使其女傳語鼂錯疑多訛誤理或然也然今文二十九篇而偽秦權亂之古文五十八篇而百兩篇又習之孔伏之言不絕如綫非先王之靈默為呵護則孔孫蔡傳其何有藉乎我魯詩之有申公培也齊詩之有轅固生也韓詩之有韓嬰也皆先毛氏列於學官而毛萇最後出其說通於諸經較三家為精故世儒宗之或先出而湮或後出而振亦可見著述之難以而論定也春秋鄒氏夾氏鐸氏虞氏自漢時已亡左氏公羊穀梁其後

互相詆排，至如仇敵，要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宋仁宗謂宋綬曰，左氏浮夸，不若公穀之質。綬曰，誠如聖諭，斯言亦足述我。至如禮經之遺逸，視他經尤多。後儒每致憾焉。士禮十七篇之傳，自高堂生始也。曲臺之記之作，自后蒼始也。以其學禮於曲臺，故曰曲禮，是亦一說也。周禮創於劉歆，多所竄入傅會，皆當分別觀之。大抵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晦翁之言信矣。不當補而補者，考工記是也。不當逸而逸，秘府古經是也。初獻王所得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既上之，不盡施行，而注疏內往往引用。稱為逸禮，其實未嘗逸也。其書唐初猶存，當時士大夫不甚愛惜，寖以銷亡。惜哉。戴記亦本獻王所上，劉向所增，二戴遴刪至四十六篇，雖曰簡要，亦太嚴矣。與其過遴而刪去也，毋

鄭邈而留之。馬融之補以樂記月令明堂位三篇。有以也。齊論之廣於王吉。齊論之著於張禹。大學得程朱而古本始正。孝經得指解刊誤而真偽始明。其大較也。爾雅之作。或曰周公。或曰子夏。按郭璞序但曰中古之書。則非子夏明矣。必實之以周公。亦鑿也。為休之刪孟。司馬之疑孟。陸殘之異孟。余允文之尊孟。其說不同。個溫公猶者也。誠又奚章而不免致疑於孟氏。豈不以入聖域而未竟乃稱賢哉。學庸戴於禮記。程子始別白而列之四書。誠以小戴書多醜襍。而此為最純也。凡經之源流崖略可見者如此。柳臣以為經學之綱領。諸儒之學術為之也。學術之修廢。一人之好尚牽之也。漢武表崇起而儒術而其時注疏紛然。學賴以不墜。獨其為治未純。而注疏家亦各推於識解。聞者之說。豈非如

書之應可見於前世者哉。方當道一風同。車書順軌。天章煥若典謨。其訓敕於遐邇。以 日之思沐浴道化。獨思勉其有進也。臣謹對。

史論

作史之難。非獨才學識三者之難兼也。當統觀廿一史之得失。度其時勢。及其時之政治。與其人之材能。而知作史之道。莫貴於專。亦莫貴於知。舍知與專。不足以濟厥事。而其於史也亦然。今夫史記。司馬氏父子之筆也。今夫漢書。亦彪固父子之筆也。世為史氏。而飫於見聞。熟於掌故。又其人篤志勤力。期以十年二十年之久。而後成。成固非苟然已也。且題箕日者等傳。待補於少孫。八表天文志。待續於曹昭。以兩世兢兢之苦心。而仍留未竟之緒。儒者綴言者述。豈不難哉。范史規橅孟堅。而性又篤好文章。卒能累日逾時。以成一家之言。

以其體例之近馬班也。故稱三史。而不及秦宗荀悅歟。陳壽之三國志。壽私書也。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請其書。然後盛行。是其志之所在。漢之迫而自勤。亦庶幾乎三史之用心焉。顧以蜀漢之事業人才。而六十五篇之中。僅限以十五列傳。則湮沒不揚者多矣。又況帝魏抑蜀。其識見乃出習鑿齒漢晉春秋之下。而可與三史並論乎。夫專於其事而猶未善者謂之一矣。未有不專而能善者矣。顧不專之故有二。一則非其職而不敢專。一則無其具而不能專。夫不敢專與不能專。則是官非太史。才非馬班。皆將投筆以讓。讓而不遑矣。而不必也。蓋其次莫若仿昔唐文皇之命房喬等撰晉書也。褚遂良等二十人分任之。其稿本則取臧榮緒。其類例則取穀摘。其天文則付李淳風。其宣武紀王羲之陸機傳論。則

貞觀御製而撰隋書也亦然魏徵作論序長孫無忌作志三十而六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李淳風為之當是時群材和樂於朝而無嫌忌之私有課善之美御事而貞觀之治也馬故當書集十八家之大成而隋書明極前倫理有本末為夾漈所稱美夫節代猶不滿班固而獨善隋書則隋書殆幾幾乎三史之亞也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所謂專於其事而備本末者也後魏失之繁北齊失之略後周失之誣偏少延壽合八書為南北史芟煩補漏使御簡司馬光稱為近代佳史有以也然體裁少識不得與隋書比唐書成於石晉劉昫者為舊書二百篇宋諸曾公亮等更加損益凡爲傳六十有一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志三表四舊書為廢矣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歐宋之較

學既析細銘志傳之佚役用所補宜劉元城言失當之譏而吳縝有糾繆之作也若石代刊成於一手閱以歲時至沒世始出而薛居正之書廢論者以為遺闕以後一人夫歐陽宜林於新書而工於五代戒專與不專異也惟是帝偏安而抑諸鎮參與陳無之諫魏問不若劉道原十國紀年之近共果之文筆則沒深乎漢以矣宋遼金三史為元脫脫著所撰而出自歐陽元之筆居多卷帙浩如烟海亦無若蕘草目道旁築室又乃畏忌未為成書也元史紀綱而成其提忌尤甚以宋王之求而不竟其用惜哉若夫史有紀傳有編年繇乎傳於春秋而陽具支於通鑑綱目前此紀岩與志符不及為益以秘書之富二十年之久范祖禹等協助之情既非商為一切之許而溫公實自謂精力盡於此書晚年乃更

為擧幾八十卷。其爲摯若此。朱子作綱目。因司馬之書而多所救正。亦纂述不衰。觀其自序以爲與同志增損檃括。以就此篇。則又知其謙沖和壹。甚不自是也。由斯以譚。方且上溯遷固中軼房魏。近邁歐陽。而其他諸史。曹不得景附而肩隨之。宜乎闡揚者有尹起莘發明補遺者有金履祥通鑑前編。徵故者有李燾長編陳桱續編。表根紀事本末。若此之類也。蓋眞非中心誠服。師其意而沿其傳也。臣愚未能貫串海洽。仰副

明詔。竊謂以作史之道。有與朝廷之體相維而互見者。輙以昧爲專與和之說。以發諸史得失之大凡。而未知其有合否也。臣謹對。　右第八冊。陳廷論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臣聞兩儀浩博。待括后以財成。三統秉滸。歸元功之調燮。太昊闡

呈龍馭。卑寅家數之道符見王壽經神龜。再
發乾坤之禀蕎。一奇一耦。厥位惟均。五生五
成。其機迭嬗。起消息以正閏。法始容成。立章
蔀而得天。榮歸黃帝。五家彿異。宜溯太初之
元。四序循環。共信一行之確。顧太初起冬至
於牽牛。未經考驗。一行附節氣於蓍策。亦屬
糾紛。謹按漢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六
二者為合。又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五六天
地之中合。民所受以生。則知函三為一。統六
虛而周流。法九實三。行十日而運用哉。

皇上參天兩地。靜陰動陽。得歷書欽若之原。履端
舉正。合周易明時之義。凝績撫辰。左右方圓。斯
大衍獲於指僴。錯綜參伍。晰範就其經倫。
圖義和之所不能窺。班氾之所無從識者也。
日心同牖見。難諱
精蘊之青。技等管窺。謬詬商高之對。自

天校閱。伏地悚惶。懼無當於數陳。殊有慙夫羆則。

緬鴻濛之初開。奠高卑而各正。偉不宰之神功。秩形象而定命。立極者理。鼓元氣以流行。效動者才。分全數而縱橫。健也順也。奇耦以筦攝夫陰陽。經之緯之。易簡賓神明於聖敍。懿夫天數有五。本一以陳。地數有五。惟二之因。由一至九。三三所積。自二而十。二五斯均。顧一為陽之始生。其氣初復。二為陰之甫判。其機未申。三四者方圓之徑。圓求全而未得其半。七八者陰陽之少位。漸老而日趨於新。還九而陽已極。至十而數終。旬調鍾律而或失。詎能被於生民。蓋天地之數。祇得其一偏而未底於中正。故天地之情。雖不無所合。而未彰其化醇也。乃若全圓之位。五實內守。六奠其下。象卦之始。一仰而承。一俯而就。一與十為之營。二與七冠其首。三八翼於東。四九

輔其右。惟淵居以沖然。羅四表而在宥。天地一而終廿五。皆本五而積分。地起二而終三十。實由六而推究。或乘為八百一十。律叶黃鍾。或乘為六百四十。聲符太簇。至如終則有始。往而必復。天以六妙其闔藏。地以五通其營勝。辨六氣之降生。滋五味而斂富。妙無過不及之用。孰察其所由然。太專直翕闢之能難名其所自。授爾乃動靜相感。變合乘時。天降其氣。地受其揆。六為虛而五為聲。周徧兮歷十二辰而無或遺也。六或甲而五為子。參兮錯兮符六十日而不可移也。二始以位剛柔二終以紀閏餘。總會於中而律呂夫婦。純固兮琴瑟之兩相宜也。五以降為五行生數。六以往為五行成規。置數於中而表裏脇肭和同兮元氣之拔而獨也。歲功以起。元紀以推纍歷兮珠聯璧合之無或差池也。作訊不爽

分至以釐。綑緼芳緹室葭灰之以息相吹心。
然而覺世惟師。時憲惟
聖。心握符以察璣。乃序辰而齊政。
聖主秉乾。正位凝命。協理數之自然。驗存存於成
性。保章守典。證宿離之弗違。太史陳書調風
雨而從令。惟中是準。寧用掛扐歸奇之大。有
餘以歸。直溯斟元陳樞之盛。其存之也惟誠
其行之也。惟敬。不偏不倚。帝德潛孚於無言。
無思無為
王心常守其至正。于是考三正。勵群臣。肅百度。惠
迪民。統萬物而咸若。與四時以胥春。中則常
貞。敷錫獨於兩大。合則不貳。斂福備於
一人。其引伸也最微。其成功也至鉅。定晷景於臺
芒。較中星於累黍。上律者不爽其候。來備者
各以其叙。美歸德而不留。任一寒而一暑。淋
風轉虞。感大造之無私。斗柄迴時。凜

深宮之作。所固知德無不至。有開必先。不知天地之本始。莫得授時之大全。偉矣五六之數。燦於卦爻之篇。惟

大聖人為能用易。直探夫一神兩化之前。故舉一事而順五行之序。統一念而紹萬古之傳。然敬為頌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惟形惟象。有數以通。惟五惟六。天地之中。是曰合之。以肇歲功。我

皇御極。上下合同。宥密緝熙。會元綜宗。四正四隅。以生以成。幽贊羲策。氣動堯冀。理數同得。萬世之型。又歌曰。

皇德無私。天地配兮。四氣不愆。澤汪濊兮。建中表正。七政入兮。惟數精微。事不悖兮。三角八線息衆喙兮。弦矢割切。待進退兮。返於上元。億萬代兮。

賦得山雞舞鏡 至性常明同曉鏡。靈禽樂意本相關。花冠照處修容出。翠翼

呈來舞影綱。本以虛公能洞徹。同憐毛羽助
循環。鋼鞠掌上文明麗。熠燿盤中錦繡端。瑞
色低迷金掌外。高標掩映玉堂班。婿揚忽抑
雙成勢。乍屈還伸並寫顏。影射盤龍分五色。
光連彩鳳自千般。姿姿欲轉菱枝動。略屬起
攀桂月還。獻壽不離長樂樹。迎祥多自女牀
山。蓋同石裏聲三疊。喜避洲前水一灣。
帝德昭輝無隱匿
皇情朗鑑徧區寰。欣看鼓動羣才盡。翩翩高岡應
許攀。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聖人治天下。
常相其綱紀總會之所在而圖之。故可以財
成萬類整齊百度而已不勞。夫理必有其道
端。而數必有所由。擎使不審乎此。而物物而
為之所。則精神必有所難周。而日亦將不暇
給。聖人治之。故其所操至約。而創制立法。垂
於久遠而不廢。司馬遷謂王者物度軌則。壹

寧於六律。故因亦言律者。所以統氣類物也。然物受範於律。而律之原出於黃鐘。黃中色也。又陽氣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之元。故曰黃鐘。由是隔八而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或損或益。而六律以正。聲音以和。歲月日時無易矣。因而以之備數。則其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五數之所以明也。以之審度。則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而寸而尺而丈而引。五度之所以別也。以之審量。則起於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以千

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而升而斗而斛。五量之所以平也。以之衡權。則起於黃鍾之量。一龠之容。重十二銖。倍之為兩。而斤而鈞而石。五權之所以謹也。夫度數量衡盡乎天下之故矣。而皆以黃鍾為之準則。黃鍾之為萬事根本。詎不信哉。抑嘗論之。帝王之所以合民心而出治道。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其要不外於執中。洪範建用皇極。執中之謂也。人君以一身納於大中至正之矩。則標準已立。而千變萬化。胥不出此。此蕩平正直。四方之所由會歸乎。故曰立天下之大本。又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黃鍾為宮。即中之義也。中立而天下取正焉。斯萬事之根本屬之。月。然聖人豈有意而為之哉。其應物也。若行雲之無心。其建中也。若谷神之獨守。是以天下之動貞夫一。

經解

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

也。聖人以覺世牖民之心。闡日用彝倫之理。皆不得已而有言。故六經並聖人作。而聖人之世不名經。戴禮經解及行在孝經之言。乃後人之附會。則經之名。實承學者見其理之不易也。而崇奉之詞。考其時。蓋在孔子之後。緯書之前也。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周秦之際。已有此稱。後樂經亡。而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同異。遂有五經之目。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為七經。漢初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其時尚無周禮儀禮之名也。七經之外。益以論語孝經為九經。唐所校以刻於太學者也。九經之內。去春秋入三傳中成三經。合之為十一經。又益以爾雅孟子為十三經。其學盛於宋明之世云。夫秦火之餘。先王之大經大法。已消敗不可收拾。而儒者繼起。表裹中明。卒相與維持而不收墜。圖

以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亦幸藏書者之尚有其人也。易在秦以卜筮得存。詩以諷詠。不獨在竹帛。故亦不廢。孟子之猶留者。以在諸子中也。春秋以口說尚存。學士往往能道之。至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皆得之孔壁。蓋孔恵之所藏也。其孝經之出自顏貞者。則顏芝所藏也。禮古經出淹中。周禮上自河間獻王。左氏出張蒼家。蓋自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而經籍前後繼出。終漢之世。簡編多復其舊矣。易之傳。自孔門商瞿始。五傳至田何。漢之言易者。楊何。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皆宗何。此古易也。又有焦贛之易者。但述陰陽災異之言。京房傳之。其術尤精。費直之易。以彖象文言入諸卦。鄭康成傳其學。王弼為之注。而田氏焦氏易遂廢。書有歐陽氏學。乃歐陽生受之伏生。以校兒寬者。又有夏侯都

尉。從齊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勝。又事歐陽高。間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之後。諸學並亡。而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今所傳者。即孔氏之書。而唐天寶間所定者也。詩之傳出於子夏。衛宏宗之。本以作序。馬融鄭衆各有發明。鄭康成為之箋。而其學益顯。漢初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學。賈誼作左氏訓故傳。至尹更始而左氏益盛。劉歆校秘書。得左氏。大好之。欲立學官。不果行。和帝元興中。鄭興鄭衆奏上。始立左氏學。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而左氏學愈明。杜預之注。發揮甚多。蘇寬劉炫。亦其著

者也。公羊之傳。自其元孫壽。授之胡毋生與董仲舒。並以公羊顯。而董尤善。何休作解詁。十七年乃成。但引讖爲多。則以公羊明於讖耳。穀梁授荀卿。歷申公。江公。以至尹更始。翟方進。其學漸微。晉范甯爲之集解。徐邈因而作注。多可觀采者。周禮在孝成時。劉歆始表章之。河南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作周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後賈公彥又撰疏五十卷。更爲詳備矣。儀禮十七篇。傳自高堂生。文武周公之典則。粗具於是。此禮之本經也。禮記則孔門諸子各撰所聞。又益以後人之亂竄。而其書遂襍。二書並鄭注。賈公彥疏。王莽時。劉歆置周官博士。士禮戴禮。孝宣世已立學官。正義云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然則經之本文。先多不合。又何惟注疏

家之各自為說乎。論語為張禹所刪定。因號張侯論。包氏、何氏為之章句。馬融為之訓詁。鄭康成注之。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至隋何鄭並行。鄭氏大盛於人間。孝經為門人所錄。在漢長孫氏、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孔安國為之傳。而馬融、鄭康成革。又各有注解。唐明皇采輯六家。自為注釋。頒於天下。元行沖因之為疏也。爾雅在漢初罕治者。叔孫通乃訂之。文帝為置博士。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為之注者。有孫樊數家。猶未詳盡。郭璞作注。用心幾二十年。學者宗為善本。邃邢昺為疏之。而草木蟲魚。山川名物。益昭然矣。孟子自趙岐始發明之。因而作注。析為十四篇。至唐陸鑑善合為七篇。疏之作者。孫奭。釋之者張鎰也。此十三經。授受源流。注疏同異之大畧。雖見解岐出。醇疵參半。要不可

不參互考訂。以究其所以然之故。至宋儒出。而易有程傳。朱子本義。書有蔡氏傳。詩有朱傳。春秋則胡氏傳。禮記有朱子之學庸章句。論語孟子。並朱子集註。朱子又有儀禮經傳通解。及孝經刋誤等書。以發前人之所未逮。而諸經之學。乃粹然一出於正矣。試更即諸經而粗舉其槩。如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之名。連山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歸藏首坤。即坤以藏之之謂也。易則取交易變易之義。而鄭氏又有易簡不易之說。周代名也。以乾為首。此人卜所掌三易也。又考古三墳天皇有連山川人皇有歸藏易。地皇有乾坤易。則三名已元始自夏殷周。雖三墳出張商英等之偽造。然亦見太古之早有此三名與書今文先出。伏生口授晁錯之二十九篇是也。武帝末得諸孔壁者為古文。孔安國以校伏

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文者字也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漢之說詩者四家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康氏魯詩始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韓嬰之詩曰韓詩王吉傳之毛公之傳曰毛詩馬融鄭衆康成賈逵之徒實祖述之魏晉間齊魯並廢至隋韓詩內傳亦亡毛乃專行至今矣春秋之立諸傳於學紛然聚訟治公羊者謂高親受之子夏治穀梁者謂亦魯學齊學宜興魯學光武時公羊之徒詆左氏益力此鄒氏夾氏所以與鐸椒虞卿各不相下也禮始於高堂生駉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為盛二戴得后倉之傳並以博士論石渠大戴取先儒禮書二百四篇刪為八十五篇曰

大戴禮。今存者始三十九。終八十一。僅四十三篇耳。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六篇。曰小戴禮。馬氏又補以月令樂記明堂位為四十九篇。列於學官。而大戴不行。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與十七篇文相似。及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倉等傳士禮十七篇。失三十九篇。夫士禮者。特畧舉篇首以明之。若燕射朝聘。則非士之所得行也。周禮冬官失傳。劉歆以考工記補之。董仲舒謂冬官未嘗闕。陰居大冬。乃空虛不用之地。故曰司空。俞氏亦謂冬官錯列五官之內。其言似皆未允。漢初有齊魯論之說。以齊人魯人所肄篇章不同而異其名。張禹本治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考之。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二十篇為定。大學古本通為一篇。一經十傳。則今本也。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劉向所校定。及唐人

所注之十八章。則今文也。爾雅或以為出於周公。然就其中如切如磋道學之類考之。則非周公作無疑。或子夏之門人為之耳。孟子漢初雜諸子中。後之學者。議論紛起。馮休則刪之。司馬氏疑之。獨劉軻翼於前。陸筠翼於後。而余允文又作尊孟五卷。信乎讀書者貴有知人窮理之識也。學庸載於戴記。而宋以前戴顒已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亦作中庸講疏一卷。宋之世。司馬光亦有大學中庸廣義之書。但力為表章。以與論孟列為四書。則自程朱始。總之經以明道。傳以翼經。不兼考漢唐之注疏。無以致其博。不約之宋儒之義理。無以致其精。我

皇上天縱聖學。于經傳之古趣。固無不兼綜而條貫之。臣鄉曲末學。何敢仰測

高深於萬一。但欲承

清問。用敢循次敷陳。以見芻蕘之一得焉。

史論

史有三長。曰學。曰才。曰識。胸無上下數百代之書。則掌故弗諳。考據無資。雖有才不足稱也。其或網羅今古。博洽淵通。而筆不足以達之。雖有學不足貴也。即學與才兼之矣。顧見地卑狹。而是非進退之間。不能大公而至當。抑終無以扶天理而協人情也。持是以觀為史者。必三者具而後稱良史。讀史者亦必兼是三者而後可與論史。此史學所以未易言乎哉。

聖上聰明睿知。日就月將。固已鎔經鑄史。而二十一家之編。胥無進於洞鑒之中矣。乃復以諸史之得失。上蒙諮詢。誠古帝王延訪之盛心矣。臣竊按二十一史。今所稱正史也。然如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蕭常之續後漢書。正統昭然。則二十一史之外。

尚有正史矣。又如蕭宗愔之晉史草。干寶之晉紀。溫公稽古錄。袁氏紀事本末之類。則正史之外。更有他史矣。夫古之史家。名類甚多。而稱史者率宗馬班。則以紀傳之體。自遷獨創。卓然成一家言。而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堪與之亞。後之作者。無有能出二家之範圍者也。史記成於遷。而實采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楚漢春秋以成文。且金匱石室。遷父談已有草創者。則不自遷始矣。史記之後。向歆父子。及馮商揚雄之徒。各有撰述。而班彪亦作後傳六十五篇。則漢書亦不自固始矣。補史記者褚少孫。補漢書者。則固妹昭與馬融等。八表天文志是也。補自褚氏者率多疏誤。不如昭所補之漢書遠甚。裴駰有史記集解。司馬氏並為注釋。良不可廢。漢書有晉灼臣瓚等注。而顏師古為尤善云。范氏後漢書

自謂為體大思精。未免過當。然亦規才也。視史漢固遜。而以較後來。則傑出矣。若袁宏荀悅之作。並有雅婉美者。而荀更勝於袁焉。陳壽三國志。正統不明。然其筆高簡有法。間有度越范氏者。可與三史並傳。顧不為年表。而范書踵之。殊史家之憾也。帝魏退蜀。司馬亟稱其是。不有朱子。孰與正其非哉。晉書創於何法盛。王隱。臧榮緒等十八家。唐太宗初命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就臧榮緒書。重為撰次。後又增顏師古。孔穎達。敬播。李淳風等十三人。共為編定。所謂房喬。即房元齡也。說者謂晉書分纂得人。各盡所長。而天文諸志。更為詳備。顧文多駢儷。殊乖史體矣。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北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以視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

唐之隋書。刪繁補闕。遠篤其上。司馬溫公亦稱其敘事簡徑。貫串南北。為陳壽之亞。夫延壽之合者可取。則諸家之書者宜刪。而八書二史並行。辭多重複。彙而修之。誠當如

聖明之論也。古者著書出一人之手。至唐始用衆人。晉隋二書是已。隋書始於師古。成於魏徵。而長孫無忌。李淳風等。各集其長。如天文五行諸志。綜緻精確。尤軼前所罕見。而儒者多稱五代史不及隋書者。良以紀傳之文。易於流布。志表之文。難於徧誦。而隋書紀傳。實不如五代史之神味故也。唐書先有韋述之一百三十卷。劉昫之二百卷。而劉書尤備。宋仁宗時。詔館臣再為刪修。歐陽氏為紀表志。宋祁為列傳。其進表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然以劉氏書較之。則所省者未必盡可去。而所增者反不皆可錄也。又歐宋往往牴牾。多有

失實之處。是以先儒有行舊書廢新書之說然新書流布日廣。而舊書間有殘缺。完本殊少。此其所以不得並列廿七史中職。梁唐晉漢周皆有史。開寶中命薛居正。盧多遜。扈蒙等修為五代史。論者謂其褒貶失實。仁宗時。歐陽氏重修之。藏其書於家。後朝廷索之刊行。其紀律精密。斷製謹嚴。雖遷固無能過而薛氏之本。學士傳者蓋鮮。是必宜取而上下之。乃可以定其進退取予之是非。以極於至當而不易也。宋史表揚阿魯圖。稱其實歐陽元之筆。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無如是多者。且紀一事而先後不同。述一人而彼此不同。雜亂殊甚。遼史揭奚斯作。金史多出於劉祁元好問之手。三史中金頗可觀。然中多重見。有需芟除者。明洪武中。命宋濂王禕纂修元史。二月二日開局。八月書成。從古修

史。未有是速也。後以元順帝無實錄可徵。未
為完書。復采輯而補綴之。趙璞貫終始其事。
稍有一人作兩傳者。且論斷殊少。舛謬滋多。
臣竊以為四代之史。宜仿南北史五代史例。
就原書而刪潤釐定之。勒為一書。幸際
聖世。人文化成。作者輩出。不慮後人之才不逮古
人也。蓋史有二體。紀傳之體。本尚書之例。而
司馬遷為善。編年之體。本春秋左傳之例。而
司馬光之通鑑為善。朱子本通鑑作綱目。義
理精當。可稱史中之經。南軒之前編。起伏羲
迄周季。書法多未合。明臣之續編。起宋迄元。
中少裁製。微失於繁。然其大旨則不悖朱子
綱目之義也。其他如劉氏之外史。趙氏之吳
越春秋。劉珍等之東觀漢紀。班固之光武功
臣載記。譙周之古史考。王韶之之中興書。習
鑿齒之晉陽秋。檀道鸞之晉春秋。裴子野之

宋略。吳均之齊春秋。裴政之梁太清實錄。陳叔達之前五代史。吳兢之貞觀政要。梁武帝之通史。鄭樵之通志。呂氏之大事紀。陳氏之建隆編。又如穆天子傳。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漢武帝禁中起居注。明帝起居注。天寶遺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諸書。或以備一朝之實錄。或以資博古之異聞。或為紀綱法度之攸關。或為稗官野史之記載。體例甚繁。語草互異。不能枚舉。要以才學識三者衡之。則百家之優劣得失。瞭然可觀矣。曰華茅管見。論古無識。謬以固陋淺鄙之說。畧具梗槩如此。

右第九篇。劉玉麟。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原夫黃牙作判。綠字斯陳。理以數行。妙化解於萬物。象因圖顯。胎經緯於三辰。繁乾坤之苞絡。本中氣為綱綸。運神靈而晉出。乃創制以前民。爾其握乾符。

開泰運。驗卦位於六虛。齊天行於七政。既布策以當期。求歸餘而象閏。推大行以定歷元。惟至人之克敬。爰符載啓照畫昭垂。河圖書之呈象。實歷律之始基。天數生於一。爰用奇而可述。地數起於二。亦主耦而堪窮。在天以九數為極。在地以十數為規。惟五六之居中。成合德之前聲。位事物之紛賾。不出乎二數之推移。日别柔剛。重其五而在天成幹位分次含兩兩。其六而在地為支。天合乎地。得六甲而餘干可準。地合乎天。其五子而餘支可知。此造化之樞紐。緣數若以明時。是故三百六十五度。法天之行。三百六十六日。業歲之候。啓閉偏夫日時。分至按其星宿。鳥火虛昴之不忒。以此而實。晦朔弦望之有常。以茲而制立章蔀紀以步天。建子丑寅而辨斗。伊舉正之惟中。見新合之胡寔。悟消息於坎離。驗盈

盡於後媯。辨秩作於秋成。命羲和而敬授。且
夫律呂正聲。有上宮上黃之序。寒暑合節。協
寅賓寅餞之旬。五位六畫。理攉與於變古。五
典六職。經著效於臣鄰。六氣值日辰。則風雨
晦明弗爽。五味隨月令。則酸鹹辛苦惟均。惟
中也。故品彙悉原乎造化。惟合也。故翕闢適
洽乎經綸。是聞天明道之事。藉仰觀俯察之
入。所以八風和。五辰順。珠斗輝瓊。玉樞朗潤。
參兩大以同流。履三階而居正。妙合而凝。咸
中有變。理非鮮于之所能度。算非洛下之所
能定。術非信都之所能測。數非一行之所能
竟。廓六合以為家。運四時而為柄。洵宇宙之
太和。本我
皇之克聖。洪惟
聖皇。纂光繼序。六位時乘。九功惟敘。得未合之蘊。
滋數該通。秉乾中之傳。網維畢舉。以元德為

璿衡。以保和爲倫类轉一氣於鴻鈞。俾萬物之得所。則有龍馬告瑞。金璧同瓖。五德用徵。適協畢雨箕風之好。三光合契。皇覩景星慶寰之天。調太和之玉燭。曾何計乎歲年。乃知

聖人

天地之大紀。允爲之所先。

賦得山鷄舞鏡

文禽振羽出名山。喜對菱花妙舞翩。皓眼下呈光熠燿。綺霞初映色斑斕。標奇蓮集焦雲繞。動影風來從雨還。火齊承冠分角睞。錦帷張翼闢花叢。誇姿長煥文明會。迹態橫生意象間。五彩彰旋呈瑞質。雙翹蔡耀啓朱顏。妍超靈鵲秉清月。掖異晴踏傍碧巖。漫憶林泉矜耿介。自知毛羽最鮮殷。鸞臺漸近休回步。鶯序非遙欲就班。得稜清輝明炯炯。詎偕凡鳥弄閑燗。越裳翡翠應相並。家服山龍擬共攀。見說

彤庭時飲啄。更看儀鳳徧瀛寰。

黃鍾爲萬事根

本論 黃鍾爲氣數之祖。樂律之原。昔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截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以準陽八相生之法。而六律於茲而出。故黃鍾爲十二律之首。而陰陽之律志管焉。故班固曰。數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本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且黃鍾爲一陽初生之律。故國又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是以樂得之以和。律呂本原曰。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自黃鍾立而律呂定。律呂定而度量衡以生。蓋其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一龠。十龠爲合。積而爲升爲斗爲斛。則五量加矣。一龠之重十有二銖。倍之爲兩。遞加而爲斤爲鈞爲

石。而五權謹矣。度起於黃鍾之長，由分寸以為丈為引，而五度審矣。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本於律。凡所以法天時、地利，導人和，以成一道同風之治者，莫不由乎此。故舜之巡守也，同律度量衡，在修五禮之上，武之行政也，謹權量，審法度之先。人君為民之計，深遠切至，既為之較其飢寒，度其居處，教之農桑之樹藝，董以學校之師儒，亦至詳且備矣。而於權度之間，日用常行之事，猶致謹焉，豈非防其欺偽，戒其澆漓，一使之歸於忠厚也哉。且夫樂之所關，亦鉅矣。古者大司樂設教於成均，其履中蹈和之方，防淫節性之道，皆以樂為之基，此教化之所由肇也。是非氣數之祖，樂律之原乎。故曰為萬事根本云。

經解

臣聞古之載籍極博，六經宗焉，如日月之麗于天，江河之行于地，炳炳烺烺，光

貽宇宙。夐乎尚哉。孟經也者。逕也。與常也。如逕道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故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此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上古雖有墳典卯索。無經之名。戴記始有經解之篇。孔子嘗謂老聃曰。昔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是可證也。經之名數各殊。有所謂五經者。易書詩禮春秋也。有所謂六經者。樂經雖缺。因五禮而猶存其名也。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謂之七經。又兼孝經論語謂之九經。加以公羊穀梁。則謂之十一經。再加以爾雅孟子。則謂之十三經。又有稱三等者。大中小經也。自秦燔後至漢興、始除挾書之禁。文帝武帝表章於前。宣帝肅宗講論於後。其為功甚鉅。唐命孔穎達等纂義疏。至宋而有濂洛關閩之學。其於經義多所發明。可謂集傳注之大成矣。若其頒立學官。或先或

後。各有流別。今請臚其大畧焉。自庖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而易道大備。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元易贊及易論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釋云。易者變易。周普。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今案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並是代號。則周易之稱。乃文王當殷時。作易名周。以別殷也。秦時易以卜筮得存。漢有田何傳易。施讐孟喜梁邱賀費傳之。又有京房受易于焦贛。施孟梁邱京氏四家並立。號為最盛。費直之學。獨為一宗。名古文易。馬融鄭元為之傳注。又荀爽別作傳。魏王弼注之。古易分上下經暨十翼為兩本。弼始以彖象文言歸各爻之下。實非古也。上世帝王之書。凡二千餘篇。孔子刪為百篇。孔騰當秦時。藏於屋壁

漢文求能治書者。濟南伏生。嘗爲秦博士。後以二十九篇教授齊東。帝使晁錯往受之。厥後魯恭王得孔子舊宅科斗書。孔安國作傳。欲上之秘府。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東晉梅賾始奏於朝。而舜典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則齊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者。隋劉炫列諸篇首。而書始全。然嘗考高堂隆所稱。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則魏時已傳有其文矣。司馬遷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十一篇。漢有齊魯毛韓四家。齊詩起於轅固。魯詩起於申培。韓詩毛詩。則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爲傳。四家並故訓之學。毛詩因河間獻王而盛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外傳。然其義頗與詩旨殊。如關雎美后妃之德。而韓以爲刺。他可知矣。春秋傳凡七家。左邱明造膝親受。撰所聞爲傳故事

實該洽。公羊高穀梁赤。皆受經於子夏者也。公穀行最早。左氏晚出。而傳注獨盛。三傳之外。鐸氏微。虞氏春秋。則左氏之支流也。漢初鄒夾與公穀並行。迨西漢末。二氏失傳。惟三傳列為三經。禮始於高堂生。后倉明其業。作曲臺記百八十篇。戴德刪之。及德從子聖存四十六篇。為小戴記。馬融又作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元傳其學。河間獻王得周禮闕冬官一篇。購之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先儒謂冬官有百工而本無官職。有謂六典中有襍出冬官事者。記雖非六典之舊。然亦秦以前文字。俞廷椿作考古編。邱葵因之作周禮定本。以五官中之屬於冬官者。補成一篇。六典適各得六十屬。然究無定論。儀禮存十七篇。士禮居多。朱子嘗以周禮儀禮為經。戴記為傳。作通解集傳。惜其書尚未完備。論語至

漢而有齊魯之分。傳齊論者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張禹最顯。禹又用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訂魯論。名與俱佚。論更有古論語與魯論同但分子張為二篇耳。學庸俱出戴記。朱子謂大學曾子所傳。為補正其錯闕。以石經為古本。中庸最為純粹。諸儒或無異說。孝經為顏芝所藏。其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劉向定為十八章。司馬光重古本為指解。朱子作刊誤。以今文六章。古文七章。前為經。後為傳。遂成定本。爾雅漢志不著撰人名氏。陸氏以釋詁為周公作。今所傳二篇。云自孔子所增。或云子夏所益。其書雖箋釋蟲魚而博綜浩汗。必聖賢所制。或疑叔孫通作。則妄矣。孟子七篇。漢志入儒家類。諸家之論不同。疑之者司馬光。刪之者馮休。翼之者則有陸筠。尊之者又有余允文。自元豐中。程子尊

為四書。後朱子作集注。而始無異議焉。繼之羣經分列。傳注孔繁。昔人云。經猶四瀆。四書猶海也。由瀆而入於海。始得其指歸。惟聖賢之是尊。乃折中於至當。我

國家治化休明。太和翔洽。

聖天子紹開承德。稽古典學。八埏六合。悉感漸仁摩義之歷。彬彬乎與三代同風。奚翅越漢唐而軼兩宋之盛哉。小臣學殖檮昧。仰承

明詔。謹述其梗槩以獻。

史論

臣聞史之為書。體宏義富。事核辭該。採之務其博。而擇之務其精。蓋史者。人君之動作威儀。朝常之是非得失。悉著於篇。以為昭鑒。不特備歷代之興故而已。世世所謂正史者。廿一史也。昔司馬遷世為太史令。本其父談之書。以成史記。起黃帝迄獲麟之歲。上下三千年事。瞭如指掌。洵為紀傳之首。其中景武紀。禮樂律書十篇。元

成閒補少孫補之河渠等志司馬貞補之作音義者徐廣作集解者裴駰也後漢闞臺令班固承父彪家學仿遷史為漢書其女弟昭就東觀紀凡續傳內八表天文志皆昭所補也其書發凡起例華嶠整贍卓乎一代之史裁注之者二十四家顏師古為最諸稱漢書功臣史漢並列作史者必稱班馬范史雖與班馬號三史然文榮於體視二史非其倫矣竊嘗以班之識遷范之識固而歎作史之難蓋蔚宗之所抹又皆鬼環之書且贊滸佻巧於史體為何如哉陳壽三國志帝其太簡裴松之為注事頗明悉壽之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其識見可知矣晉書為藏榮緒本貞觀中以何法盛十家晉史不善詔房喬等再加撰次喬即元齡當時同撰次者褚遂良李淳風李延壽敬播諸人而凡例多出於播天

文律歷。淳風專之。爾以宣武紀等傳論。太宗自為。故總題御撰。惜史論雜以駢儷。多沿六朝餘習。究非正體也。南北史成於李延壽。刪繁補闕。過本史遠甚。至各代之史。如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北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皆備歷朝之事蹟。自成一史。當與南北史並存。隋書魏徵等撰。徵自為序論。天文五行律歷三志。淳風獨作。又詔于志寧等修五代史志。編入隋書。先儒稱其極有倫理。本末兼明。而學者尤稱歐陽修五代史者何也。蓋修嘗改薛居正之本。自成新史。文法史記考據獨詳。收結史為僞。改本出而薛本遂廢劉昫因前述之書。成舊唐書。頗煩冗不均。若新唐書則歐陽修撰記志。惟務參賦。宋祁作列傳。列意詞章。是以一書而體製各異。其登

諸十七史者。即其表中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故也。史之卷帙富者莫如宋。畧者莫如遼。金史得元好問稿本。差勝宋遼二史。然總不及前代。元史成以八閱月。雖宋濂董其事。而舛謬特甚。後人屢欲刪定。而當時稗官流傳益寡。無從正其是非也。若夫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紀傳即廿一史也。編年本春秋之法。司馬光用其例以修通鑑。而朱子綱目一書。則綱仿春秋。目仿左傳。洵可謂全鑑。前編陳桱所輯。續編商輅所輯。皆效朱子體例為之。文頗煩腐。而遺意猶存也。如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諸書。雖得失詳畧之不同。皆可備正史之所未及。至於史之傳信後世。實非易易。觀劉知幾三長之論。袁樞五難之說。則一代之史。必成於巨手。而後作者之精神。炯炯長在簡冊。乃為良史。以臣見聞固陋。

謹攄管見。上之
翽度。伏惟
聖鑒淵涵。俯賜採擇焉。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右第十冊。沈廷芳。

臣聞觀文察理。爰闡
萬象之機。治歷明時。聿顯三才之經。宣五行
而布令。苞萬彙萃生。運六氣以周方。綱維四序
凡璣衡之測驗。悉理數之昭宣。謹按漢志有
云五六天地之中合。孟康注曰。天陽數奇。一
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
六在其中。故曰中合。是知絪縕者帝載之符。
保合者元功之運。體中樞以立極。乾維巽坤
絡交通。應五位以居尊。兩地與參天合撰。故
推以制律。則立均出度。調協氣與宮商。本以
授時。則定策迎辰。正歲功於甲子。識一元之
統會。萬化之權輿也。我
皇上心周易簡。道冠苞符。虎觀談經。麐月麻大報

之奥。石渠分席。窮兩儀四象之神。爻進論討。參稽造化。窮尋源而探始。用觀象以知微。證科手稽首而為之賦。曰自洪濛肇分。高卑始定。儀極攸垂。顯藏各正。氣麗鴻而氤氳。摶欽納而洪靜。蒼才流湯摶之精。黃輿楨柢渾之性。渊幹從於四游。齊往來於七政。觀象緯之周通。昭天人之祇敬。原太一理而涵。二氣交構。關陰闔陽。消施默授。天之中數五。合六位以成章。地之中數六。適五行以順候。位各得而有常。理寓參而適副。奇與偶氣。成數無替。偶與奇來。乇蘊不謬。挍三十六宮之次。法象備乎乾坤。備二十四氣之常。撲緘遍乎復始。爾乃仰鈞軸。俯坤珍。包輿蓋。溥陶甄。測二儀之訢合。推六子之引伸。天始於一。終於九。積至八百一十分。而中之參伍悉協。地始於二。終於十。積至三百六十分。而數之紀會維均。

本乘除以布算合餞之以窮神此則五乘五
剛遞衍於上蟠下際一翕一闢旁通乎利用
前民者矣於是履端居正察表占時初天樞
地班法樹司建斗綱而占候渾神象而揆儀
指以為音則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叶中聲於
四呂推以為歷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配定
位於干支假正不忘分至咸宜制自清臺動
銅儀之渾移職由太史無玉琯之葭灰爾其
容成測晷和仲命疇首綜術數區考鏡擬
劃漏於中星璿璣於往聖稽三統之歷樞
四時之柄紀章蔀以紀元驗朓朒而布令子
陽乎陰之無違小餘大餘之互證異不爽符
契於自然昭宗畢之協應是則土圭致正儀
器率新為代溝象緯括三辰楷大衍於四十
九策驗歲息於三百六旬渾淪一氣胞合無
垠從天三五異位而同功大易著錯綜之義

一六共宗而居北。先天明保合之真。皆因儀以測象。故本天以知人。今

聖天子德懋體元。道隆作紀。上協乾綱。下周撰矩。茁陰陽而五藏其宅。貫清寧而各安其所。修五事以撫辰。握六符而順叙。亦既適協贊於洪鈞。擴生成於寒宇。乃猶參稽化始。推衍象先。溯行生於橐籥。紀位次於方圓。畫璇圖而歆授。秉玉燭以節宣。推歷用明大大紀。考星咸自於初躔。啓茁符之變。與濟濟載之生全。不誠足以彌綸萬化。而兩地參天也哉。賦得山雞舞鏡

靈禽振采出名山。異質爭傳顏五色斑。已向清風頻奮翮。更從明鏡一窺顏。撫翎自愛年華迥。顧影還疑飲啄間。色擬冰黃同熠爚。文垂藻繢共歆論。花冠映麗紛潸簇。繡翼翩躚類轉圜。掩映觀看冰鑑含。空明對拂錦毛披。欲揚還抑睇翩褰。似往仍迷特

側間。豔過畫屏金孔雀。兒分青瑣玉連環。遥
波瀲灩浮沉見。偎岸芙蓉上下扳。斜展翠翹
臨夕照。遥連聳扇動清班。宮櫻新啄流鶯度
禁柳深藏絲燕還。爭似山雞隨鏡舞。長依鴻
天闕。

序觀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黃黃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
節間而吹之。其竅厚而均者為九寸之管。是
名黃鐘。國語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
度也。又漢志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九寸
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故黃鐘乃聲
氣之元。律呂之始。萬事所由根本者也。夫古
之聖人。物度軌則。壹本於律。而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不得不假器以傳之。故立黃鐘之宮。
為六律之首。五聲以經之。八音以緯之。十二
均以命之。六十四調以通之。而品類以和。事

物以理。凡創制顯庸。無不於此立其則。蓋天下之萬象。必始於數。天下之萬數。必本於理。得其理而要其變。則有以集羲頡之和。協天人之極。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黃鍾者。其位在子。於卦為復。於爻為乾之初九。此理之根源。所以定庶功。立民信也。故以之審度而五度審焉。以之嘉量而五量嘉焉。以之謹權衡而五權謹焉。凡為量龠為升為丈為引為銖為兩。悉皆起於黃鍾之數。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者。正謂此也。顧昔人定黃鍾。自漢魏以來。眾論各出。其言校尺者。則如蔡邕之銅龠和峴之景表。以及杜夔荀勗王朴阮逸之流。推駁不一。貴與馬氏既從而非之。其言累黍者則周隋漢魏。代有異制。或以一秬二米。屋於上

黨羊頭山者為準。然胡瑗以橫黍。失之太短。
李照以縱黍。失之太長。惟蔡季通所云多截
竹而吹之。以擬黃鐘之管。最為無弊。是以朱
子稱其說。不可易。而欲考正黃鐘之數者。亦
可於此折衷焉。至若六律六呂。有同位異位
上生下生之異。亦無不以黃鐘定之。蓋審其
圍徑之數。辨其和聲之音。凡空積忽微。自大
呂以下。皆可審度立均。毫釐不爽。是知聖人
制作之精達。通乎微渺。貫乎幽明。識于樂曆
舉萬有不齊之數。無不入其窔奧而槪其會
適。潤乎黃鐘為萬事根本。其理不可誣也。劉
歆三統之論。焉遂生鐘之術。豈不信夫。經
解　經之名何昉乎。於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又戴記有經解篇。則經之名由來
尚矣。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周秦以來。已
有此稱。史謂漢武帝表章六經是也。至宣帝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同樂經亡。故稱五。五經之名始於此。漢初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又後漢書張純通七經。注云七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唐貞觀中。明經取士。以易詩書三禮三傳為九經。後唐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是矣。逮後益以孝經論語為十一經。見於唐劉孝孫之問對焉。又益以爾雅孟子為十三經。而經學大備云。秦時滅學。古經亡缺。漢興。除挾書之禁。購求遺書。於是孔忠所藏。河間獻王所獻。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民間。百年之內。書積如邱山。石室蘭臺彌以充積。而諸儒章句之學出焉。古稱三易。杜子春謂始於伏羲黃帝。皇甫謐宗其說。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鄭康成則謂夏時坤乾之文。謂夏稱連山。殷稱歸藏。周易文王所演。然歸藏漢志不載。連山隋志不載。其為劉氏

僞作。北史明言之。鄭夾漈好奇。獨尊信此二書，宜貴與馬氏訾其非通論也，又易有四家，施孟梁邱，出於田何。宣帝時立學官。京房出於焦贛。元帝時立學官。皆置博士。其後施氏梁邱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惟費直古文易。王弼鄭元皆有注，宋元嘉中。二注並行。自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後遂因仍不改。是其興廢累可觀已。蓋錯受尚書於濟南伏生。伏生年老。乃使女子口授。得二十九篇。是爲今文尚書。魯恭王得壁中科斗書。孔安國詳加釐正。以隸古字寫之。凡五十八篇。是爲古文尚書。安國傳未得立。東萊張霸僞作古文尚書百二篇。世所傳百兩篇者是也。後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一卷。出示衛宏等曰。每患斷經將絕。何幸復得傳之。於是古文始行。唐開元中。明皇不喜古文。詔

集賢學士衛包改從今文。而隸古之書遂變。此則古文今文之大較也。齊詩始於轅固。魯詩始於申培。韓詩始於韓嬰。毛詩始於毛萇。四家異同以百數。而毛詩最優。觀關雎為正風之首。三家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春秋三傳。左氏張本繼末。闡見詳洽。公羊剛制明密。穀梁文淺清約。杜預何休范甯之徒。並為訓解。莫能孤據。漢初又有鄒氏夾氏。建武中皆亡。鐸氏春秋。楚太傅鐸椒所著。虞氏春秋。趙相虞卿所著。各二篇。今無傳。儀禮存者十七篇。高堂生所述。始於士冠禮。終於有司徹。其逸見他書者。猶有遷廟、釁廟、中霤諸篇。宣帝時。后蒼作曲臺記。梁人戴德戴聖。遞相刪述。馬融又補月令明堂位二篇。月令乃呂不韋作。明堂位係述魯事。語多不經。其為漢儒傅會。無可疑者。周禮冬官亡闕。購求不得。以考

工記補之。鄭以序事典之形似耳。林氏華乃以干先王之典罪之。過矣。至壽翁俞氏。又即五官之中。取其合於冬官者。裒多益寡。別為一書。自謂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鄭譏逆陰文歸也。據其言亦有近理者。然章句割裂。有乖僞本。是豈足為折衷哉。若夫齊論二十二篇。王陽最明其業。迨後張禹授魯論以二十篇為定。周氏包氏為之章句。何晏為之集解。孝經顏芝之所藏。凡十八章。其先出孔壁中。是為古本。與今異者四百餘字。爾雅稱為周公作。始於陸氏釋文。然考其辭有曰兕兮僩兮者恂慄也。則非周公之書明矣。其謂子夏所稱說。而門人記以訓詁六藝者。庶幾近之。孟子七篇。諸儒異論。馮休有刪孟。司馬光有疑孟。陸筠有翼孟。余允文有尊孟。按韓昌黎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朱子作集注。一於表

章而無識學庸二篇原載在戴記大學古本適為一篇與今文先後之次不合中庸自宋以前戴顒等已作傳其別為注說而列於四書則始自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而六經所不能外云夫經以明道也與稽昭垂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特其源流撥究自漢唐宋以來有難以臚舉者今承

明問敢依類條對敬陳其畧以備

聖天子採擇焉

史論

自二十一史興而上下數千載之事源流本末燦然可紀史固古今得失之林也考漢唐宋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所載如劉歆之漢紀袁希之漢表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蕭常之續後漢書是二十一史外尚有正史矣又如王韶之中興書裴子野之宋畧陳叔達之前五代史吳兢之貞觀政要呂氏之大事紀是正史外更有他史矣然

劉知幾作史通。謂史分六家。自尚書春秋左傳國語而下。有史記家。漢書家。則馬班其史氏之主臬乎。夫馬班之書。有開其前者。有補其闕者。考漢司馬談爲太史令。廣羅備文。遷因之作史記。班固亦因班彪所著。發凡起例。續成漢書。皆父子繼軌。工於制作。成一家之言。所謂開其前者也。史記百三十篇中。如武帝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等傳。皆會稽褚少孫之所補。班氏書百篇。其八表及天文志。亦其妹昭與待詔東觀馬續爲之。所謂補其闕者也。若夫解釋之詳。則裴駰注史記。又有徐廣劉伯莊司馬貞等。顏師古注漢書。又有韋昭服虔應劭夏侯詠等。互爲訓纂。詳備焉。范蔚宗撰後漢書。自言體大思精。以擬班氏。非但不愧。後人亦並稱三史。蓋由其淵源有劉珍東觀記。其後又得謝承薛瑩司馬彪袁

山松諸人所著述。薈萃而貫通之，故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以視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為較詳矣。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司馬光善其敘事，勁而有體。然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後習鑿齒始正其失。說者又謂其不為儀，庾立傳，衛孔明之怨而語多微詞。號之三史。柳育聞馬。晉書，唐元齡撰。裔其字也。合王韶孫盛干寶何法盛等十入家之史而成。當時太宗命孔穎達敬播于志寧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故事核而情備。南北史成於李延壽，時沈約著宋書，蕭子顯著南齊書，姚思廉著梁陳二書，魏收著魏書。李百藥著北齊書。令狐德棻著周書。延壽總述入代。北起魏盡隋。南起宋盡陳，各八十卷，唐史謂其刪繁補闕。過本史遠甚，司馬光亦稱為近代佳史。陳壽以後，惟此可以亞之，則序

延壽之史。而八書可畧也。六朝之後。隋書為善。貞觀中詔魏徵撰其事。又詔顏師古孔穎達李淳風等分類編纂。各盡其長。故所撰諸志。號稱詳志。雖語多駢麗。而體裁不失。舊唐書劉昫撰。宋嘉祐中復命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其進表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元城以為此正新唐書之失。蓋舊史雖繁畧不均。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是二史固宜並存。以備參考者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自歐陽代五代史出。薛氏之本遂不著。宋史稱其足繼劉向班固。李方叔亦謂司馬子長無以加。惜其不為韓通立傳。為不無遺議耳。宋遼金三史成於元脫脫。贊則歐陽元揭傒斯元好問之徒為之。其書最為繁冗。元史乃明洪武中宋濂王禕所撰。自開局至削稿。不過五六月而已。非

詳加釐正。舉要刪繁。兼以析衷於至當。且夫紀傳之體。仿尚書以成文。編年之例。爲春秋所托始。司馬光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驗如指掌。自謂一生精力。盡於此書。然進曹魏而退昭烈。帝朱梁而寇河東。如斯義例。未爲允當。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左氏。所云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自麟經以來。可與言史者。惟此而已。若夫綱目前編。則明史部郎中渭上南軒所撰。綱目續編。則明大學士商輅奉詔纂修。又若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劉恕之通鑑外紀。李燾之續通鑑長編。舉要。袁樞之紀事本末。陳桱之通鑑續編。以及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書法。汪克寬之考異。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考證。陳濟之正誤。皆可互相參校。比

例以觀其會通者也。夫窮理之要。史次於經。隋王通云。古史所以明道。今史惜以雜文則經與史固有不可歧而二之者。誠博覽精取二十一史。暨通鑑綱目之編。考其源流。得失之故。於以備著作之林。而黼黻

國家之隆盛。豈不休哉。

右第十一冊要之義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伊聖賢之撫臨。端開天以數政。符元化於大鈞。奏兩儀之中正。觀萬彙所由生。表欵者而秖敬。律調聲氣之元。數驗盈虛之證。溯太始於無始。肄有聲而莫竟。探奥實於陰陽。測端倪於動靜。案舊旋機推衡運柄。此訢合所以函萬方。而執中即以綏兆姓。原夫絪縕肇凝。象滋應候。奇耦爰分。聆斯可究。自一而至九者。天以去施。由二而終十者。地以承資。五與六居其中。乃妙合而相副。象雖判乎剛柔。理不隔乎先後。位既得

而益彰。氣以交而彌厚。五為聲而六為律。雄雌和鳴。甲有六而子有五。日辰歸宿。故於倫吹竹。聽者以會其元。容成造端。述之必詳。所授。若乃璣動以不居。躔類引伸。陽氣施穫。孳萌有因。縣六虛之周流。究律本之可循。參天之數。則二十有五。兩地之數。則三十維均。以發五紀。以會三辰。履端乃不愆其序。舉正斯無惑乎民。更歸餘以置閏。合氣朔以有倫。原人事之紛糅。本翕闢之潛移。維天施而地生。受中於以咸宜。中則無偏而無倚。合則不襍而不滿。五行以協而羣生遂。六府以脩而百昌滋。成乎變化。貫乎云為。術不違天。政不失時。乘乾出治。則百官執儀。瑩工亮采。則庶績咸熙。爾乃河出圖以錫瑞。洛出書以啓聖。陳疇敘紀。敬建極而用數。推策占來。遂如響以受命。爰芸筮龜。爰依歌詠。辰告則衆聽遠敷。象

紀則具瞻著令以明六禮之備以復五常之性天神格而地祇享兆民賴而一人慶仰蔚之正色昭堪輿以無垠彼流形而各正章當有而日新匯中極之歎安孰保合夫貞純列文明之攸符沛渥澤於斯人六合為家撫紛紛於同軌居中以御寰環扶於鈞陳懿夫

咸治之濟升進

聖明作而備舉百度貞九功敘孚合堂廉建中當宇時來以健天行離明而照進阻風氣正而太和旁流歲時咸而芸生得所五教明於蒙區六樂諧於鍾虡命官齊政堯唐姚於前期創律協占揆羲軒於古庶夫然則制作運予自然知臨原於體執文章標於雲漢思奇決於淵泉事脩而廣政以驗德備而後志以先故合夫四海九州之衆莫不共戴夫

崇致平法之全

賦得山雞舞鏡

焜煌文羽澤

琛山。彩影徽堂明鏡欄。五色翠光搖碧檻。雙飛綵翅出仙家。萋花開處霞章麗。鸞架張來鱗紋環。溪上誰為圖錦繡。臺前自變好容顏揚翹赴節高隨下。舒翼周規往後還。日映盤龍狀綷繽。風迴舞鳳安青綸。形分一水盈盈隔。隊卻層岡渺渺濛。瑩瑕原同鶴驚舟。翱翔不共鶴鷗間。雲移宮扇臨丹地。華繪天衣射紫闕。振迅芳塵曾照曜。蔑鞋雕砌更璘瓓空中藻並登場豔。象外文騰消日斑。物色總歸宸鑒遠。九苞騫采願追攀。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天下之事。不可勝舉。而必有其原。天下之理。不可勝窮。而必有其要。推其所從生而遡之以相續於無盡。此繼天立極之聖人。創為法制。垂諸後世。而事以理起。舉無有能外焉者也。昔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雌雄並六。以比

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劉歆著其說曰一備數二和聲三審度四嘉量五權衡之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始於一至於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本起於黃鍾也一而十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以備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一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合樂用焉歌奏用焉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積十為寸自寸至引遠以十升而五度以審量者龠合升斗斛也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

龠為合。自合而至於斛。皆以十通加焉。而五量嘉矣。權衡者。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如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也。權有銖兩斤鈞石之差。焉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以制。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之謂五則也。故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同天下之齊風俗也。陶唐命官授時。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蓋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以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起於子而終於亥。終而復始。天地之大紀。該焉。歷代以來。講求愈密。而溯其始。皆起於律。文記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而黃鐘者

又六律之根本也。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武行之而不著。或習焉而不察。致能明其義者甚鮮。不知因端竟委。窮流溯源。起化有自。時措咸宜。惟用力於根本者得之。蓋根深則茂。本實則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其故可思也。若夫縱黍橫黍之辨。漢斛魏尺之殊。羣論紛紜。莫所折衷。苟非荀 阮之神解。季通之心契。詎易測其淵微也哉。

經解 臣聞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聖人繼天立極。作君作師。事編於簡。言書於冊。詔示來世。永為法則。歷代承之。罔敢失墜。尊之為經。頒之學官。俾羣儒脩明講習。是以久遠傳守而不廢。周時詩書禮樂。稱曰四術。東遷以後。王道不著。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遭秦燔書。惟存易卜。

漢惠始除挾書之律。文帝時。始有尚書。武帝。鄒魯梁趙間頗有詩禮春秋。於是五經略具。宣帝時。石渠閣講五經同異。章帝時考詳於白虎觀。熹平間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七畧稱六藝者六經也。兼樂記而言也。七經之名。則稱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左氏論語也。九經則兼周易孝經。十一經則增公穀。十三經則益以爾雅孟子也。昔者伏羲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及乎三代。夏曰連山。以首艮而言。殷曰歸藏。以首坤而言。周曰周易。以別夏殷而言。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康成釋連山曰。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釋歸藏曰。萬物莫不歸藏其中。釋周易曰。周普無所不備。然其說實無明據也。周易。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秦火後失說卦一篇。河內女子得之。自魯商瞿子木。五傳而授

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時梁邱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惟鄭康成王弼二注。歷宋而邵程繼起。至朱子集成理數兼疏。其義遠矣。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傳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孔安國作傳。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舜典始全。注疏而後。推蔡傳為最。詩自子夏傳後。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訓詁。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鄭康成作箋。三家之詩遂廢。春秋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又有鄒

氏夾氏為四家。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於東漢。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而鐸氏微虞卿微二書。皆失傳。至章帝時。左氏大興。公穀浸微。然俱立於國學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出於淹中。后蒼傳十七篇。曰曲臺禮。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倉授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小戴慶氏三家。戴德始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四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注。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至新莽時。始置博士以行於世。自劉歆及安石行之一再階亂。後儒疑之。然法度具存。朱子歎其廣大精微。誠篤論也。論語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齊論者。齊人所

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張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合而考之。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為定。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出屋壁中。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所傳十八章是也。唐明皇取王肅等六家之說。參仿孔鄭舊義。行於太學。至宋司馬君實。宗古文為指解。朱子又為刊誤。行於世。大學中庸本載戴記。程子特表之。以配論孟。朱子取之。故古本大學。改為今本。特補格致一傳。孟子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後漢趙岐注而刪之。惟存七篇。宋馮休著書十七篇。論孟子書中有門人附益者。宜刪去之。司馬光著疑孟一卷。蓋論性不盡。以孟子之言為非也。陸筠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平園稱其篤志。余允文以司馬疑孟。及李覯等非孟。故辨之。為五卷。又二卷。

則攻刺孟者及議論與孟子異者可謂孟氏之功臣也已爾雅陸氏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今世所傳或言孔子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要之經以垂訓於後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功為最鉅至唐而詁解益密歷宋而更參性命之微窮理者可無餘憾焉夫以經籍大備之餘遭逢

盛治正學昌明誠博觀以廣其識繼以擇其要繼以扶其蘊則窮經之道得而經世亦不外乎是矣

史論

古者天子置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周禮所稱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有五焉諸侯各有國史分掌其職若晉太史齊太史見於春秋傳者是也春秋孔子所脩雖史也而尊為經矣武帝置太史公司馬談父子世居其官採

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成史記一百三十篇雖史官舊文而體制獨創後世作史者咸宗之補之者褚少孫集注者裴駰也班固漢書繼父彪而作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和帝詔其女弟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顏師古注解世稱班史忠臣馬范史自稱體大思精於詞太過然類次整齊格律精深所以繼班馬而並稱也若荀悅之漢紀辭約事詳袁宏之後漢紀損益精嚴皆號佳史陳壽三國志初成人稱其善敘事帝魏者以業晉之所承耳未可以厚非也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證類例其當成於眾手有叢冗之譏焉若沈約之宋

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備數以紀一朝而已。自李延壽南北史出。刪繁補闕。論者謂其過本史遠甚。故八書雖不廢。而延壽之作。巍然出乎隋書惟志最善。本末兼明。極有倫理。由善用志寧淳風等之才也。舊唐書多所闕略。故宋仁宗詔脩之。歐陽紀志。宋祁列傳。書成稱事增文省。宜勝於舊。而非出一手。未為全善。列傳字多奇澁。議者譬之。舊書不得列於十七史者。以宗新而不敢收舊也。梁唐晉漢周舊。開寶中詔脩之。薛居正監其事。後歐陽脩以其書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沒後始聞於朝。取以刊行。人稱能繼馬史。故薛氏之書寖微矣。宋遼金史。比於自鄶以下。元史義例多缺。實以成於倉猝。後人欲為刪定。非網羅遺逸。胸具別裁者。未

易也。夫正史之專稱二十一史者。以皆紀傳之體也。若編年之體則淵源於左氏。繼之者為漢紀。至宋而通鑑成於涑水。綱目正於紫陽。編年者無能出其範圍。金仁山之前編。商輅等之續編。皆遵而行之者也。世謂作史三長。其論之發於知幾。誠無以易也。史通一書。訶古人。鮮能免者。而劉所自運。未有以表厥長。可知著作之不易而矣。然則讀史者留意於因革損益之實。兵農食貨之制。舉千百年之興敗。瞭如指掌。洞悉胸中。將不徒擅長於蘭臺石室。而所以潤色

皇猷。用襄

朝廷之隆理者。必有在矣。

右十二冊汪士鐸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聖天子膺鴻圖。凝寶命。撫三辰。齊七政。順時而行。以人為炳。陰陽燮邕。協兩大之中。奇偶均調

運四時之正。蓋默參乎河洛之心源。亦潛契乎味術之餘聞。故其贊化也。本於誠。而其揆時也。主於敬。究五六之淵微。貽天地之精縕。兩其為五也。自一至九。而五位乎中。其為六也。自二至十而六隨其後。因三得五。而左旋者至此而窮。明因四得六。而右轉者及茲而博厚。五五則二十有五。而大行之數之本義文而無疑。六六則三十有六。而四時之度定之唐虞。而通揆。乾坤之桀藹。上騰下降。而剛柔以和。亨壽之流行。此生彼成。而健順相始試觀夫氣至斯而益暢。化至是而遂神。萬彙資始而富有。百昌滋生而日新。於以絪絪縕縕。問問淳淳。兩伏羲之真。萬象皆春。和風甘雨。阜物識民。此周孔因之而繁象。而朱邵得此以闡精也。蓋自龍馬負圖。則八卦斯畫。神龜出洛。則九疇是叙。陰則為偶。陽則為奇。天一

地二之文般之而無盡藏九覆一之位著之而不迷淵一元於太極生四象於兩儀日有六甲衣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六期為牖五歲為周五六而氣運之用宜雖前後之有間賁左右之相隨胎合靡遺而日月經其度居中以御而寒著定以時彼一行未尺採其與而守敬莫能測其奇況乎述者為明作者為聖六位時柔五氣交嘖洋溢乎太虛循傑乎然運錯綜以考而五制不能紊其規參伍以推而六節於以調其丞以稽暴度而杪忽無訛以察歲差而看餞胥定若夫希契立閏卦位各異克夫著象議論互隱惟河洛之聚訟不一符五六之至理莫論則之者先璺發之者後人五包六章而十二之衣旋相為本五音六律而十二之管不致奪倫闡妙合之微旨作奕禩之師程被其管窺者猗壓藝

測者幽讚探作解事。忘若策之情文。別有會心。昧參兩之倚數。周知三十之樞機。莫辨二中於叅叅。與其玩忽而推移。孰若居敬以作所。惟我

皇上恭同舜日。欽協堯年。體元紹後。衣德承先。法乾而自強不息。賁益而日進。能逐致中而天地成位。致和而萬物胥安。嘗苞符之秘。發甲乙之編。故能復載無私。執厥中而精一之傳欽若清寧。永奠用保合而太和之氣盎然。

賦得山雞舞鏡　翠翟由來戀碧山。為休天銳列人窺妝。矜靈異。逢清賞。却喜澄輝鑑好顏。顧影離縱心信激。窺人中拂枝多嫻。翩翩乍似探珠。風。欹側渾鼓。墜玉鬟。機工七襄齊往復。花還五色。雜紅殷。芳塵蹴踏。芰紋亂。雪色迴旋。墨袤斑。翔步儀容誇翩翩。長鳴何待叶關關。偶隨翠翮春屏下。好趁霓裳彩月間。

自是雲霞雜更合。莫猜風雨去仍還。兩階干羽和三徵。七德旌旄震八瑩。地近端協分襟瓓。身覲鳳闕耀璃瓓。舞餘延佇彤墀望。仁壽高懸萬象開。

黃鐘為萬事根本論

聖王之御世也。同律度量衡。夫律有高下。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而皆統於黃鐘之管。是律度量衡皆其枝葉。而黃鐘猶木之根本。此蔡元定本之漢志以為說。誠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昔者黃帝截嶰谷之筩為十二焉。而絫黍以為之數。陽則為律。陰則為呂。黃鐘子律也。於月為十一月。而於卦為復。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也。然而闕石和鈞。無不本之於此。故凡長短大小經重之羨。一以黃鐘之數為之準。且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事象矣。孰有外於長短大小輕重哉。彼其自分而寸。自寸而尺而丈而引。以

黃鍾度之。而長短帶差矣。自龠而合。自合而升而斗而斛。以黃鍾較之。而大小不爽矣。自銖而兩。自兩而斤而鈞而石。以黃鍾權之。而輕重帶清矣。故聖人之制器也。既竭心思焉。遂足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占天之時。察地之利。窮物之變。盡人之情。一舉而萬善咸備焉。豈僅僅如後世私慧小智之為哉。然則其所謂同之之者何也。亦曰中而已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黃鍾為本。而倫之以中。則六律正。六律既正。而凡度量衡之事。遂無不成矣。夫授時有書。而書本於律。齊民有政。而政亦本乎律。信乎六律者萬事之根本。而黃鍾者非六律之根本乎。

經解

聖作為經。賢作為傳。依古以來。昭垂於天壤者。莫如六經。六經者易詩書禮樂春秋是也。迨後樂經失傳。漢武以後。乃立五經博士為

教授。殆如五緯經天。五嶽鎮地。有並行而不可易者。漢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還教吏民。於是有稱七經者。按漢志六藝九種無周禮儀禮。有樂與小學。其後樂亡。唐又合鍾律稱為九經。後唐時亦校九經。鏤本於太學。則又有稱九經者。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六經共緯為十二經。考南史周續之通十經。說者以易詩書外。三禮三傳。而論語孝經合為一經。故名。則夫分論語孝經為十一經。益孟子爾雅為十三經。唐選舉志可考而知也。易之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雖用於夏殷。然古有三墳昉於伏羲神農黃帝。雖世遠年湮。多未可信。周易始於庖犧。古所謂八索者是。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乃首乾。遂名周易。當秦時謂為卜筮之書。得不廢。傳周易者。有田何至施孟梁邱並名家。而亂於京房費直。尚書伏

生所傳。凡二十九篇。是錯以隸書録之。謂之今文。又得河內女子獻僞泰誓一篇。並傳於世。逮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為之傳。東晉時梅賾始奏上之。其後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舜典。比馬融所注多二十八字。列之學官。尚論者言人人殊。固有未可盡信者。詩有齊魯韓毛四家。齊則轅固。魯則申培。韓則韓嬰。而毛萇之傳獨善。故毛詩獨傳。春秋左氏去聖人未遠。然後世謂其失之誣。公羊高失之俗。穀梁赤失之陋。漢初有公穀鄒夾四家並行。其後鄒氏無師。夾氏亡而鐸氏虞氏則皆得左氏之傳者。今亦不可從考矣。禮始於高堂生。傳於后倉曲臺記。其後有二戴與慶普之學。慶氏失傳。戴聖復刪戴德之八十五篇為四十六篇。馬融又增明堂位月令樂記為四十九篇。而小戴獨立於學官。

至周禮一書。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基也。五官既備。獨闕冬官。劉歆以考工補之。而其說者以為不類。如以羔補狐。以縞補緇。夫太元自揚。何必云易。離騷自屈。何必云詩。考工自記。何必云禮。故俞廷椿謂冬官已雜見五官中。可以無補。他若儀禮十七篇。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樂史謂其可疑者五。韓昌黎苦其難讀。不知儀禮。經也。有所謂經禮三百是也。禮記。傳也。所謂曲禮三千是也。朱子採鄉國王朝諸禮。而以諸儀附諸禮之後。旁及白虎通諸書。彙成一編。是為通解。其後門人黃幹紹成之。論語有魯論齊論。傳魯論者。與齊夏侯勝諸人是也。傳齊論者。王吉宋畸諸人是也。惟王陽名家。今所傳者。張禹論語而已。孝經賴顏芝以傳。始於十八章。錯而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獨主古本。劉炫宗之不改。大學

出自戴記。戴記所載者古文也。程朱更定者今文也。若石經及伊川諸本。其序次多不類。蓋自宋天聖中。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其後程朱大儒。復採中庸一篇。別為詮說。與語孟並行。於茲垂五百餘年矣。爾雅多志蟲魚鳥獸。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顯。謂作於周公。而成於子夏。似亦可信。孟子七篇。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當時若馮休之刪孟。司馬光之疑孟。陸筠之翼孟。余允文之尊孟。其取舍固不侔也。且夫注疏箋釋。備於漢唐。若劉向馬融。鄭衆。鄭元。王肅。王弼。以及賈公彥。孔穎達。陸德明。顏師古輩。皆卓卓可傳者。朱程而後。尹楊游謝。黃陳輔蔡諸賢。各有闡發。降而何王金許之倫。莫不開來繼往。各以其所師承。尊聞而行知。其為羽翼經傳。則一而已。我

皇上聖學淵源。尊經重道。特見六經之盛。如日月

經天。江河行地。正學昌明。士風丕振。雖揔美
唐虞無難也。史論史之作也。所以紀當
時之行事。傳一代之典章。自春秋作而史之
事大備。蓋其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漢自司
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有本紀。有年表。
有世家。有列傳。惟八書尚多未就。其後褚少
孫補成之。東漢以來。班固繼父彪以修漢史。
後又得女弟昭。續成十志。以紀國家之掌故。
故漢世惟班馬並稱。范蔚宗後漢書自謂
無愧良史。然抑董宣之節義。升蔡琰於列女。
褒貶已失其實矣。而王喬抱朴子左慈之類
修談不厭。似近於誕妄而不經。荀悅倣左氏
之體而作前漢紀。袁宏剪范史之纖。而作東
漢紀。當時皆謂突過本史。陳壽三國志。帝退
北蜀。正統已紊。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已糾其
失。然王通司馬光咸稱之。晉書有何法盛等

十八家。皆未盡善。唐太宗命房喬褚遂良許敬宗等再加撰次。元齡字喬年。史稱房喬即元齡也。後又增十三人共襄厥事。惟其文多駢儷。於史體未協。仍取沈約之舊。尤不足徵耳。南北二史。皆成於李延壽。司馬溫公稱之為良史。其時南則有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父子之梁陳二書。北則有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皆與南北史重說。益見須未有業而脩之者。隋書為魏徵諸人所撰。而諸志兼述五代。綜數尤工。鄭夾漈稱其極有倫理。唐書始於韋述。而劉昫復增成之。無論大義乖判。其辭過俚而不文。其體過冗而靡。即歐陽脩宋祁撰為新書。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繁哉。若歐陽五代史。論者謂可上接班范。則薛居正輩諸史。其不足復傳也。固宜。宋遼金三史。成

於脫脫諸人之手。繁而易訛。元史作於胡粹中。明太祖命宋濂王禕等重脩之。其人非不足以任史事。其文章非不足以貽與冊。而為期甚迫。舛謬宜多。夫稗官野史。每有可觀。斷簡殘編。足供採擇。每慨宋遼金元諸史。成於眾人之手。篇帙浩繁。意見互異。魯魚亥豕。積頁盈編。有心纂輯者。思取李燾之長編。陳桱之續編。金履祥之前編。商輅之續綱目。與夫元明以來諸儒之論哉。而刪定之。以成前代之佳史。不亦偉哉。至若司馬光本春秋之法為資治通鑑。此編年體之最善者。若胡文定之舉要補遺。所以救通鑑之失也。劉恕之外紀。所以補通鑑之闕也。苟欲繼麟經而為諸史之析中。其推朱子之綱目乎。綱仿春秋。下兼採羣史之長。目仿左氏。而糾合諸儒之粹表歲以首年。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固年

以著統。則統著於下。而人道定矣。大書以提要。則大綱舉而鑒戒昭矣。分注以備言。則衆目舉而幾微著矣。其間微言奥義。不可勝舉。而大旨之所在。要皆明正統而定名分也。夫作史者。貴行四事而稽五志。四事者。重委任。假歲月。專職業。倣遺書。五志者。達道義。彰法戒。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此荀彧之論而干寶釋之。我

皇上德邁五帝。道埒三王。乃猶莊敬日彊。所其無逸。晨披鉛槧。夕擁縹緗。羅二十一史於心胸。辨億萬年之是非邪正。小臣罔陋。不足以仰畫

高深之萬一。竊念纂修前史。必得如朱子其人者。以春秋之法。行綱目之事。於以賡唐虞之雅化。而操著作之經綸。是有望

聖天子之稽五志。行四事也矣。

右第十三冊陳

土壤。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尋圖書之秘奧。知律歷之相因。有生成之中數。為陰陽之達均。陽為奇分。自一而通於九。陰為偶分。自二以次乎旬。奇則三與七俱同列以進。偶則四與八亦聯耦以陳。惟中數之得位。見作合之相親。天以五分。分一陰一陽於十日。地以六分。布十剛一柔於十二辰。干支合而成歲紀。氣味合而普化神。淵降衷於上帝。適受中於下民。圖則五運六為坤而奠於北。書則五戊六於乾而趨乎宮。揭中宮之土德。開子半之陽春。雖自然之法象。待推演於聖人。始大撓。算由隸首。驗攝提於丑未。紀困敦於甲戊。測躔望於羲娥。察縮盈於星宿。有中法之可稽。參五六以考究。六以當期歲之寒燠。五以辨月行之宵晝。支以六紀。周流三十六宮。日以五

遂。順布七十二候。積八百十分。即得章數之元。歷二十四位。仍起牽牛之舊。渾儀則赤交黃會。東角西婁。土圭則夏短冬長。子復午姤五加六。則十一括終始之根。六除五。則太乙包行生之富。五其六可符共乾之從。六其五亦合一合之守。谿端俛於穹[illegible]推闢闔於穹宙雖三統之循環。總一元之相授。得中而舉正靡差。有合而對時。始茂若夫量盈虛於爻卦別清濁於神絃。聲惟五分。象夫五行之生剋。律維六分。助以六間而具全。即有變徵變宮。二少原無殊號。雖列編鐘編磬。猶肆第曰在懸。五生六則十二之當以制。六正五則六十之律以傳。鳳鳥嘤喈而雌雄十應。華鯨鞳鞳而宫羽昭宣。然而五聲尚宫。惟宫處天五之正位。六律尚黃。惟黃握地六之中權。拱至尊於含之。肇孳育於幽泉。在木角金商之上。

閒未林寅太之先中處之數積陽為九九八十一合德之數至亥貫十七萬七千仕方田與粟米極句股以察弦乘除於河圖而有準加減於洛書而靡愆惟黃鍾之宮也見天地之合焉原夫創始施生無細無巨五參天以立規六兩地而執矩曰貞陰而抱陽聿成男而成女俱太極之散殊共无妄之物與臧府具而湯液宣性情凝而彝倫敘信為本而仁義禮知不虛思作睿而視聰貌言咸舉悟妙合之有原識致中之居所天地交矣大君則之黃貫冠乎五色土兼旺於四時事物臣民同心以為役前後左右普照以無私蓋天數至五而生之功已就地數至六而成之量方滋合生成於栽成輔相參易簡於覆載高卑維

天。惟
天啓
聖、握珠裳。明金鏡。樂統天以同和。禮法地以合敬。
執厥中而六府修。建皇極而五福備。敷五典
而帝載熙。敕六樂而官方正。平六符於泰階
撫五辰於斗柄。調玉燭於方家。居考鼓灰於月
令。啓苞符以燠八荒。在璿璣以齊七政。湛文
明於離照。溥恩膏於巽命。信合撰於清寧。與
熙華而比盛。方億萬以斯年。賡
一人之有慶。賦得山雞舞鏡
虞羅遠致珍禽
集。羈翼難窺舞態。嫦娥明鏡巧懸光。照灼麗容
鸞觀錦斑斕。似臨曲檻澄空翠。却忘雕籠認
故山。文耀彩鸞惶並翥。冷燕獨鶴性偏慳。凝
睇顧步軒仍輕。研睨舒矜往復還。節應桑林
呈合變。工同渝曲度幽閑。綺臺晚日翔舫翦。
洛浦凌波響珮環。儷侶命儔情孰是。分驂並

景繪臙難。閒人袨服休垂手。座客華筵笑解顏。共訝迴風生羽翮。早傳奇采動江關。形圖月殿清虛界。影入銀河碧落間。好趁賓鴻來聖代。高聲低調出塵寰。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言道者必溯太極。言數者必溯黃鍾。此非有精粗神迹之判也。太極者黃鍾之至理。黃鍾者太極之元氣。始生萬物。位居中央。於聲為宮。於行為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於統為天。於時為日南至。氣之母而聲之君也。是以舉天下千變萬化之氣與數。莫不由之以生。即謂萬事之太極也可。旨式黃鍾為萬事根本之說也。試論之。黃帝製律。以象鳳鳴。首曰黃鍾。其長九寸。其數九九。從而通相損益。以極於應鍾。而十二律備。黃鍾正則十二律皆正。而天下之聲無不正。大樂所以同和天地。感格幽明。類至百物。移易天下之風俗。而鼓舞

至神者黃鍾之為也。然則謂十二律為樂之根本。而黃鍾為十一律之根本。此亦善於言黃鍾者矣。雖然。烏足以盡黃鍾哉。今夫天下事之大端有五。備數。審度。嘉量。權衡。與和聲並重者也。而是四者。則無一不本於黃鍾。數之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本起於黃鍾積三之數。度之刌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長。量之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龠。權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本起於黃鍾積黍之重。書曰同律度量衡。冠律於度量衡之上。凡以是也。至於布著而掛扐卦文應焉。畫象而規矩準繩應焉。演為歷算。而春夏秋冬之節氣。章蔀紀元之積分應焉。推而族姓始於吹律。軍聲辨於執龠。星土準於旋宮。

天下無有一事不本於黃鍾也者又奚啻括
羲和廷尉鴻臚大司農之所掌已哉以其為
施種之初也故曰鍾以其為五色之尊也故
曰黃陰陽初合德氣種於子以化生萬物故由
孳萌而紐芽而引達而冒茆而振美而已滅
者生氣之通自乾初九以至上九也其由穹
布而昧薆而申堅而留揫而畢入而該閡者
生氣之復自坤初六以至上六也變化不窮
以黃鍾為樞紐如木之始於根而布於幹以
暢於枝如水之始於夲而流為川以放於海
班志所謂究極中和為萬物元又謂太極元
氣函三為一信善於言黃鍾者歟柳又有說
有天地之黃鍾有人心之黃鍾天地之黃鍾
月令是也故孔子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而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也人心之黃鍾喜
怒哀樂之未發是也故中庸以中為天下之

人本也。處兩大之中者為人。宰四海之中者為君。君之所以理萬幾而康萬國者。豈有他哉。心而已。君之所以宅心者。豈有他哉。中而已。致中以致和。而天地協應。兆民阜成。百昌茂遂。將所謂黃鍾者。不在區區之器數。而在道法矣。書曰皇建其有極。此即萬事根本之說也歟。

經解

臣聞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江河海嶽。在人為仁義禮知信之德。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為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為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始。然秦宓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則武帝以前。稱經或不止於五。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也。劉敞七經小傳。又舉詩書

春秋三禮論語焉。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為九經。開成中。刊定九經於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其易詩書三禮三傳皆分。而孝經與論語合。稱為十經。又與孟子爾雅稱十三經。此其大略也。遭秦滅學。周易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賴孔氏後人藏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邱伯申培高堂生顏芝輩。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晁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於博士。賈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為容。韓生之內外傳。經學浸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孔壁滄中。科斗竹簡。或上秘府。或進河間。自獻書路開。凡數十年而後。篇籍稍備。上有雄材之英主。下有好學之賢王。固宜儒術蔚然復

興也。經文讐正。始於河平。刊石始於熹平。鏤板始於長興。至開寶端拱。相繼校刊。頒布遍山陬海澨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世而不名。著錄者編而爲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一展卷而授受同異瞭如。即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穀。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書大傳及三禮有鄭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孫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諸家不同之大致。亦皆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用一家之說。孔穎達於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於書用孔安國傳。於詩用毛傳鄭箋。於禮記用鄭注。於

春秋左傳用杜預集解。賈公彥於儀禮周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何晏集解。爾雅用郭璞注。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世取人必曰經中博士。蓋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為明經之式。為途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為大小中經。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未害廢一。自宋熙寧變法。而春秋且廢矣。自元延祐用八比取士。於是四書五經外。禮與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哉。三易棄於太卜。周禮明有可徵。真建寅而連山首艮。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黃帝已先名之。至周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讎孟喜梁邱賀並出田何。京房別從焦贛。四家立學官。費直與高氏

祇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生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於孔壁。久未得立。至東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始申公。韓始韓嬰。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穀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並三傳爲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已絶。若鐸椒虞卿所著。其皆左傳之羽翼歟。禮自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者儀禮也。后倉著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大戴之刪曲臺。與小戴之刪大戴。亦儀禮之注解也。若夫以禮記爲小戴之書。其誤始於隋志。傾漢志本自判然。蓋即所云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於獻王。冬

官猶闕獻王適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六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是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禮大射燕禮不爲士說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言古經及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天子之說乎古論語及魯論二十篇齊二十二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禹今所傳者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孝經古本今出所解書朱子則皆分經傳焉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云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說無定論孟子於孝文時即立博士自東京趙邠卿外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論也馮休刪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

疑孟。識見傾出陸筠余允文下。何哉。中庸本
與大學俱爲禮記一篇。而孤行於世。漢即有
中庸說矣。至宋程朱。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
四書之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
又五經之輪轅也。兩間不易之常道。於斯焉
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川之奠定矣。我
皇上治法唐虞。道溯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
成天下。經學昌明。炳炳烺烺。振古未有倫比。
又何漢唐宋之足云。臣謹對。史論自尚
書春秋。準左右史之法。各爲一體。而漢以後
之史體。亦分爲二。司馬遷仿尚書。創爲紀傳
班固因之以成漢書。後世爲史者。弗能易。今
所稱二十一史是也。夫以一代之史。作者多
至數十家。其後乃推一史爲正。累代皆然。然
求史才如遷固。不可得也。求遷固不可得。況
求駕遷固而上之乎。彼遷史不始遷也。父談

開其先。而又補少孫補也。固史不始固也。父彪開其先。而又女弟昭踵成也。遷史有裴徐鄒許劉之音解。而唐司馬貞之索隱爲最。固史有服虔孟晉諸家之注解。而唐顏師古爲最。二史尚矣。蔚宗後書。自稱體大思精。毋亦班固劉珍之紀載。崔寔邊韶延篤朱穆盧植馬日磾蔡邕楊彪之述作。本自詳贍。謝承華嶠謝沈袁山松之後書。各有可觀。萃衆長者易爲力乎。然以較二史。則有間矣。荀悅漢紀二十篇。詞約事詳。袁宏後漢紀三十卷。號爲精密。特以世范目紀傳爲正史。故以編年爲旁書也。陳壽負良史才。致張華稱善。夏侯毀筆。范頵贊其辭多勸戒。固亦不誣。而紀魏傳蜀。終乘大統。後儒譏之。然足與二史頡頏此書而已。晉史自陸機王隱干寶何法盛臧榮緒而下。作者十八家。唐太宗謂其才非良史

書剏實錄。乃詔房喬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元馭劉允之楊仁卿令狐德棻李延壽張文恭李安儀李懷儼等二十一人。或分掌著述。或考正義類。而凡例出敬播者為多。然廣採世說搜神。贊論併尚駢儷。終非史體。房即房元齡也。沈約之宋。蕭子顯之齊。姚思廉之梁陳。魏收之魏。李百藥之北齊。令狐德棻之北周。皆為一代專史。而南北分土。彼此相訾。辭皆失實。李延壽繼成父志。乃括宋至陳為南史。括後魏至隋為北史。唐書稱其述過本書。然好稗官小說。而於志闕如。又不若宋齊北魏三書。於典章制度為該備也。魏徵等撰隋書。其志三十卷。用于志寧李淳風諸人之所長。歷久始就。故晉隋之志俱善。而隋又詳贍。足繼班書。唐自令狐德棻吳兢韋述。

柳芳于休烈等賡續撰述事迹畧備石晉宰相劉昫為紀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說者謂其繁簡不均多所闕漏宋嘉祐中歐陽修宋祁新書成表稱文省於前事加於舊雖子京語尚僻澁取譏當時然其於舊書也廢舊傳六十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志三表四刋正補綴之功斯亦勤矣必謂新不如舊豈通論哉薛居正五代舊史胡旦以為褒貶失實歐陽修輯之如家人五代之臣死節死事一行襍傳皆自剏義例有關綱常文章之美幾與遷固同風而事實或漏是以後人莫不艷其才而亦不免或思舊史也宋遼金之三史俱出元臣脫脫等遼史踈畧其無足怪宋史繁冗特甚尋常之事功亦有專傳數見之奏疏敷衍成篇卷帙幾五百而遺事仍多葢新唐之弊在節省宋史之弊在鋪張過猶不及

其爲失均耳。金史於三史中稍稱明簡。以野
史之亭。歸潛之志。具有可徵故也。史之訛舛
至元而極。或一事互書。或一人兩傳。皆未暇
審定。夫以宋濂王禕等。皆耆儒宿學。觀其凡
例。紀準兩漢。志準宋史。表準遼金。傳參酌於
累代。亦云善矣。而其書則并宋與金之不若。
何哉。限期太迫。以十三月而成一代之書。雖
遷固不能工也。史之善。莫如世其家。次則莫
如專其人。又次則寬其歲月。遷固。世其家者
也。李德林百藥。姚察思廉。李大師延壽亦世
其家者也。陳壽范蔚宗沈約蕭子顯魏收。及
歐陽修於五代。則專其人者也。至開局分任
衆臣。自唐修晉隋二書始。而宋以下皆因之。
然修元史之歲月太促矣。是二十一書。有史
官之史。有文人之史。有小人之史。遷固其史
官之史乎。陳壽簡質。猶爲近之。李延壽瑣碎。

則史而流於稗矣。蔚宗小人也。其書文人之史也。歐陽修君子也。其書亦文人之史也。北齊北周梁陳皆然。而陳周為優。南齊最下。此固曾鞏所謂才不可強者也。隋書雖雜出於衆文人。而其文則史官之史矣。宋魏二書。直以小人為小人之史耳。何足道哉。君子所以致慨於裴子野魏澹二書之失傳也。若夫編年之書。漢紀之後。代多作者。與正史並。宋司馬光奉詔撰通鑑。劉攽劉恕范祖禹以分其任。修之十九年而書成。起周威烈王。至後周顯德。治道得失。如指諸掌。朱子因而綱春秋。目仿左傳。天道明而人事備。筆削謹嚴。能正通鑑之失。而變其體。麟經而後。未有若此書者也。總之史才最難。非劉知幾所謂兼三長者。未足當之。而其人非有聖賢之道。公正之心。雖具三長。不無餘憾。史豈易言乎。史

如遇圖至矣還失而圖識之。圖失而蔚宗識鑑之、王通且謂史之失自遷固始。編年如通鑑至矣。而帝魏寇蜀。不能引習鑿齒蕭常之書、武后中宗不能援沈既濟孫樵之議。其餘差誤。得綱目而大義始明、又況外此之紛紛撰記者哉。正史之外、有史稗史野史。每書藝文經籍志。其篇目浩如烟海、其可佐正史而補缺畧。如古史。漢紀、元經、唐鑑南唐書。東都事畧隆平集。名臣事畧諸書。參考互訂。豈無待於博雅之士徵、臣淺陋不足以應

明詔之問。臣謹對。

右第十四冊齊名南、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皇上握乾符。基命撫三辰。齊七政。日月並其升恒。星雲昭其景慶。河洛溯太極之原、象緯運四時之柄。天自一以至九、而五執其樞。地自二以至十。而六順其性。惟叅齋之昭宣。知氣

機之協應理推其朔本陰陽奇耦之相乘數積於微累百千萬億而悉定占驗有待於窮原而分布必先於主敬然夫健順攸分絪緼初媾體動靜之互根察音聲之迭奏始孕物於黃鍾旋紐陽於太蔟或積氣而鳳琯克諧或宣幽而鯨鐘可扣天以五施種五聲遣上夫宮協地以六孳萌六氣皆循其候由居中而悉協清寧斯會合而轉旋左右既叶律於音宮亦占時於刻漏此伶倫有懈竹之吹而唐帝重璣衡之授蓋以龍師紀令鳳鳥司晨大撓始定洛下初陳六甲連日丑子分辰知十一之骨會悟參兩之相因五五則二十有五衍其數六六則三百六十紀其向推章中統中之悉備識元法通法之皆真總轉環而起子當竊餞以惟當宙普生成於兩大勤率作於萬民爾乃仰觀天象俯察地維驗諸盈縮考

余距。銀帶初縈側翠鬟、作態羞隨鸞鏡鬥。文身高出鵷鵠斑。春翠振羽蹲蹲轉。秋水寒光拍拍遲。辟上芰生採的蝶。匣中波動對游淺紅衿璀璨齊丹鳥。繡纈襳褷朦白嘴。表裏迴翔原熠燿影形盤互更𧝎纚竄從錫粉神相浹。比似霓裳態最嫻。

盛世幸依仁壽鏡。願隨梧鳳叶岐山。

黃鐘爲萬事根本論

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莫不根本於黃鐘。以爲起數之原。夫數協于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此其事幾起爲繁賾之數而不可紀極者矣。不知擧始黃鐘。紀於一。而三之。三三三積之。歷十有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此其說有可得而申者已。昔者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解谷之竹。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

而雌雄各六。是謂律本。自黃鍾以至蕤賓。六律為陽。自林鍾以至應鍾。六呂為陰。三分損益。陽八相生。皆還相為宮。以起數。此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夫律以起歷。斯又三統三正所由兆焉。黃鍾當半子初開之候。一陽來復之時。施種黃泉。孳萌萬物。天統天正。定於此矣。由是林鍾在丑。則為地統地正。太蔟在寅。則為人統人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推之而小周大周小成大成月會歲會。閏法元法。俱積於累黍。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度本起於黃鍾之長。一黍之長。廣為九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大倉。大司農

厥疾遲。按木火金水之節。定東西南朔之司。立一閏再閏之準。越三年五年之期。會甲子於一元。非宣夜周髀所能測。建斗杓于三正。詎霍融姚信所能知。居明堂而頒朔。統薄海於明時。於是我

贊兩儀。臨御兆姓。手挈珠囊。胸羅金鏡。河海晏清。璽纓輝映。五為奇而五德之運不窮。六為偶而六合之周無竟。原對待以相生。亦流行而不竅。苞符之蘊。畢宣主宰之精。肯孚。統一中之胎。合無分之斷。萬物之權輿。自正。理通遠務以斷微。窅微神明而作聖。原夫一元真宰。萬物以化醇。三才之並立無間。一氣之摩盪皆春。列五緯於五方而宿離不忒。運六虛於六籥。而化馳若神。始窮理以窺朕兆。繼倚數以測循綸。以五居六。循環周替。以六承五。流行日新。此所以開寶典於千禩。而仰作覩於

一人也。是以蘊自胚胎。積由累黍。五六遞得其中。天地遂順其序。溫肅協於春秋。雨暘調夫寒暑。厥端則五事契於五行。審音則六律生夫六呂。數計而燦若列宿。朗照則洞如觀炬。五位時行。六階敘。泰運聿新。宏綱具舉。為然動不息於健行。而凜無逸以作所。乃知示簡惟地。示易惟天。宅中立體。環合無偏。何若昊而覆幬。自廣奠黃輿。而持載克堅。揆神著於犧易。占需英於堯年。驗初陽於黍谷。探精義於璣璇。編惟執中以斂福。自俞合而乘乾。[illegible]銀甕金車而並出。脩赤文綠字以俱傳。無不頌有道萬年之祜。而直溯夫開天一畫之先。

賦得山雞舞鏡

璣星化雉耀人寰。軒鏡初懸舞獨閑。奮翮深林多介性。刷翎華鑑映清顏。越裳獻處來何遠。商爵升時迴莫攀。盍啓一輪明月外。文成五色彩雲間。玉骨乍朗翹

掌之。衡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謂五則。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若此者。其以黃鍾為根本也。明甚然又不特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寡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銖黍已也。在人心亦自有黃鍾焉。秉陽剛之氣。驗来復之機。喜怒協乎溫肅。哀樂符乎慘舒。而由否而泰。由屯而亨。由剝而復。天人理欲。判於幾微。其亦天開於子之所見端乎。所以按之五行而土屬中央。驗之五事而思以作睿。體之五常而信以統終。察之五音而君以作始。即以萬事之本以為萬理之根。無不可也。以是可探河洛而起悟矣。

經解　聖賢覺世牖民之道。備載於經。燦乎如日月之麗天。沛

乎如江河之行地。千百世奉為典訓。其源流同異。蓋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時敏。其於千聖源流。固已會萃大成矣。此真經學昌明之會也。臣仰承

清問。用敢敬獻其說焉。經以言乎其常也。以為學者必由之徑。故經名焉。自家語有孝經之目。曲臺有經解之篇。而後儒遂以此為的。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嗣是而後。益以周禮。則為六經。自樂經佚後。益儀禮禮記。則為七經。益以孝經論語。則為九經。分春秋為三傳。則為十一經。厥後加以孟子爾雅。則為十三經。古有三易。謂之三墳。宓犧本山墳曰連山。神農本氣墳曰歸藏。黃帝本形墳曰坤乾。夏亦名連山。首艮。商亦名歸藏。首坤。周易首乾。自伏羲畫卦。文彖周爻。孔子遂作為十翼。秦火以卜筮不廢。漢初言易者。始於田何。以授丁寬。

再傳而得施讐孟喜梁邱賀二則始於焦延壽而來郎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元王弼等皆傳之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程朱出而後理與象兩明焉尚書遭秦焰後亡缺百篇幸得濟南伏生口授二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藏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而奏立學官者梅賾姚方興也當時為之傳注者在漢則有倪寬在隋則有費甝劉焯至朱子所取宋注四家王蘇失之鑿與畧呂林失之巧與煩乃以屬蔡九峰而書傳得所歸矣詩之傳也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始於毛公而顯於鄭元

嗣後踵之者何亂。全綴業而劉焯兄弟為絕殊。宋歐陽蘇氏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春秋三傳而外。有鄒夾虞鐸四氏。鄒氏無師。夾氏未成書。虞鐸兩家。亦未合經旨。左氏出於張蒼家。本無傳者。自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耳。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而為之集解者。皆杜預也。公羊傳自胡毋子都。後授嬴公再傳而有孟眭嚴顏諸家。而為之解說者。則何休也。穀梁自孫卿中公。至於江翁。凡五傳漢魏以來注解。則有尹更始。唐固。孔演。江熙十數家。而為之集解。則范甯也。至後啖助趙匡之解疑。每援經以繫傳。希聲長微之通義。每合異以為同。迨程子胡氏之傳出。而聖人作經之旨見矣。周官經六篇亡厥冬官。以考工記足之。鄭元本於扶風馬融。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嘆為周公致太平之迹。

而文中子。唐太宗。亦以為非聖人不能作也。儀禮出於孔壁。僅十七篇。高堂生得之以授瑕邱蕭奮。后蒼授戴德戴聖。是謂今文。復得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是謂古文。為之注者鄭元。為之疏者賈逵也。韓愈苦其難讀。而朱子則以為其緒甚善云。禮記為七十子共撰。古經得於淹中。河間獻王収拾餘燼。始獲全書。高堂生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而二戴慶普。三家並立。劉向考校經籍。又得明堂陰陽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朱子為通解集說。勉齋成喪祭二禮。則其義備矣。大學孝經。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孝經。今本始於河間顏芝。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元注今文而陸澄譏之。朱子刊

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矣。論語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張禹氣通魯論。而盧氏周氏章句出焉。鄭元分為齊論古論。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盡廢矣。孟子之注。趙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善經合為七篇。其音釋張氏丁公著兩家而已。若馮休刪孟。王充刺孟。司馬光疑孟。蘇軾辯孟。均未窺其指歸。而余允文尊孟。陸壽翼孟。則得所宗而不惑矣。爾雅一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子夏所作。在昔未有定說。自得終軍豹鼠之辨。其說始行。郭璞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蟲魚。訓詁名物。昭然具析。考古之學彬彬焉。十三經之源流如此。學者志在窮經。惟盡探漢儒之註疏。以辨其典章。精研宋儒之訓解以析其義理。而且判其醇駁。定其從違則內外胥融。天人一貫。而聖賢覺世牖民之

旨不亦懸萬世而常昭也乎。史論作史者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非才無以竄草百代，非學無以穿穴千古，非識無以辨賢奸猾正，是非得失之所在。善哉劉知幾之言，為萬世不易之準則也。

聖朝開天祿石渠之閣，抽蘭臺金匱之藏，我

皇上登極初元，慎選儒臣，以備著作顧問之用。小臣幸際

昌期，敢竭管窺以獻。史記剏於司馬談，其子遷嗣為太史令，繼成本紀世家書表列傳，上自黃帝，下至太初，共五十餘萬言。會李陵事，未竟，褚少孫為補景武本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等傳。揚子雲稱其書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實，不虛美，不隱惡，謂實錄矣。而班孟堅猶多疵議。司馬貞索隱，裴駰集解，皆其注也。漢高惠文景孝武五朝，具載史記，而

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王莽間事。匡衡向歆類有著作。班彪斟酌前史。考正得失。于固奉明帝命。終父業。號爲漢書。易書爲志。會竇憲事亦未就。和帝詔其妹昭續成志表。蔚宗稱其書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而取譏傅元。又何說焉。賴顏師古尋波討源。詳爲注釋。蔡謨集解。游秦決疑。皆有功是書。而應並蘇文。又無論矣。蔚宗作後漢書。意承謝承華嶠袁山松諸家。勒成本紀列傳。自謂體大思精。實天下奇作。然任私意爲進退。而誕譎能巧。殊失史才。若袁宏依荀悅體作後漢紀。其精密誠非范史所能及。夫前稱馬班。後稱班范。義包微婉。美素臣。乃王允甲班而乙馬。張輔劣固而優遷。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元譏後漢之尤煩。亦春秋責賢以備之義歟陳壽作三國志。雖稱高簡有法。然負求米之

論致修怨之言尊曹魏於正統列昭烈於世家使非習氏漢晉春秋誰正其失是當衆觀山陽載記九州春秋魚豢典畧而後知裴松之之注爲相助有益也晉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有干寶何法盛王隱臧榮緒等十八家唐太宗命房元齡褚遂良輩二十一人分任其事宣武本紀陸王兩傳論斷稱制名爲御撰修史者承六朝餘習多以清雋爲尚然好采奇麗語兼駢儷終不免蕪冗之譏焉兩晉以後天下分爲南北南有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北有魏收魏書李百藥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然喜爲馳騁而徒事藻繢或多歷歲時而事多脫誤或穢史以騰誦或清言以矜尚皆未足號爲惇史也李延壽本父大師志自宋永初盡陳貞明爲南史自魏登國盡隋義寧爲北史議者謂較本書

甚善。然不作志表。則條目不清。誠得彙而修之。重加釐定。則八代之事。瞭如指掌。獨是八書之中。隋書最善。魏徵總其事。顏師古孔穎達。則授之紀傳。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本末無明。以視涑水稱南北為佳史。柳過之矣。唐之史官。遠軼前代。貞觀以後。則有柳芳吳兢韋述。開元以後。則有于休烈。令狐峘太歷元和以後。則有崔龜從韋澳。或作不傳。或傳不永。晉劉昫綴輯成編。宋嘉祐中。曾公亮總其事。宋祁任列傳。歐陽修任紀志。書成奏御。以為文省於舊。事增於前。稍舊書文義曉暢。新書詞旨艱澁。此所以王氏辨其惑。吳縝糾其謬。劉元城病其僻也。至永升因居蒙薛居正之舊。作五代史。褒貶義例。取法春秋。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筆力馳騁。不在子長下。特不傳韓通。有媿錢氏。尚有遺憾耳。

宋遼金三史。皆裁於脫脫。遼史最先脫稿。中州文獻。傳盛完顏。而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並取壬辰雜編。混元掌錄。一代章程。宜其備也。宋享祚最久。九朝國史。六陵遺跡。隆平有集。朱墨有本。東都事略。治跡統類。積卷浩繁。乃一再期而告成。合五百卷而仍脫漏。此湯顯祖。柯維騏。所以交起而指其誤也。元史為宋濂王禕所裁。六月合竣。譌複頗多。朱右所以補其遺。解縉所以正其舛也。廿一史之源流如此。夫史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龍門為紀傳之祖。而編年則自司馬光通鑑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以備參考。光自謂一生精力皆盡於此。宜神宗制序以弁其首。而且以為賢於荀悅云。朱子繼通鑑以作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

綱仿春秋。采衆史之長，目仿左氏，合諸儒之說。褒貶予奪。不殊袞鉞，千萬世為功於春秋者。朱子一人而已。作史者果其才足以論今，學足以考古。識足以持衡百代而上，任其人則重委任以一其權。寬歲月以緩其期，專職業以堅其心。訪遺書以備其考，仰師通鑑綱目之法，於以上追班馬，諸史其殆庶幾乎。

右第十五册。周長發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大而建中。成性中存。無

臣聞體元合撰，參兩三才而保合。是以主心至正。沖穆者天載之符。主極常凝。斂圜者地維之尊。然而神功之廣運。必有統會之根原。宰八紘而致八埏。居中者不異風雨陰陽之和。斡持萬禩而垂萬紀。所合者直如元會運世之統宗。所以混闢無窮。理由象而有數清寧之肇啟。數由正以及偏。奇偶生成。知陰陽

之立本以兩錯綜參伍見剛柔之迭用無偏初數以筆二儀中數以著三極末數以含四象是乃三易之本二始以位剛柔二中以定律日二終以紀閏餘尤為五紀之元土蘊萬物之精既資天五而始水居五行之首爰以地六而成苞符則五必居中積實則一當附五知始者先作成者後至此而造化之樞紐中交始生有序流行有常自是而品彙之根柢會合焉極其數則盈天地無終窮而統於尊則惟中合為奠尚一與二三與四雖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然天數五地數五則或饒或乏而臨於閒位一中見維皇之德德極尊而五精於萃乎升中六合溥靈祇之功功無私而六氣合同乎下濟騰陽精而握機矩秘宗翁於先天包宇宙而舉渾芒妙生施於大造夫五居中虛神運也六為成始元功也數

從中積化原也。理非偏合。道本也。皇上紹執中之統。一心萃千聖之精神。極妙合之能。五位備四時之明法龍飛五位。兼六御以時乘。鳳噦六同。合五章而絢采。惟聖德上孚造化之本。斯宸衷妙契天地之心。旁稽史冊之微言。用闡乾坤之中。毅聖謨所著。悉根極理要之文。清問攸頒。直單該象緯而上。臣心依日月。識媿天人。仰帝德如天。若北辰居中而衆星環共。欽王省惟歲。知皇極有建而百福咸臻。歌詡賡酬之末。以扶鴻鈞之奧。祇形鄙陋。何當高深。其詞曰

溯鴻濛之初闢。越蓄極而滋盛。運

攏緘於無言。溥大化而翔泳太極一而不貳。允爲形跡之原。陰陽兩而必合。乃執生成之柄。一元既啓。五行司令。各順其常。各一其性。伊萬象之燦陳。斯衆數之交迸。由一而五。生數本於自然。自六而十。成數推而靡竟。惟五位之相得。洵一氣之周流。頃十數之有合。斯偶居而無競。於是俯察仰觀。寅餞賓迎。勞德馨香。崇庸祇敬。五十有五。陰陽之攸分。合五與六。天地之中正。爾乃天符啓聖。惟聖爲親聖德合天。惟天所授。方以類聚。不遺睿照之中。數以偶成。都歸參伍之候。契符節於天心。密率不能窺其巧。蘊中和於地軸。大章莫能窮其壽。由一日而萬年。夫孰先而孰後。游河剡玉。觀龍圖而悟造化之微。巡洛錫圭。受龜書而淺乾坤之秀。若夫天道至尊。地道至親。大崇盛德。富有日新。宰乎物之大始。本乎數

之至神。洞堪輿之扃戶。妙通復於鴻鈞。成象
於中。宛若胚胎而茂育。相依為位。實以絪縕
而化醇。見天地之心。奚俟七日。體神明之德
何慮過旬。原夫五者三二之積。六者二四之
因。卦嚀之分。五自中立而不倚。乾坎之位。六
自互易而錯陳。行子行母之文。五乘十而起
數。用九用六之策。六擬八而為倫。斯則沿理
數以推測。猶必與神物以前民。則有御雲亂
綏旭旦重熙。神蓍迎日。靈莢紀時。彼扶輿之
清淑。鍾兩間之瑰奇。尚能節天道之晦明。定
人事之猜疑。矧
聖明之天縱。旻合德於兩儀。太和保合。萬彙於焉
有託仁義中正。王心守以無為。用詔遂
宸修於
九重。普成能於萬姓。灑源澤而吟蓼蕭。握貞符而
受天鏡。騰熙氣以雲蒸。輝黃星而月映。紹

祖德以宅基。帳
天心而啟
聖。嗣無疆之圖籙。凝不騫之景命。含蒼生於在宥
荷
一人之有慶。原奉天而無私。乃因心而立政。表尊
位與大中。合覆載而共證。譬夫天樞執極。爰
有數宸。彼箕畢之風雨。胥和會於蒼旻。又若
皇居相宅。爰契土均。環要荒而拱衛。待徵令
於時巡。緊天地之中數。握樞要之真純。聯五
氣而順布。總萬物之屈伸。十一而對待畢。三
十而輻輳匀。五五而成變化。六六而周歲辰。
貞孟陬於攝提。布和令於時人。二中合乎卯
酉。六術起於中宮。惟顧端而舉正。斯歲用而
顯仁。若三統與四時。咸受範而陶甄。穆穆乎
天工之無迹。淵淵乎地道之無垠也。是以賡
歌率作。屢省乃成。稼穡維艱。無逸作所。宅中

圖治。不冒遍夫海隅。法天健行。勸戒陳夫功敘。動靜而協易簡。無間顯微。喜怒而齊斂舒。不遺細鉅。惟煦嫗而覆育。彌靜正而莫御。凡茲格天準地之功能。悉為建中表正於

當宁者矣。臣竊天之高。無能上窺穆清。履地之厚。末由旁測垓埏。矧茲璣衡之妙。直居朕兆之先。乃執簡而御繁。寧探末而繪顛。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既捫籥而擬其形。似亦於虛而意其或然。敢隨承學之士。而聞揚乎經世之蘊。

賦得山雞舞鏡

王國羽儀昭

聖治。文明有象發深山。名肇拱翼迴韶舞。寶鏡流光照錦斑。象比鸞鳴欣有和。動如鸞翥勢偏閒。往從炎嶠馴元化。敢共山梁賦息關。振采似儀日五色。披雲猶抱暈三環。虞廷奕奕華蟲貴。周士莪莪羔雁班。蘭繞春風騫麗藻。雄

冠秋水映朱殿。夷猶中度皆天趣。軒鼓彌文
愜
霽韻。羽璧花璃勝。比翼。華鐺金距耀雙鬟。平燕暖
戲詩應近。龍上犀飛賦可刪。靈圃騶麟
丹藥集。盈庭鴻鷺獻霄間。織翁紙引和聲瑞。文采
綵天未易攀。

黃鍾為萬事根本論

黃鍾之管九寸。以九分。徑若一百十三。圍若三百五十五。黃帝命伶倫取昆侖山解谷之竹。厚薄中。而好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所以定天地之中聲。而為十一律之本也。而度量權衡切於民生日用者。無不由此而定。漢臣司馬遷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此黃鍾為萬事根本之說也。臣按班志有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閱五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

數備矣。此形象之紀。事物之原也。而黃鍾尺寸。有累黍以為準者。古法取河內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管。圍徑之積無餘分。吹之而聲自下而上。自陰而陽者。至是始和而可用。此黃鍾之與諸律所以為始之始而中之中也。魏晉以還。因為密室驗氣之法。以十二管布方列位。植於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氣至灰飛。無不應者。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法。由是以黃鍾之長。巨為九十分以每黍一分。累至九十分。九九度之。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黃鍾所容千二百黍。其量中龠。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正矣。權均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

絪縕直生準。而所謂萬事根本者。無餘蘊矣。且夫樂之為道。通乎造化。貫乎事物。達乎政治。感乎人心。其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根本者。原不可以數計而條舉。黃鍾一律之管耳。其所係乎民生日用。若是其鉅者。何也。蓋樂為治太平之本。十二律為樂之本。而黃鍾又為十二律之本。不得黃鍾之準。則雖黃帝之聖。伶倫之佐。若之何得徒手而議大樂之和哉。顧臣就班馬之說而推論之。聖王首出。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其始也。取材以竹。發聲於吹以亶聰之聖。竭其耳力而得聲氣之中。蓋必德洽化孚。治理物順。天地之氣感而太和。八風從律。百度有常。然後有所受以定黃鍾之準焉。是則黃鍾為萬事根本。而黃鍾又自有其本也。

經解

皇上生知好學。

聖德日新。原本經術。致爲大猷。進承學之士於
廷。而詢之以經解之源流。甚盛典也。愚臣無識。
敬對以所聞。夫經常也。言天地之常道也。唐
虞三代之聖人。吐辭爲經。後聖宗而述之。所
謂六藝之科。孔氏之業也。兩漢經師代興。經
解一篇。厥名特昉。而六經之教以傳。五經論
自石渠。七經教於蜀國。九經領於至道。十一
經著於祥符。十三經竣於皇祐。則又累朝功
令。業昔經師各以其業爲課試者也。秦火以
後。易以卜筮得存。詩以諷誦不廢。藏於孔壁
者有古文尚書。逸禮。論語。孝經。恭王得而還
之孔氏。出於海中者。有古經五十六篇。傳之
李氏者。有周官五篇。獻王遂併禮樂之記而
歸之秘府。今文尚書藏於伏生。孝經藏於顏
芝。儀禮傳自高堂生。又時訪求遺書。三代經
籍。往往間出。左氏之傳。爾雅之編。無不集之

太史矣。漢武帝時頒之學官者易有施孟書有歐陽詩有齊魯燕三家。春秋有公羊。爾雅則因終軍之對頒而習之。宣帝頒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平帝以後則毛詩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之屬。無不頒之博士矣。章句以淵通大義。注疏以詮釋名物。其源始自劉歆。賈逵。鄭衆。服虔。馬融。鄭元。傳以論撰精微。解以分析肌理。箋以薦成前人之志。詁以傳釋古今之辭。其流廣於王肅。杜預。范甯。郭璞。唐宋以還。解經者衆。而其體不越乎此。自昔治經者必守家法。或因或革。大率取士之格令為之。隨好尚為轉移而已。杜子春注三易。始於三皇。繼三墳而作。連山首艮。象雲氣之出內。歸藏首坤。象萬物之藏伏。周易首乾。象純陽之周布。而三代迭用之。宋臣鄭樵推衍其說者蓋詳。漢興傳易四家。費直之興最

後。鄭元王弼宗之。而田氏三家之緒。歸於是矣。古文尚書傳於孔安國。較伏生今文多二十五篇。爲傳以授都尉朝。傳膠東庸生王璜塗運。後漢馬鄭爲之注。晉梅賾上其書。齊姚方興補其闕。較今文舜典多二十八字。而各自爲篇。又皋陶益稷之二。盤庚之三。康王之誥之二。亦各自爲篇。此其所以異也。傳詩四家。毛萇之興最後。蓋承子夏之傳。衍荀卿之派。覘申公之詁訓。轅固之雜說。韓嬰之外傳遠爲過之。而詩序所云。蘇子朱氏。猶斷斷如也。傳春秋者。左氏長於敘事。公穀明於書法皆親炙聖門而傳其精義。若夫鄒氏無師。夾氏無書。鐸氏發微於鄢郢。虞卿傳說於邯鄲則未必有得於洙泗之心源也。儀禮始於高堂生。五傳弟子則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是也。孔門弟子。及漢初諸儒所論記。禮傳并

明堂陰陽等記。合二百餘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又刪為四十六。而月令樂記明堂位則馬氏所補也。周禮五官。時有闕文。如地官司稽夏官小司馬軍與行司馬之類。冬官所闕。大宰居四民時地利飭材興作人官物曲之精微。而考工一篇。雖非經文。然亦可見聖人利用之意。儀禮自士冠士昏士相見以推之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聘食覲禮而朝覲之禮道矣。又自士喪服既夕士虞以推之少牢特牲饋食有司徹。而太牢之禮逸矣。齊論較之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傳其業者。惟王吉名家。魯論較之古文少子張一篇。傳其業者惟張禹名家。至於刪定論語為張侯論。則宋臣馬端臨嘗辯之矣。大學古本。若以為非錯簡。依文讀之。以知本接聖經之下。以誠意列淇澳之先。以修齊居聽訟之次。而格物致

知下手工夫無從見矣。考經漢有四家，校以顏氏藏本，異者四百餘字。古經多行出三章，長孫氏多閨門一章，劉向删之，定爲十八。隋劉炫又衍爲二十二。唐開元中，復爲定本十八章，御製序文冠之，謂之石臺孝經，則今本也。爾雅之作，或曰周公，或曰子夏，或曰釋詁爲周公之舊，釋言以下，子夏叔孫梁文所補。宋臣邢昺以爲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未敢信爲必然。要之文約義固，陳道精研，非聖人不能作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唐臣韓愈下。尊翼至矣。有宋名儒，如馮氏之刪，司馬氏之疑，余氏之尊，陸氏之翼，又當以韓子之論而權衡其當否也。學庸二篇，承出戴記，宋臣程顥、程頤實尊信而表章之，然考宋史，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王拱辰等，則是書之重，蓋始自祖宗之朝矣。

聖諭又以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我

國家禮樂教化於今百年。

列聖相承

欽定經籍昭垂大訓經術之盛。漢唐未有。而臣涵濡教澤。罕窺精奧。諸所條答。詞不別白。指不分明。淺陋之徵。不勝惶懼謹對。　臣聞史論古史之體。可見者尚書春秋。尚書紀言。左史職之。春秋紀事。右史職之。後世史臣載筆。率以二者為圭臬模範焉。

皇上集千聖之大成。範百王於度內。洞悉於興頹治忽之故。會通乎典章制度之原。臣恭承史學之問。而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微言大義。皆非臣愚之所能及也。臣聞尚書春秋。皆以史而進乎經者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者。聖人記載筆削之書也。繼此而

始於天漢。迄於庚申。廿有一家。列在掌故。塗徑各殊。品類不一。謹承

制而備論之。西京之初。去周未遠。耳目所及。名山逸老之傳。石室金匱之秘。類皆三代以前文字。遷史之作。其言尤雅。後有作者。罕能及之。觀其自序。居然有紹名世。繼春秋之志焉。班固為蘭臺令史。續其父之舊史。合史記之衆美。潛心積思。縝密深潤。漢書斯輯。彬彬乎良史之才也。補史記者。褚少孫馮商萬。補漢書者。班昭馬融輩。注史記者。徐廣迄司馬貞。注漢書者。應劭至顏師古。俱不下數十家。文義備矣。范氏後漢書之作。自謂體大思精。語無虛設。若袁宏荀悅前後漢紀。可謂閎暢疏通。與劉珍蔡邕後先者矣。陳壽之紀三國也。進魏於帝。退吳蜀比世家。蓋以晉承魏祚。不得不然。晉臣范頵表其有益風化。隋臣王通稱

斯能依大義宋臣司馬光之修通鑑因而不改則過矣朱子作綱目取春秋之義復蜀爲漢而後正統之例大明於後世非窮理之至者豈足與此也晉書自陸機作三帝紀而後續撰者十餘家如鸞盛虞松之儔唐太宗臨而論之無一善者乃據臧榮緒之傳命房元齡褚遂良等修之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手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義例太宗之於是書意獨勤焉惜其文沿習六朝徐庾駢儷餘習而史氏之體於是焉變矣南北八書琳自沈約魏收之徒大率虛美本朝鄙薄鄰國李延壽起而矯之合爲通史標別南北宋臣司馬光歎爲佳史亞於陳壽然八書二史所以並存者無亦以沈約蕭子顯魏收諸志又南北史之所未修者概誠宜而修之勒爲一書去其重複要以精嚴則可以無收其美矣隋書諸

志。以一代括梁陳齊周之全。高宗時始成。奏
而上之。附於隋書以行。亦號五代志。博洽詳
明。古茂深厚。可謂極紀載之大觀矣。舊唐書。
石晉宰相劉昫所撰。較之韋述吳兢所錄。無
多讓焉。宋祁歐陽修新唐書既出。而舊唐書
流布無多。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美斯愛。愛斯傳。文章之道。大率類然。而非如
鄭樵所云。歐宋大臣所修。不敢異議者也。梁
唐晉漢周之史。宋開寶初薛居正監修之。然
五季通降。其人其事。類皆剽雜猥屑而不足
道。歐陽修取而論撰之。以存治世之法。觀其
發端。可以見志。而薛氏舊本。流傳者亦尠焉。
宋自開基紹統。名君賢佐。美不勝錄。名臣撰
述。更難僕數。元初輯史五百餘卷。猶多罣漏
前明删定者數家。然亦詳畧失中。難為定本。
遼金二史。因耶律儼陳大任王鶚張柔元好

問之舊史。而補綴成書。為時倉猝。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無足怪者。獨惜元史紀載百餘年之事。又值明興之初。鴻儒碩彥。徵集史局。網羅載籍。可稱大備。而其表進之詞。則惟比附實錄。編排繕奏。其於義例。畧無取裁。並欲刪定以成信史。則必廣徵博覽。千載以上。如在目前。而又秉至正之心。精鑒別之識。夫然後定者可存。存者可久也。合而論之。史之體例雖繁。沿革至異。要不外晉臣杜預之說曰。史書舊章。因行事以正褒貶。著正例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變例也。又有經所不書。即以為例。與自言歸趣而非例者。發傳之體有三也。隱而章。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褒善貶惡。為例之情有五也。朱子綱目之作。其體廣大而精深。其例明白而簡括。庶有以接聖人之心傳。而紀傳編年。

胥受範焉。精乎此。然後斷作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之得失。則又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謹論。

右第十六冊程恂。

鑑藏寶璽

八璽全